

戰征之輜印

古羅：者作

版日十月一十年四十三

第一次入緬參戰之回憶（代序）

李 濤

那是莊嚴偉大的戰鬥！至今回憶起來，饒有餘味：凡是參加過那種戰鬥的人，決不會忘記自身的驕傲與榮譽。驕做什麼呢？我們作了歷史上首次遠征國外的英雄！又有什麼榮譽呢？使盟邦人士重新估價了中國軍人的精神與力量，打下了同盟合作的基礎，從此才有第二次入緬作戰創造了以後緬北輝煌的勝利！緬北的輝煌勝利，人皆知是中國駐印軍奮戰得來的；然中國之有駐印軍，原就是這一支遠征隊伍為其基幹。本師——新二十二師——正是這支遠征隊伍中之一部，自第一次入緬參戰，苦鬥互月，轉進荒蠻之野人山，又經三閱月始達印度，其中艱苦奮鬥之經過，震動中外，實開歷史上未有之奇蹟。我們今日面臨緬北之勝利，又目覩中印公路之開放，追源溯本，固知為第一次入緬遠征所一貫發展下來的結果！

第一次入緬，是在民國三十一年春天，戰鬥地點是在緬南仰光通曼德勒之幹線。那時敵人是第五師團，配備還有強大的特種部隊，先於三月中與我二〇〇師戰於同古，被其圍困，本師在三月底開赴支援，奔馳於緬甸廣大的原野，官兵莫不興奮。我先頭部隊六五團於二十五日與敵人一四三聯隊在同古以北之葉達西附近接觸，直到二十七日師主力逐次集結，二十八日晨開始向敵攻擊，我右翼六四團於激戰數小時後，便攻佔沙窪地附近村落數處，獲敵馬頗多，我六五團則猛攻南陽車站一鼓而下，二十九日繼續猛攻。三十日卒使二〇〇師突圍而出，由西湯河以西向北退至後祿憩息。這一戰，可以說是本師的下馬威，給了敵人一個大的創傷。

本來，敵我兵力懸殊，裝備方面敵尤優於我，我以一師兵力和劣勢裝備作中流砥柱的戰鬥，所恃唯有堅強的意志與俠義的精神，認為濟人之急扶人之危而遠征異域，保衛緬甸全土，正符合古聖先賢存亡繼絕的遺訓。故英勇壯烈，犧牲在所不辭，使強大的敵人，不敢仰視！嗣本師奉命逐次抵抗，以掩護軍主力集結平蠻納決戰為目的，初改攻勢防禦，繼則節節與敵戰鬥，逐次向後轉進，此種戰法，非掌握確實，運川靈活，不足以臻事功。我退守斯瓦河時，戰鬥之激烈達於最高點，敵憑優勢砲火，動輒狂發，敵人固欲速行其願，恨不得一下直薄瓦城，但我守軍屹然不動，惡戰三晝夜，雙方均感疲憊不堪。當我已經退至葉尼附近時，敵人尙趨起不前，半晌不敢越過斯瓦河，足見敵人戒慎恐懼的一斑。

但就在這時候，西線英軍不戰而退，普羅美仁安羌諸地宣告失守，使我軍右側背暴露於敵，形勢極為不利。時九六師已在平蠻納構築工事，嚴陣以待，然而會戰的計劃却被迫放棄，本師由平蠻納以西山地向瓢背附近轉進，並派六五團馳赴棠吉支援友軍，六六團則防守他希方面，我僅有六四團兵力據守瓢背。瓢背地區遼闊，交通支線錯雜，敵人於突破平蠻納後，其五五師團主力全部并配屬戰車五十餘輛，再加上空軍出動，協力向瓢背猛撲，四月廿五日戰鬥極形慘烈。是役我陣亡營長以下二百餘人。他希與梅克提拉方面亦鏖戰終日，與敵膠着；後來師主力向曼德勒急遽轉進時，我六六團一三兩營失去聯絡，六五團第一營因掩護棠吉方面友軍撤退，亦脫離掌握，均為形勢所迫自動間道歸國。本師到達曼德勒時，緬京已成灰燼，街市建築物被炸成焦土，觸目淒涼之至！是時曠戍已陷敵手，退路被切，本師乃於五月一日掩護全軍向曼德勒西北之新果轉進，五月四日全部渡過伊洛瓦底江，始告脫離戰場。然當面的敵人雖告脫離，而天然敵人——高山

、叢林、大雨、饑餓、疲勞、疾病——相襲而至，經三個月之慘苦，然後到達印度，因是犧牲者
纍纍。

綜觀是次援英之役，我死傷千餘人，敵之死傷與我略等。以戰略來說：此次本師任務，可謂圓滿達成，雖獨立作戰整月緬士卒告不保，然我軍之武勇精神，已充分表現於此三點：一是攻必克，如我之攻佔南陽車站；二是守必固，如我之固守斯瓦河；三是退不亂，如我之逐次抵抗，節節撤退，皆予敵人無可乘之機。嗣後轉進野人山，饑寒交迫，虫蝨瘴疫，死亡枕藉，而日夜雨水淋漓，閉路以進，涉千澗之險，行萬山之巔，踣疲憊達極點，然仍整然抵印，完成史無前例艱難偉大之撤退，無非我中華民國軍人優良德性之表現。

所以第一次入緬遠征，軍事上雖云失利，但已埋下了第二次入緬戰鬥勝利的種子。因為此次所受的經驗與教訓，已為我駐印軍全體接受并改進；而過去我們一切的痛苦，更是換得今日一切光榮的媒介。因此，我們對於第一次入緬參戰經過，實畢生不能忘記的一件事！

作者自白

在印緬廣大的領域裏，我爲甚麼單寫一個師的遠征事蹟？我的答覆很簡單：一．這些年來我始終沒有脫離過這一個部隊的生活，對於這一個部隊的戰鬥種種，我看得很親切；我不能寫着自己不知道的事情。二．我認爲這一個部隊在出國遠征的歲月裏，始終是一個中堅，無論在緬南或在緬北，總是首當其衝，站在一個主要的地位，至於爬野人山，更是不待其言，它是一個唯一的主角；它實在是遠征隊伍裏一個代表，報導它的遠征事蹟，足以概其餘。因此，我大胆地以這一個部隊作骨幹，寫出這一本東西。我毫沒有偏見，也不是爲那一方面作宣傳，我只是一種忠實的記載而已。

這本東西的取材，多半是作者自己在遠征的長途中領導編印的一種小型的軍中報紙——名叫湘潮日報——上來的，每一個字都經過作者自己的選擇，也曾經有在加城印度日報和國內報紙發表過的——那都是作者自己的筆墨。至於「野人山歷險記」那一段，更完全是作者自己的私人日記。想着爬野人山的時際，作者身無長物，唯一本日記簿，一瓶墨水和一枝七七事變後自京返湘於經過武漢時花國幣二元五角所買得的水筆，我每天背着它們涉過千山萬水，記着一些血痕淚影，從沒有一天間斷過。縱然是雨，是餓，是病，我仍會抖顫着手記着寫着，我可並沒有想到今天要把它公諸世間，我那時只是持續着我寫日記的習慣，而不顧因環境的惡劣與艱險而打斷了它。返國後，許多友人們都在慫恿我把這段日記整理出來，我以爲這是個人的私生活，沒有使人知道

的必要，所以一直捱到現在，爲着配合這一個部隊的遠征故事，不能不照原來的面目公開了。我知道內容是十分粗疏的，却不願意加以潤飾，因爲這是個人學生不能忘記的一件經歷，一修飾起來，便失去了它的真實性，這一個真實性又正是時代背景與歷史意義所需要保留的哩。我想這段日記，會提供了幾個值得研究的問題，就是、（一）緬南戰役我們並沒有打敗仗，爲甚麼有那樣艱難困苦的轉進？（二）中緬未定界懸案未決，應該如何勘定才合理化？（三）廣漠無邊的野人山，可以開闢一個新天地嗎？讀者能够把這幾個問題研究起來，一定是饒有趣味的事罷！

至於緬北的戰役，爲甚麼我們是連串的輝煌勝利？這很明顯的由於這幾點：第一，是士氣旺盛，上戰場簡直如同上運動場一樣的蓬勃熱烈；第二，是空軍絕對優勢，精神上非常舒展自由；第三，是現代化的裝備，火力特別強大，第四是後勤健全，補給運輸靈活無比。這是我們的優點，也是敵人的劣點，所以我們處處以少勝多，創造輝煌的戰果，而森林戰，又訓練有素，我們的指揮官每每併用正面突破，側翼包圍，迂迴背擊各種戰術，採取主動，指揮卓越，在戰術思想上也已高過了敵人，實亦勝利之重要因素。今後我們的國軍如能保有上面這些優點，并且從這些優點發揮其進步性，我們的陸軍將較任何強大國家的陸軍並無遜色。况且我們在本質上且有人家所難有的忠勇精神與刻苦耐勞的德性，我們自信可以建立強大的國防軍。

最後，感謝王已明兄在百忙中替我繪製了這一張地圖，使作者讀者都得到了很大的方便，真是野人山上的患難同志呢！

緬南的苦鬥

的開端

「我們開緬甸」，健兒們這樣交談互語着。緬甸究竟是個什麼國家呢？唔！緬甸囉，英人統治緬甸的外裔，日人組織緬甸的內部。

十年來，寺廟是日本的特務機關，和尚是日本的情報員，而和尚的權勢與地位，又是緬甸政治的最高型，它是超然的，可又是政教合一的，它是緬甸人民心中的靈魂，可以掌握緬甸人民的全部生活，一個緬甸「大和尚」，簡直「大」得像一個王侯，如同宮闈的非陰非陽的太監，可以操縱朝廷內政的。

緬甸和尚滿佈在緬甸每一個城鎮與村落，他會對緬民現身說法，說「日本皇軍」三天到來，至期絲毫不爽，於是大家不覺得他是一「緬奸」，反而交相稱讚他的話是「神言」，沒有人敢違抗。仰光淪陷之後，在仰光開業十多年的牙醫「鈴木」當了緬甸總督，一部份明智之士才恍然覺悟他十多年來所幹的是什麼，也知道了前總理巴莫字素是親日份子，然而無知的羣衆仍然喜歡和他們的「神言」。我遠征軍受黃袞裝指示目標和受緬民刺劫的，不知有多少，那些黃袞裝會公然出現於火線上，接着就是敵機或敵彈向我陣地掃來。

緬甸的民族實在複雜，緬甸的政治是一個畸形的機構，連緬甸的地理也是截然劃成了兩部份，下緬是一望無際的平原，上緬却是峯巒重疊的山地，當我們由下緬而轉進到上緬時，我們又要在山地作戰。山岳戰，我們本來習慣了的，但時間已晚，兵力又分散，那些蠻荒野嶺也有難以談別的困難。蚊蟲多，瘴氣大，打擺子，已够難受，若加上豐沛的雨季，酒杯大的雨點會打得你頭

昏眼花的。

熱的時候，也蒸得你透不過氣，火熱的太陽，晒得樹葉都低頭不語，連夜裏的月色也有一層慘黯的黃霧，但你儘可睡下，會使你不知不覺感到涼意，順手要扯一條毯子蓋上胸脯，痛痛快快地睡它一個飽。

語言不通，健兒們都成了啞吧，少數華僑慷慨應徵服務，不能發生組織的力量。一切的準備不充分，一切的情報聯絡不確切，當我們司令部向緬南挺進，還不知道敵人的確實位置，我們強迫火車司機開過了烽火餘燼的平蠻納，深夜從葉達西下車時，我們還高舉着火把設置營房，那些缺少訓練的伙快雜役兵叫叫喊喊着，敵人可就在距離我們數哩之地。當天晚上的敵砲，就向我們轟過來，好得我們的前衛團，已先天到達，構築了陣地，不然司令部被敵人一個夜襲，那還了得！次晨敵機就來光顧我們了。

「這裏要開始一場苦鬥了」。大家心靈裏已經預感着！

列車的最後一個

我們於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午刻自曼德勒之塔根坵車站向緬南開拔，火車上坐着一對新婚不上十天的夫婦。男的名叫林明珍，是一位泰國華僑，年青而有禮貌，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我們經過芒市時，被任爲師政治部的英文祕書。他的皮膚帶幾分熱帶人民的黑色，眼睛突出，嘴唇厚而長，慣愛張口大笑，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很像一個泰國人——原來他的母親正是泰籍的。第一天來到部裏，有人問他：「你怕不怕死」？他挺一挺胸膛說：「怕死不是中國人」。後來，他跟隨我們一同征戰，一同爬野人山，竟不幸饑餓成疾，死在野人山上。就在我們芒市出發的先一日，他

和一位擺夷姑娘結了婚的。那天，我們還參加了他們的婚禮，有一個和尚爲他們誦經祝福，此外再也沒有別的什麼儀式。這位擺夷姑娘，較我們內地女子還長得細而白，但她一切裝束已經漢化了，並且能夠說幾句漢話，她在結婚那天，非常快活，表示能夠有機會跟隨自己中國的軍隊出國去，她說她願意替軍隊服務，可以找到在緬甸境內的擺夷族爲祖國軍隊効勞。她的聲音非常尖而細，說話時格外使人有神奇異的感覺。

在列車上，她和我們一起坐在最末的一個箱子裏，她因爲自己感覺是一個女子，便靠着最後尾的板壁坐着，他的丈夫有零碎的任務，不能陪伴着她，有時只能走上車來和她囁囁情話一下。這樣，她被自然的環境冷落在最後的角落裏，形成列車中最後的一個。天氣這麼熱，大家擠在一個車箱裏，誰也感到悶沉沉的。

午後四時許，這擺夷姑娘忽然嘔吐，汗水如雨珠似的冒出，有人幫她搥痧，她擦擦着，呻吟着，臉容變成了青色一團。天黑了，大家在黯黑的箱子裏還不時地聽到她的尖銳的叫聲，與火車的滾動聲音渾成一片；隨後，沉寂了，她再也不能叫了！

第二天清早，在晨曦矓矓眼中，火車停了，她被裹身葬在名叫水苗的車站附近。我們向她默禱安息——在異國的征途中，我們一個邊疆民族的同胞倒最先爲祖國犧牲了！

我們的第一

我們的先頭部隊團，三月二十五日在同古之北與敵人發生了遭遇戰，從此展開了我們新興的革命歷史上遠征異域的最光榮之一頁。同古是仰光北部的一個縣份，迤邐至曼德勒是一坦平原，視無涯，在國內很少見。當然，在這種地區作戰，我們不能取得一個有利的條件，因爲我們的裝備劣勢，而且沒有空軍。但

我們的健兒却十分勇敢起勁，攻擊精神表現着使人難以相信的旺盛。二十八日在頗大的犧牲之下，攻佔了一個名叫南陽的車站。「我們第一砲打響了」。從前線傳到後線，大家如狂似瘋地歡呼着。負傷的弟兄們源源不斷地抬下來，他們在呻吟中還講着他怎樣手刃鬼子的故事。

無知的緬老

我們現在不能睡覺。在砲聲隆隆中，我們這一羣擔任審訊緬奸和俘虜的工作。一批批由火線上捉來的緬奸，泰半都是和尚，一些披着黃色袈裟而又紋着身體的怪傢伙，為日本間諜所利用的德卿黨（又叫老爺黨），就是他們的組織機關。我們想爭取那些可憐的無知的緬族羣衆，派出一個宣傳隊去宣撫。我們深入了一個村莊，忽的攏來了幾十個面帶殺氣的老緬，手裏都拿着短刀或長棍，口口聲聲說中國軍隊槍殺了他們的人，宰殺了他們的牲口，而要加害我們。我們對他們說：中國軍隊為保護緬甸人民的生命財產而來，決不會如此！要麼，一定是日本鬼子扮做了中國軍人來打家劫舍，故意要破壞我們中緬感情的——我們別上鬼子的當！這樣他們才漸漸疏散，但還投給我們一個半信半疑的眼光。我們想：敵人圖緬苦心已久，多數老緬已經被他們的宣傳麻醉了。我們臨到短兵相接才實施這種宣傳工作，實嫌太遲了！

青年美國與新興中國

美國的紅十字車，絡繹不絕地在公路上奔馳搶救我們的傷兵，潔白的被絮浸着鮮紅的血液，青年美國的候義與新興中國的英勇交織成一片。他們那樣的耐煩，熱心，使我們第一次看到美國人的服務精神，給予我們一個良好的印象。我們可沒有看到過一個英國人替我們這樣服務着，我們原是來緬甸替他們打仗的呀！車上一個弟兄躺在潔白的被絮上揮舞着左手：「給我死在火線上，火線上呀！」

他的聲音十分顫抖，可又十分尖銳。他忽地望見了我，向我凝視着，我沉着臉色，却十分溫良地走近他，握着他的左手——他的右胳膊已被彈片削去了半邊，我低沉着聲音對他說：「好弟兄！你已經掛彩了！」他親切望着我，有一絲兒微笑，忽又握緊了我的手，顯然在被一種疼痛掙扎着了。旁邊的美國駕駛，僅只對我們伸出大姆指，作着無言的誇讚。他當然是初次調來遠東服務，還沒有學會一句中國話的。

二百師完全解了圍，輸送到後方去休息。我們的戰略，亦有變更——恐怕不能再取攻勢罷，我們的弟兄可又是如此熱中攻擊的呀！我們從塔必丹轉進到崩拉車站一帶，緬甸我們到處縱着火，許多房屋以及穀倉都被燒得煙霧冲天。我們設營在一家華僑開設的店舖裏，屋宇寬敞宏偉，據說是當地第一家富戶，主人早已走了，什物也搬空了，正廳中却留下一幀彩色的總理遺像，端端正正地掛在那油光的板壁上，那

樣神采奕奕，栩栩如生，彷彿對於祖國遠征之壯舉表示十分興奮，十分樂意。我們在心裏向他默念，頂禮，就在他的遺容前舉行了一個戰時工作檢討會，策動了在戰場上成立的僑胞服務隊的工作。

斯瓦的惡戰

斯瓦憑河而居，是一個頗險要的據點。河幅約五十公尺，水位亦高，有一座堅固的鐵橋交通着，旁邊更有森林掩蔽的村莊。我們計劃給敵人一個殲滅戰，把三團兵力擺佈在公路鐵道之間，做成一網打盡的態勢。敵人却不向我們的正面攻，一味擾亂着我們的左翼或右翼，故意多作敵情。我們沈着應戰，鞏固核心陣地，幾次敵人想搶渡，都被我們擊退，從四月六日開始，雙方拉鋸式地戰了好幾天，火力都復旺

盛。只是敵人的重砲過分的發着威力，不知道有着若干發消耗於是役。我們所依據的村莊，都給轟平了。我們可屹然不爲所動。六五團鄧團長的指揮所前後左右都中彈，連僅有的一個臉盆也被敵彈打扁了，老鄧却仍睜着兩隻大眼睛正視着前方，咬緊牙齒從容指揮着。這真是一場惡戰！後來知道當我們逐漸向後撤退時，敵人也在河那邊向後移，可見人怕老虎，老虎也怕人的。

消滅 敵騎隊

敵人時常驅使騎兵擾亂我們。有一次一隊敵騎衝入我們的陣地，我們預先埋伏着一支兵力，構成火網，把一隊敵騎整個消滅。那些改良種的高大的日本馬盲目亂衝，給我們奪獲了幾十匹。敵人還會利用象來衝鋒陷陣，我們軍補充團就圍獲了兩隻。士兵們很少見到過這種碩大無朋的畜牲，便把牠的四脚上了鐵鐐，到處牽着走，感覺蠻好玩的。

一個連導 指員死

我們自然忘記不了斯瓦之役的惡戰，可也不能忘記了一個連政治指導員的死！他叫黃劍瑛，就在斯瓦之役裏，他奉團長之命令偵察陣地，被敵機炸破頭腦，結束了他短短的生命。他只有二十歲的年齡，江西貴谿人，當戰團在江西招考第六期學生的時候，以他生得天真而優秀，便無條件地錄取了他。他正是去年才畢業，和郭侃黃建鄴龔劭嶠夏企禹四位同志一同分發到師見習，那時我正做了他們的上司，非常的喜愛他們。因爲他們這樣年輕，這樣活潑，如同自己的小弟弟一樣。中途龔同志走了，夏同志又他調，只有他和郭侃黃建鄴忠毅有恆，一向埋頭幹着，極得各級部隊長的歡心——鄧團長見着他們，總會謎着眼睛笑的。一次在貴州關嶺，爲了秋收運動，他沒其積極工作着，我責備了他幾句，心裏兀自難過，他很懂得我的性情，尤其能够忠於我的領導，第二天叫郭侃

同志向我替他表示着懺悔，他原知道我喜愛郭侃要比喜愛他還要深一點，以為郭侃的話一定能夠在我面前發生力量。於是我約了他個別談話，懇切地和他談了一小時，他特慰了，奮勉了，以後在連的工作不待督促而能自動自發起來。

他有兩顆特別突出的大眼睛，圓溜溜的，墨晶晶的，更加身材魁梧，皮膚白嫩，實在有一股英俊之氣！只是說話的聲帶有些啞啞，顯得軟弱無力；寫的字跡也是歪歪倒倒，好像沒有骨架似的。他隨征入緬後，老和同事表示「不再回國去」，是他的志氣呢？還是一種讖言？這多麼使人酸楚的事！在斯瓦的砲火中，他奉令帶了兩個搜索兵逸過敵人的火網，偵察陣地，當任務完了轉身向團長報告時，不防途中遇到敵機低空轟炸，兩個搜索兵臥倒在窪地，脫了險，他却來不及躲避，只蹲在一顆樹根邊，炸彈轟地一聲，可憐他半個腦蓋被彈片削破了，死得十分悽慘而壯烈！本來「古來征戰幾人回」，原也算不了什麼；然而年輕的他，就這樣很快地為國家盡了忠，而且他的死，又特別對我個人有一種傷感，我怎能無一語弔他！

不可惜 平蠻會 戰未成

敵人因我堅強抵抗與十幾天的激烈戰爭，消耗與傷亡很大，東京的廣播也承認我們的戰鬥力給了他們一個意外的打擊。除了他原有一個師團和兩個聯隊的兵力外，還增援了一個第三十三師團的番號與好幾門重砲和十幾輛戰車，這樣來勢兇兇的。我們却正好誘敵深入，預計在平蠻納來一次大會戰。原平蠻納區是一個起伏不平的地帶，山岡環繞，道路瑣雜，對於我們發生很大的興趣與自信。那時杜軍長心雄萬夫，常是坐了裝甲車，頂着英式的鋼盔，嘴脣上一撮輕淡的鬚髯，很有勁地親自來前線部署一切。我們埋伏在左右翼的山地，二〇〇師控制左翼的隱蔽地，九六師是我們的生力軍

，便卓視耿耿地臨着正前面。我們多門的大砲，這時顯露在我們的眼前，使我們興奮到極點，星夜在馬路上拖着轟隆轟隆的聲響，向四週的障礙處埋伏着，裝置着，奇大的口徑瞄準向北來的敵人，構成冷酷的強大的火網。弟兄們各自心裏會着意，緊張着神經，伏在戰壕裏伺候着！——伺候一個非常有趣而痛快的時分來臨。從四月十五日起，我們伺候到十六，到十七，我們的空氣一天嚴肅一天，我們的血管也一天沸騰一天，然而東西二線，突地傳來煞人風景的消息！——棠吉失守了，普洛美塘退了，原來敵人避實擊虛，避強攻弱，不敢正面來領略我們大砲的風味，却在東西二線去迂迴包圍，企圖由普洛美直搗曼德勒，以切斷我們的後路。於是社軍長親率二〇〇師援助東線，我們也參加了一個營，結果把棠吉方向的敵人擊退；可是又得鞏固飄背的據點，以監視由他希北犯的敵人，所以弄得兵力很分散，使得整個會戰計劃未成，我們只得帶着失望的眼光拖起腿子向後移，當時誰也對於英軍城守普洛美，影響緬甸全面戰局惡化，表示莫大的惋惜！

一位緬甸老人

他住在離平蠻納三英里的村莊裏。修長的篔簹竹，蒼鬱的樹林和那漫無邊際的田野，便是他的家庭所在。他是度着一種甯靜恬適的莊稼生活的，身體肥短，年紀已經六十開外，黃色的面孔，嵌上老年人特有的皺紋，一種慈祥和藹的光輝頻頻從他眼內放映了出來，要不是他拖着一雙涼屐和那寬大圍裙以及在南天熱風中輕飄飄的白綢質包頭，你準會把他認作是自己家鄉的父老——實在的，他除了這麼一點不同形態的裝束外，再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找出他和我們多少差異，也再不能有更好的理由說他的血統與我們沒有什麼淵源。我們見了他，實在如同見了我們鄉里父老一樣，使你願意親熱他，也使你衷誠尊敬他，因為不可思議的，有一種自然底種族感情捉住你，在你的血管裏奔流，這種奔流的情

感，就決非任何砲火所能毀滅着的呢。

是在四月八日的月夜裏，我們走了三十多個英里，兩條腿子跑酸了，大夥兒輪在榕樹下休息，打盹，直到東方發了白。我們於是轉進村莊裏炊早餐。這位老人，却已打開了他家的柴門，遠遠向我們招着手，他忙着叫他的兒媳們提洗臉水，連比他年紀稍輕一點的老婆子也替我們端椅，搬橙，他自己更提出來一大茶壺的開水，讓我們喝着！——這對於一個疲勞的夜行者喝得了一口開水，那是怎樣一種愉快的滋味！他的打皺的臉，笑暖暖地更顯出一條一條的深痕，這樣鴨子式的拖着拍槌拍槌的涼颼，走在我們的面前，遞給我們一個破舊的小日記冊，他也不說什麼話，僅只望着我們表現一種懇求似的微笑。我們打開了他的冊子，第一頁有這麼幾個中國字：

「中緬的共同敵人是日本鬼子，大家努力打鬼子。——大中國上等兵李三才寫」。

字跡是歪歪曲曲的，正同在砂盤上寫的一樣。我們再一頁頁翻，約莫十來頁都塗上了中國士兵的字——其中也有官長的，都是稱讚這位老者的話，什麼「好老人啦！」，什麼「可敬的老人啊！」，而有一位却寫得很俏皮，說：「好老人，別要怕，你帶回我們雲南老家去住」。我們於是也高興起來，在他的冊子上題了好幾頁，他滿意的收回冊子，揣在懷裏，反身爲我們倒着茶。恰好這時，我們的緬語翻譯官趕上來了，我們請他把老人的冊子上的話解釋給他聽，他十分津津有味地聽着，滿臉笑容，嘴裏不住地喃喃說着：「濞得，濞得」。及翻譯到那句俏皮話時，他更眉飛色舞起來笑喊着：

「濞得，這速了八喇！」

他的老婆子也笑將起來，兒媳們也自然跟着喜躍。一時滿屋子充溢着融和的空氣，真像回到

自己的家鄉一樣。

那時我們這一羣，負有勸導疏散戰區民衆的任務。我手裏正抓着一把緬文佈告，我望着這位老人的家庭，一座軒敞的樓房，幾幢結實的穀倉和一個露天的大院子以及那遼闊的田野，幾次我想把佈告遞過去，幾次我却伸不出去手，只敢翻譯官跟他隨意漫談着，後來我終究遞給他一張疏散佈告，並且向他解釋道：

「這完全是爲了愛護緬甸人民的，免得意外的犧牲——在鐵道公路附近五方哩的區域，都是危險的」。

他起初仍然保持着微笑，一行一行地讀着佈告，結果却眉頭鎖緊來，笑容隨即飛逝。他向我們說道：

「本來我們自己已經有這個打算，我們住在這個地方是常感不安的。你看——」

他指着隣村房屋焚燒的灰火餘燼繼續說：「這都是我們緬甸的歹人搗的亂，那堆烟騰騰的都是稻穀，燒幾個月也不會熄滅的！」

「老先生可以勸告那些歹人愛護自己的緬甸，不要叫日本人打進來呀。」我們說着，留意他給我們的答覆。

「那些歹人多半是些無職業的游民」，他說到這裏，忽的放低了聲音，將身體湊近我們說：「和尚與他們混在一起，沒有人干涉他們」。

我們大家點了點頭，使我們回想到在火線上所發現的那些出沒無常披着黃色袈裟的怪物。我們益發感覺這位老人的厚誠與樸實。這時敵機凌空，在樹梢飛過，老者引着我們在他的穀倉地下

層層着，平蠻納市區的受彈聲震着地面咚咚作響，他的老婆子抱着一隻柱石發着抖，老人却喃喃地咀咒：

「日本人要遭天帝劫殺的，劫殺的！」

我們於是乘機再勸他趕早搬家的好，他點着頭，苦笑着，似乎了解了我們對他的一種關切，以手覆額的稱謝着。

我們委實太疲勞，就在他家裏睡了一覺。醒來時太陽已西斜，我們催着要歸營，老人却爲我們安排了幾份咖喱飯，很是慇懃。我們都謙遜辭謝的要走，他拉着翻譯官說：如果我們不吃他的飯，就是看不起他。等着我們吃了，付給他幾個光亮的銀盧比，他又堅持不受，他說這樣是更看不起他，我們只得任他。

臨走時，他更送我們到門外，指着他的老婆，他的兒子，他的媳婦對我們說：

「你們打了勝仗，一定要轉來看我，我的老婆，和我的兒媳。」

這真使我們十分感動，十分留戀，我們邊走邊揮舞着手，老人更是向我們招着，招着，直到我們彼此看不見。

是啊！我們一定轉回緬甸去，去看那緬甸的老人，他住在平蠻納三英里之外。

經過二十天的疲勞戰鬥後，我們滿想有個喘息的機會，以恢復我們的精神。可是因爲九六師在平蠻納正前面的不利，這一個與頑敵撕殺的任務，又重重的攔在我們肩膀上。因此，我們仍然孤力作戰起來。

瓢背是平蠻納通曼德勒間的一個重鎮，仰光鐵路和公路都從這裏經過，並且

戰的瓢背
一背

開闢了一個飛機場，設立有飛機加油站。街市的面積，約有五百方公尺，它的周圍環立着無數村落，村落附近，又參雜着各種樹木；它的左側，凸立着一個山坳，山坳上面，矗立着一所廟宇，左右的公路可通棠吉和馬格威。從整個地形看，左邊開闊，右邊複雜。

戰爭的烽火在沒有瀰漫到飄背以前，街市整潔而繁華，饒有現代城市風味；於今暴日壓境，所有建設都遭受了浩劫，千萬居民被迫得逃避一空，華麗的大廈，被炸成瓦礫一片，街道已經模糊不清了。

我們防守飄背的部隊是劉團，四月二十五日是戰鬥最慘烈的一天。敵人擁有戰車及裝甲汽車八十餘輛，掩護獸兵們向我右地區部隊——劉團第三營——猛撲，竟截斷了該營與團指揮所及左地區部隊的聯絡。團指揮所原在左前方的一個小山坳上，敵人集中兵力向我右地區部隊進攻時，會有兩輛戰車衝到這個山坳下面，距離只有二百公尺，指揮所周圍被砲轟十餘發，因為指揮所利用廟後的浮圖才未被擊中。午後三時後，戰況益呈惡劣，我為減少犧牲，增強抵抗力量，命第一二兩營逐次轉至第二道防線，團指揮所也轉移到街市左側的山上，在那裏可以清楚地望見成羣結隊的敵戰車和裝甲汽車，正向我左右後方分途疾進。我們支持到下午七點，便接到了師長飭向梅克提拉轉進的命令。

弟兄們在黑暗如漆的樹林裏摸索向後移，每個人雖在極端疲困中，但仍然緊張着神經，提高各自的警覺性，約莫三十分鐘的時間，才換上了鐵路，才脫離了敵戰車的包圍圈。

不幸的是第三營因交通被截斷，聯絡被中絕，不能同時轉移出來。那位在戰場上升充營長不久的何紹武同志，便與陣地共亡了！他的殉職情形是：二十五日午後二時敵人驅使戰車二十餘輛

，步兵約一個聯隊，突入我方陣地，雙方肉搏數十分鐘我傷亡頗重，何營長沉着應戰，雖在情勢惡化中，仍然指揮殘部。恢復陣地，續行抵抗，究因敵戰車蜂擁而來，將全營陣地圍得水泄不通，並有兩輛戰車衝到了營指揮所附近，何營長親投手榴彈，毀其最前之一輛，正待投第二個手榴彈時，敵方的機槍掃射過來，貫穿了何營長的腹部，倒於血泊之中，那個未放射的手榴彈，還在手裏緊緊握着呢！

印緬積不相容

我們記得是三月中旬開進曼德勒，老緬們正還熙熙攘攘的爭逐於利市之場，無一絲毫戰時狀態。他們固然對英國不滿，對中國軍隊也不怎樣表示樂意，老實說：他們尤其不喜歡印度人，時常有印人緬人互相鬥殺的事實發生。原因是緬甸人慵懶，愛貪小利，印度人則刻苦勤勞，善於經營，緬甸的商業經濟有一半操於印人之手，再加上殖民地的政治心理與作用，他們的積不相容要成爲必然的結果。

印度人對我們可有非常的好感，談話間，每每說我們的軍隊是他們可靠的朋友。在四月二十二日我們移駐在梅克提拉以北的一個村莊裏，附近八英里的地方，就發生老緬圍殺印度人的事件，他們需要他們的財物，他們要趕他們走，印度人推派幾個文質彬彬的代表要求我們派軍隊去解圍。那時李參謀長正被兩頭蟲整傷了腿子，中了毒，青腫着，從第一線回到司令部來休息，恰好被他們糾纏得頭昏。印度人有善於治蛇毒之稱，其中代表之一，便很慇懃地幫李參謀長義務療治腿子，這樣來，使李參謀長對於他們的請求煞費躊躇。在情理上，我們本可答應他們；但事實上，我們那時候却又不能輕率將事，我們只希望他們自己去融和感情，一致對他們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去謀自衛，不好在大敵壓境而有彼此不能相容的現象。於是，我們對他們的

不幸事件只有和平調解，派遣緬語宣傳工作人員穿著緬甸裝束到那地方去開導了事。

無知的老緬們那時確實分不清敵和友，甘願受日本第五縱隊愚弄來糟踏自己美好的土地，當我們四月二十九日已經爲保衛緬甸而苦戰了一個多月下來，再次經過曼德勒時，我們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會幾何時，繁華的瓦城已變成了廢墟一片！暴日的燃燒彈填塞了瓦城，餘燼未息，各處車站還吐出熊熊的火焰，烟霧瀰漫，把曼德勒整個陷於毀滅中，曠野上那些殘肢不全的屍體，有的已經成了白色的骷髏，滿目淒涼與悲慘，這正是老緬們引狼入室的結果！

苦門 巨月的 指揮官

方正的面孔，魁梧壯實的身材，兩條濃黑的鬚眉，配上一副老不願意卸下的眼鏡，說起話來堅硬如鐵的聲音，這便是這一個部隊第一次在緬南苦門巨月的指揮官廖將軍。他善於騎射，御馬術尤有特長，他慣常喜歡乘坐當年由峴崙關函獲敵倭的那匹高大的金黃色的戰馬——它雖然已經在遠征長途中魂返東京了，然而這次在緬南戰役中所奪獲的三十幾匹的敵馬，足以填補那一匹馬的損失。自然，英雄愛馬，古今同感，何況我們又有「民胞物與」的仁愛德性呢！

從同古以北的葉達西迄曼德勒止，每日不斷的戰鬥，使廖將軍不免勞瘁得又黑又瘦。一次，在平盤納的馬路邊我謁見了他，他正和他的戰鬥幕僚們研究着新的陣地，滿臉呈出被熱帶太陽炙射的油光，上身還是那件穿慣了的被汗水浸漬的白色襯衣，隱現着的寬大的胸脯，所潛藏的那種困心衡慮的程度與堅毅沉忍的精神非他人所能想像到的。我在此時深深感覺到一個部隊長處在這種——不准進，只准退；不准攻，只准抵；——遭遇裏，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人們也許對一個指揮所發生怎樣的幻想罷，其實不過是一些憑藉天然掩蔽物的散兵坑，在任何時候，你會看見廖

將軍坐在坑邊執行着指揮戰鬥的任務。他的電話機緊緊靠在身旁，一些參謀人員隨時跟隨着紀錄着他的命令。他當然有疲勞的時候，唔，一個極其簡單的床榻，甚至僅是一張寫單就攤在他的身旁，他可以在感覺需要的時候假寐着，調整一下精神。他的兩個手腕都繫上一個大錶，他隨時在計算着時間，而且計算得又那麼準確。他每每在一定時間內完成着部署，老給敵人闖上來碰釘子，我沒有看到過一個像他這樣腳踏實地，盡忠職守的人物！

當他剛轉進平蠻納的那一天，率領作戰參謀親自勘察陣地的時候，敵機低空飛來轟炸，有人勸他掩蔽，他却睬也不睬，一味遂行自己的任務，但最後被強迫臥倒下來，這時敵彈像雨點似的落下，他的衛士伏在他的身上，遮擋着；作戰參謀能同志竟被破片削去了屁股上一塊肉，而一個砲兵連長更不幸當時就犧牲了！他站將起來，望着北來的敵人切齒着好幾時，那種嚴肅冷靜的面孔，充分表現了他的戰鬥到底的意志！

總話 緬南之戰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燃燒了太平洋的烽火，掀起了太平洋不太平的風浪。日寇軍事南進的計劃，顯然是爲其對於不能解決的「中國事件」謀出路，緬甸、印度、澳洲、南洋羣島列入其「南洋之戰」的計劃內，企圖囊括亞洲大陸，實現其夢想中的「大東亞共榮圈」。一九四二年一月五日，日敵首次在緬甸南部，實行其夢想中的「大東亞共榮圈」。二月十五日星洲失守，緬甸之戰才正式大規模展開。那時日敵一部份海軍調來山南攻北，而泰國盤谷的駐兵又在陸上自東壓迫緬境。三月七日仰光宣告失守，英軍強勉在這重鎮支持了二十二天，即慢慢向後撤退，於是日敵緊緊追迫，中路遂至庇古，左翼伸入薩爾溫江區域，右翼攻迫他位瓦第成了一個楔形，劃指上緬，緬

局危險極了。

就在這時候，我中華民國遠征軍馳援到了！

中華健兒三月十五日到達同古，接收同古區和薩爾溫江區的防線，迅速完成了部署。十八日拂曉，前哨開始接觸，而以英勇的姿態出現於同古平原，演出亞洲空前的大戰。得意洋洋的日敵，此時有一度的沉寂。

盟軍力量實在以寡敵衆，而且指揮系統並未統一。日敵中路攻同古，以我主力集中的曼德勒爲目標；左翼則以集中在泰國蘭那的大軍一路攻伊瓦替以嚮應中路，又一路攻景東企圖包圍全緬切斷中印的援軍；右翼則沿伊洛瓦底江進攻，企奪仁安羌油田。我方是以英軍守右翼，第五軍守中路，第六軍守左翼。

當右翼失利，英軍被困仁安羌時，我第六軍迅馳增援，不防泰國的日軍乘隙攻入。狼突豕奔。四月十九日戰局突變，全面的戰鬥於以展開，成了沒有陣地的大混戰，十七天中消息不明，戰鬥之苦和戰況之烈，實抗戰前所未有。五月六日全緬淪於敵手，正規軍以游擊的姿態繼續戰鬥，馳聘緬甸全境，至九月始完全脫離緬甸戰場，一部返回國內整訓，一部退至印度待命反攻。

我們回想緬南的戰鬥。經過四閱月，我遠征軍苦戰兩月，以兵力少而裝備又劣勢面臨強大的敵人，能够周旋如此之久，並且予以頗重的打擊，不能不說是抗戰史上的奇蹟，尤其不能不說是一種超軍事的成功。我中華民族的英勇精神，實於此役有至高之表現。英軍在仁安羌油田區被圍時，我軍迅速更新部署，火急赴援而救出英軍七千人，更是發揚了我中華民國軍人的武德！只是緬甸戰局由這一著也全變了，因爲敵人佔領仁安羌，吸引我大軍，使泰國的日軍增兵薩爾溫江區

配合猛攻雷列姆，又突破棠吉防線，逼西卜，下臘戍，形勢岌岌！我遠征軍以大無畏的精神出生入死於四面受敵之中，卒於四月廿四日克復棠吉，終能拖長了日敵攻九谷、八莫、密支那的時間，掩護英軍退至更的宛河，防守印土，打破德日會師印度的陰謀；同時也掩護了我滇緬邊陲的部署，粉碎日寇進攻昆明的計劃，所以這一勝利的意義。是值得我們回味的。

總之，以極少數的兵力馳援，以極急速時間進軍，維護了緬甸領土兩個月——單以新二十二師一師兵力那時在仰曼聲線作中流砥柱似地打了一個整月，始終疲滯了敵人，消耗了敵人，這在戰略上不能不說是輝煌的成就，在歷史上更是我們黃炎子孫的無上光榮！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永遠深印在緬人心中；中華民國第一面遠征旗，必佔世界史上光榮之一頁！

因為這一戰，在我們近代史上，是中華健兒建功異域的第一聲。那時三十個盟國中，我們打了六個年頭還出師遠征以援助友邦，既減輕英國對遠東的負擔，復加強美國對遠東的重視。使得爾後盟國合作工作，日益加強，彼此協調精神，急遽好轉，在打擊法西斯強盜的里程上，奠定了一個堅固的礎石。

野人山歷險記

一九四二年

五月一日 (金) 晴、夜雨

昨天午後一時，奉師令以迅速脫離戰場爲目的，全師向曼德勒西北角轉進。人不息肩，馬不停蹄，跑了二十多哩，強勉睡了個半晚，弄得一身是茅草。凌晨，我們又繼續轉進，在百零幾度的華氏表下急行軍，草莽叢林，掩蓋千里，使人乾渴得要命。我們好容易向一個山隈邊找得一個村莊，汲了一點冷水喝，簡直如獲甘露。

我們想渡過伊洛瓦底江，但我們錯了方向，在一塊廣漠的稻田間轉來轉去，一些不知道叫什麼的飛虫，滿佈天空地間，撲打我們的眼睛，我們的全身，乃至我們的鼻腔裏，耳朵裏，頸項裏，衣袖裏，褲管裏……都被它們攢進，你的兩手硬是招格不住，脫下軍帽來反撲，不料你的頭髮裏又落滿一層怪東西，爬呀爬的，弄得你全身的神經都麻木。這是大雨來臨的預兆。一陣電閃雷動過後，滂沱大雨果又打下來，於是乾燥的田土，又變成了泥湯，弄得兩隻腳怪笨重，怪難受。軍人的苦楚，是沒有方法形容的！

我們只有冒雨轉進，竟走了一個通宵。我們的掩護部隊與敵人接觸的砲火，還清晰入耳。

五月二日 (土) 晴

我們居然到了大河邊。敵機在渡口連續轟炸了兩次，火輪被損燬了好幾隻。我們掩蔽在一些樹林裏捱到下午才著手找船，絞筏，各人盡各人的機智去搶過河，河幅有如我們的楊子江，水流却很急，整整一夜，兩邊河岸的我們的入聲嚷嚷着，宛如一個市碼頭。我坐了一個山剎子，簸蕩之至，兀自心裏胆怯着，計算着。滿一副在河裏，我一定要掉脫一切東西，可十分鐘的力氣游到對岸去。我自信是一個頗知水性而善游泳的人。老王生長在新加坡，却不會游泳，他弄了一隻爛了的爛剎子，把船繫在岸的岸填那些縫洞，就冒險把剎子推入水中，以女在河中湧進了一船的水，他拚命地被人救起，人們的忙着自己如何過河，還有方法替他去解圍。他總算活着，拚命向對岸划，最後他撿了一塊板子，在它順水而風，幸而飄到岸邊了。

我們直到天快亮，才把每個人集結在了一起，真算得是難兄難弟。附近的香莊老廟走之一空，房屋到處在燃燒着，火光照徹天空，充滿着險毒的氣味。老緬中的好細替日本間諜做走狗，他們以為這樣空舍清野，「焦土抗戰」，就可以貽我們於絕境呢。

五月三日

(曜)

晴、夜雨

在樹木裏隱匿了整天，全師都已渡過河，我們的戰場任務，今天起算是正式脫離。然而想到今天又是「五三濟南慘案」的日子，望着那羣在緬甸平原奔馳的日本野獸，不禁咬牙切齒。我們晚上出發，續向前行，官兵們走得歪歪倒倒的，一陣夜雨又復襲來，更增加了大家的疲勞。

我們繞過了伊江之畔的新寨，走到蘇威波大休息，這裏是一個頗繁華的市鎮，水陸交通都便利，雖然房屋被敵機炸燬，仍能現出它的美麗的幻影。一些樹木綠得這樣可愛，伊江的清波在陽

光裏映着閃爍奪目的銀片金點，倍加表現了這一個城鎮之美。緬甸實在風光蔚麗，好些地方值得人們留戀的。

五月四日

(月)

晴

退却行軍真苦，連夜急急於奔走，把兩隻腳被磨得發電了，顛顛的血泡遍生在腳趾間，但又不能不忍痛以行。弟兄們在曼德勒車站檢得一些怪形怪樣的呢帽，都高興地頂在頭上，倒增加了行軍的談笑資料，使疲勞爲之盡忘。

穿過幾條寬長的馬路，在一個破爛的村莊裏宿營。老鄧責備經理員辦理給養不力，住的房子又不好，經理員駁辯了一兩句，惹得老鄧的野脾氣又發了，橫着一臉肉，鈎着一個鷹鼻，竟提着步槍要把那經理員槍斃。老王算是他的同學，把步槍奪了。我們幾個跑到廖將軍那裏申述事實，他瞅了我們半天，說：「槍斃！他敢？我担保你們。」我們真像得到保障似的，便安心多了。我們心裏想：整個在部隊困難的遭遇中，竟有只圖個人舒服的人！

孫將軍立人來，和廖將軍在那棵樹底下共同攤開了一張地圖密商着，大概是研究我們退却的路線罷。孫將軍的斑白頭髮和俊逸的風姿，第一次給了我們一個深刻的印象。

五月五日

(火)

晴

先 總理就非常大總統的紀念日。當年在反革命勢力包圍之中，總理以大無畏的精神，鎮壓反動底定兩粵，我們今日仍得本此種革命精神，要與醜虜搏鬥到底。我們決不承認緬南的援英

之役是失敗，我們今日自曼德勒退却，並非敵寇把我們擊潰，相反地，我們在戰略上已經獲得輝煌的成就，一個整月的戰鬥，僅止我們這一個部隊就予敵人一個重大的創傷，我們只怪友邦沒有趁早讓我們開進緬甸，既開進緬甸，指揮機構就應該統一；協同合作方面更應表現足夠的力量。究竟是誰讓敵寇從泰國打進來呢？又是誰不戰而自西線撤走呢？我們這一支隊伍是上了我們盟方自己不嚴整的陣線的當，絕對不是敵寇打退我們的！——有朝一日，我們仍會打回頭來，緬甸勢必要收復的！

走罷，暫時走罷，這點失利算什麼呢？百多度的炎熱天氣，也威脅不住我們，雖然灰塵蔽日，氣候乾燥得如同大戈壁，我們可仍然得走，我們原是一支革命的勁旅呀！讓灰塵飛沙填滿我們的眼孔鼻腔罷，我們遠征異域，總得要為祖國爭光；我們一定要回到祖國的懷抱去整頓，去重新訓練，我們必須再打回緬甸來！

五月六日

(水)

晴

一口氣走了二十英里，真有辛苦之感。剛把行李卸下來，想痛痛快快睡一夜，却又奉令繼續前進。我們不得不找了一駕牛車來代步，黑夜中却迷了方向，我們的牛車竟深入荒僻的草莽之中，只得沿來路退回十幾里，重新改道以行。

一路紛紛傳說臘戍八莫都失守，而且進佔了我們的腕町，難道敵寇真想切斷我們的歸路不成？「我們將何之？」是官兵們漸漸感到煩慮的問題。但是，我們儘管走罷，麼將軍的態度，你看還是這麼安祥，我們焦慮什麼呢？

五月七日

(木)

晴

鎮日裏在白色的太陽下，拖着腿巴子奔走，炙熱得實在有點難熬。沿途草叢叢林，灰塵蔽日，連我一點水源也不可。間而發現一塊水蕩，便連人帶馬爭着吃，人畜同飲同處，怕是軍隊生活才有的罷，老王還用這種不潔之水沖牛乳吃，「港得，港得」地孤芳自賞着，我縱渴死，也不吃它！

晚上鼻孔出血，昨天原來發過頭昏病；幾天來，並且便秘，連小便也是痛辣辣的，我却很鎮靜，夜裏又躺在樹底下露營。

五月八日

(金)

晴

和老鄧失了聯絡好幾天，今天才會合一起。他是我們的上司呢，獨自兒帶着事務員和傳令兵駕着一輛牛車，時而走在最先頭，時而掉在最後尾，頂了拿破崙帽，拿了一條牛鞭子，怪神氣的。十幾個工作人員却老跟着我。弟兄們走得口乾舌苦，精疲力竭，腳趾都長了血泡，不免口出謔言，怪可憐的。

夜裏在一幢屋簷下露營，頭對着頭睡着，半夜裏，忽然火光冲天，畢畢剝剝的，緬奸又在弄鬼，燒起房屋來，這時風勢很大，我們趕快爬起來，先把行李堆上牛車，便在下弦的月色中繼續出發，弟兄們恨不得抓住一個緬奸宰他一個十刀八刀。

五月九日

(土)

晴

行軍中途在一條頗深而且碧綠的河流裏，痛痛快快地游泳了好幾時，把裏衣外衣什麼的也洗得乾淨了。孫部的弟兄們在河裏撿了幾個子榴彈，炸了很多魚，我們也撿得一兩斤煮着吃，雖然沒有油，但總算是一頓美味。孫部不是掩護我們的麼！爲甚麼他們倒在我們前頭，並且在這些大廟宇裏面駐下來了呢？

別問了罷，這種軍事上的奧妙，我們是不懂得的。太陽已西下了，我們驅車趕我們自己的路去。黑夜裏，我們不辨方向，只聽着前面軋軋牛車聲走。走過一道深長幽邃的樹林，走出來一個破破落落的村莊。前面再也不聽見軋軋之聲，我們又迷方向了。夜深到這樣時分，人也昏，牛也喘，只得歇下來。我們也心怕出險，十幾輛牛車集結在一塊睡，幾支步槍都輪流站崗起來。四更時分，遠遠的傳來一聲槍響，接還有犬吠之聲，我們驚得一骨碌爬起來，向四週窺伺監視着，却沒有什麼動靜。難道是我們自己向聯絡信號麼？但再也沒有響第二槍，我們於是又掉轉牛頭，走了二十來輩里的回頭路，在出口處，我們攔着一些雜柴，怕得後續部隊再踏我們的覆轍。我們原來拐錯了一個灣了。倒霉的很！

五月十日

(隴)

晴

今天走上了鐵道，從南坎車站經過，鐵軌上擺列着那些車箱，有的被敵機炸燬了，有的還裝上我們的軍用品，正在卸下來，因爲火車再也不能走了。我們的軍部正還在這裏，準備移動；軍政治部的工作同仁，我們都遇見了。於是我們這一羣捨掉牛車，跟隨軍政治部搭汽車走。至印島甫卸，又奉令繼續轉進，據說情況已十分緊急，不容許我們逗留。今天整個餓了一天肚皮。

五月十一日

(月)

晴、夜雨

我們原來向正北走，今天轉變方向向西北行。因為前方發現有敵蹤，連密支那都已失守了。車輛霸蠻在山道中走有一個最險的九九彎，費了數小時工夫才通過。橋樑都被毀壞，杜將軍親自坐了小吉甫走在先頭，指揮士兵修理橋樑，讓車輛強勉通過。他在這次遠征戰爭中也顯得很勞瘁，面容黑瘦，一撮鬚髭較前濃黑了許多，頂上那麼一頂鋼盔，倒有幾分像敵人的軍官。他的眼睛滿含着一股怒火！他堅持要帶領我們返回祖國去！

是的，衝回國去罷；我們何必在異域裏顛連呢！夜來一陣大雨，氣候涼爽宜人。

五月十二日

(火)

晴

我們在猛西憩息了一個整天，這是一個頗大的村鎮，敵機來在這裏偵察了好幾次，我們躲了好幾次警報，沒有被牠發現。從參謀人員那裏傳出來的消息，此後我們完全走小路，爬山越嶺，預計一月的路程返回祖國去。

「一月的路程？」個自心裏打算着，便叫傳令兵替我編了一雙草鞋，完全用布條編的，試穿一下覺得怪舒服的。走罷，縱然任何苦，我也能够忍受——！只要能够安全到達祖國！我們派去六五團在先頭搜索前進，萬一碰到敵人，我們一定要殺開一條血路來。這一團，素來就是我們這一個部隊的靈魂，在緬南首先與敵人接觸的是這一團；自曼德勒退却，走在最末担任掩護的，也是這一團；連當年克復崑崙關，也正就是這一團；今日逢到艱鉅的任務，牠一定能够達成的。大家

都寄以深切的期望在！

五月十三日

(水)

晴

許多僑緬甸的印民，紛紛來到猛西。此地是通印度的要道，他們要由此逃回印度去。我們究竟退守印度呢？還是回祖國去？首腦部沒有明白宣布，成了官兵們的悶葫蘆。然而大家都熱情回國，不怕關山險阻要衝出一條去路！羅司令長官是要我們退守印度的，但社副長官，我們的軍長，要我們回祖國，我們當然擁護我們的軍長呀！聽說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也有電指示我們回祖國去警訓：領袖是多麼關切我們喲，我們更只有服從我們的軍長——社將軍，回祖國去罷！我們仍在猛西休息，集結後續部隊。我們自己也得等候老鄧，我們的上司，他到哪兒去了呢？我們的遠征將領們，自社副長官以下，都會合在了一起，好像要決定我們今後的命運似的。但無論如何，此一前進，完全是山道，我們的輜重與車輛都準備自動破壞呢！現在一點給養也沒有，我們感覺確實上了英國紳士的當！今天好不容易弄來一點米煮了一頓稀飯吃，還向部隊討得一點鮮牛肉燉着吃了。士兵們都沒有菜蔬了，只得宰牛——！今後的牛，甚至馬，怕是我們唯一維持生命的東西罷。我們也牽得有四條呢，原是駕牛車的，此後車可捨棄牛却萬萬不能放掉了！

五月十四日

(木)

晴

午後一時出發，向猛西告了別。大約走了九英里就宿營，早餐一頓稀飯，雖然是九英里（合

華里二十八里)可也走得頭昏眼花，口渴肚飢，委實難受！從軍之苦並非輕易所能想像的事。這一個村莊，繞繞着一條小溪，清澈碧瑩，一望生愛，我連衣帶褲滾在水裏躺着，足足浸泳了一個小時，河底又是砂礫，令人舒適的很。

從地圖上看，這一個村莊該叫做南木塔。老緬們當然走之一空了，可是房子都還完好，我們很高興。半夜裏一覺醒來，兩腿酸痛，忽然砲火連天，霹靂拍拍，咚咚隆隆，像陣戰聲，又像彈藥庫爆炸聲，但這樣一個鄰野中，又哪兒來的彈藥庫？難道我們被敵人包圍了麼？這種響聲可更加不像。大家都被警醒，大家可都無為其所動，只是屏聲靜氣的聽着，彷彿伺候什麼一件大事來臨。最後一個雷聲終於完了，本軍的車輛輾重大砲什麼的，因為山道狹小，不能運動，統通在毛地那個村莊裏自動破壞，付之一炬了！杜將軍這一夜沒有睡覺，他含了一包眼淚下着決心，又在眼淚中聽着這種自己點火的爆炸聲，如同割裂自己的心腸！許多新式大砲，還沒有向敵人發出一彈，就這樣毀滅了哩！

五月十五日

(金)

晴

我們留住南木塔一天，專門採辦糧食。廖將軍命令每人準備給養三天。他總是堅忍的，沉毅的，並且樂觀奮鬥的，什麼事他都是腳踏實地。我們四處找尋穀子，官兵不分大小，都是自己動手舂着。此地的緬人不同化，要較雲南之緬夷，貴州之苗夷都差後，他們既沒有鋤，也沒有磨，更不如夷人知道利用水力來推磨，却僅只一個木頭製成的臼，作為舂穀春米的唯一工具。在此地弄飯吃，真非易事。我們還焙了些牛肉帶着走，準備上野人山做乾糧食吃。老鄧的肩頭上，就掛

着一袋乾牛肉，邊走邊吃着，很有意思。

但我們向哪兒走呢？前面的路線，是煞費躊躇的！

五月十六日

（土）

晴

牛車燒了，牛兒牽着走；汽車勉強在樹林裏穿，在水裏鑽，走了六七哩，只有山道了，水也深了，只得斷送在更的宛河的支流中！這是機械化最後的巡禮！廖將軍非常灑脫地從水裏跳上岸來，改乘着那匹得自崑崙崑的高大的黃金色的敵馬，仍是那麼一股勁地率領着隊伍向前走。

整天在河流中跋涉，兩腿浸得軟弱無力。流離的印民，也一大批地跟着我們走，在一個曠野裏擠呀擠的，擠掉我們弟兄一個手榴彈，不幸炸死了一個。

尖兵隊在前面走，沿途斫着樹皮或在水裏插着紙條，指示後面來的路標，真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們倒走得蠻開心的。晚上宿營在水邊的山林中，螞蟻子爬進毯子裏嚇人，弄得一夜沒有睡好。

五月十七日

（曜）

陰

又整天在支流中跋涉，鞋子襪子都裝滿了砂子，我又不能赤腳走，難受之至。老鄧喜歡談星相算命，他說，走這條路線真好，水能濟火，師長丙午年生，屬火，對他大利，我們跟着也平安了。老鄧滿臉滿手都是毛，說時毛臉仰天笑着，毛手對天舞着，好像說：「不過，謀事在人，成事却在天」。最後，仍把一切委諸天命了。

今天，翻過了一個高山。途間，發現幾具印度人的屍體。

五月十八日

(月)

晴

跋涉了好幾天的水路，今天到聖卡玉宿營。弟兄們第一步是打一條牛，大家圍着剝；然後忙於找白找杵，一時拚拚碰碰價響着，好像碾米的工廠。我們自己也舂着，我這文弱的手，舂出幾個血泡來了。

明天，我們轉向東北角走，爲的要撇開這條討厭的水路——如果我們再要這樣在水裏泡幾天，全身的組織會要解體，我們已經感覺手軟脚流了。

十來個英國難民也和我們會合在一起，男男女女，大大小小，他們好像是個家族，面龐兒都有類似的輪廓。白種女人的皮膚著實令人可愛，他們膀兒腿兒的格外肥白而溫軟，腳趾修理得尤其潔美，他們也在水裏赤腳走來，皮鞋提在手裏的。那種令人憐憫的斌媚，怪有趣味的。跟着我們一同走的英方聯絡官作了她們訪問的對象，她們向他哭訴着逃難的苦痛，她們原來住在眉苗，賺得有飛機票，然而情況緊急，使她們來不及趕上飛機。她們越想越哭，胸房抽動得十分厲害。她們哭的線條，似乎也較東方女子要美些。英國人的生活，本來寄托在殖民地上面，倘若殖民地一旦被喪失，他們的生活也就成了問題。這便是英國人當前的命運。

五月十九日

(火)

晴、雨

沿途軍民的尸體，牲畜的尸體，一天天多起來，穢臭難聞。亂世的人民不死於戰場。也得喪

於流徙之中。軍部走在我們的前面，和我們合路了。派去兵站在前面徵購給養，想統籌解決了米的恐慌。

老緬險惡之至，逃走一空，我們各伍的官兵不是給他們殺死，也得被他們刺豬，然後打得死去活來。杜將軍的駕駛司受了伍，被老緬打得不能動彈，丟在路邊，我們把他救護了起來。有些弟兄在途中打尖，自己煮了些芭蕉根吃，我嚐了一點，頗覺有藕的味道。

午後下雨，夜來大雨如注。此大據說數十英里無人烟，我們準備去過原始生活。個目心裏度量着，要是數十哩無人烟，每人吃生草過日子，頭髮又長得長長的，一個人的性格與情態，一定要起很大的變化罷。

特別記一筆：今天第一次聽到布穀鳥的叫聲，家鄉該是蒔田插秧的時節了罷。

五月二十日

(水) 雨

難道可怕的緬甸雨季已臨了麼？今天在雨水泥濘中走着，在山巒起伏中起跌，我只滑了三次，險些兒沒有跌倒下去，有的人却作了獅子滾球了。

晚上在樹林中宿營，臨時搭蓋了一個棚子；幾根樹枝支起，蓋了一層芭蕉葉，就這樣躲着避風雨。地面泥水成蕩，用幾根樹枝攔路下去睡，算得是「臥薪嘗胆」了罷。這是真正的苦痛開始，不知要到幾時才能了？

雨打着樹葉，格外有種淒人的聲音。睡不成寐，不禁思家起來！四野的虫聲，獸類聲，在寂寥的夜空拖長着幽怨悲切的聲調與情緒，自信此身不是在人的世界了！

五月二十一日

(木)

晴、雨

雨不斷地打下，落伍病兵愈多，沿途的尸體也愈多。一種慘象，沒有方法可以來挽救。我想着世上有些軍官，消極起來就削髮爲僧，怕也就是軍隊中的慘象使他不堪回首，只有拋棄紅塵以求心之所安的罷。

午後放晴，正好趕路兒，却被嚮導官走錯了方向，在野莽荊榛中轉了個半天，於是即便宿營起來。廖將軍對照一下地圖，親自偵察着路向，確定明天出發的路線。夜間月明如晝，從樹枝間望出去，漏下幾絲白的光輝，也使人感到穴居野處的特別情趣。不料半夜裏風雨交作，不但被蓋都成了水，人也死死的蹲在水裏渡夜，不能動彈一下。一會兒，雨止了，月亮又出來了，只得燃起篝火烤着，焙着；可是，一下子又打起雨點來了。弄得半夜不能睡覺，疲苦到了萬分。天公是這樣作弄着我們！

五月二十二日

(金)

陰雨、晴

由於昨夜天公作弄，病兵激增了若干倍。沿途倒地而死的，不知凡幾！軍部一個落伍的病官，孤零地躺在担架上呻吟，担架兵却不知逃往哪裏去了！這時候，誰也顧不了誰，誰也靠不住！——靠得住的只有自己的羸身體！我不知道一些弟兄，甚至官長們，究竟還在作什麼想頭？他們這樣重重的一担壓在自己的肩膀上，徒然害了自己！過伊江時，廖將軍檢查行李，丟掉了許多；離猛西時，也成堆地燒掉了不少；但還沒有澈底，以致落伍的，一半是自己的行李，過份的行李壓

壞了的。本來，曼德勒車站，堆集了那麼多運不出去的好東西，誰也看着心愛嘞！

午後打了尖趕路，越是沒有菜，沒有油，我們却越吃得，幾棵辣椒鹽水湯，倒格外有種香味。我們一直在月光下，在樹林中奔跑，約莫走了百餘華里，我們只想趕到一個村莊，好好休息一下。可是，我們趕上了前站，却仍然沒有村落，連一滴水源也沒有。苦極了，攤在草地上睡起來，露水在頭上洒着——洒罷！老子怕你不是好漢！託天的福，一夜沒有下雨，不能不是一種幸運。這裏有幾塊大草坪，平平坦坦，一望無際，等於天然的飛機場。如果移民繁殖起來，哪愁不成一個百萬富翁！

猿猴和着百鳥怪叫，聲音銳利又粗獷，充溢於緬北的森林，使人真有蠻荒之感。有一個小脚的華僑婦人，年紀約莫四五十，跟着我們的隊伍流徙，太可憐見！她一家人已經散諸四方，各自尋命，彼此失了聯絡了！

五月二十三日

(土) 晴

起來，毯子露成了水。向前再走幾哩，才發現一個村落名叫斯威汀，憑河而居，風景幽雅宜人。我們像一隻恢復了自由的小鳥，快活得什麼似的，便宿營下來，一時河裏站滿了官兵，都赤條條的一絲不掛，痛痛快快洗了澡，滌了衣，幾天的烏烟瘴氣都淨盡了。

老鄧這幾天感覺人多，吃得不舒服，於是命令分開炊爨——籠統只有十幾個官兵，却分做了三伙，我對於這種只圖個人享受的利己主義者，實在感覺稀奇！好罷，這年頭還講什麼呢！他原是有幾分神經質的！

五月二十四日

(曜)

晴

一個情報：漢巴東北角有敵人，杜將軍已經通過去了，他來電報叫我們改道前進。但廖將軍下了決心：如其餓死，不如戰死！他決計向漢巴衝過去！爲了這，他特地召集了各單位主官訓了一頓話，嚴令三人爲一組，各組由一資深者負責，擦拭槍枝，準備和敵人最後一拚！我們擁護我們師長的決心，誰也不願意再改道了！

出發時，搶斃了一個看守嚮導土民不當心而讓土民逃走了的弟兄，大家的精神於是更加嚴肅了下來。走罷，衝罷，怕什麼烏鬼子，無論如何，我們還能幹他幾下的。大家鼓舞着，勉勵着，從清晨六時起直走到深夜十一時才到達漢巴宿營。走得實在太苦，腳板發着電，痛辣辣的。

從漢巴過河一直北上，可以到孟關去。孟關原是我們中國地方呢！

五月二十五日

(月)

晴、雨

漢巴的河，算是更的宛河的支流，名叫玉河。我們的工兵早爲我們架好了一座浮橋。午後，我們渡過河，驟然傾盆大雨，於是又馳回來宿營。各自心裏仍在警戒着，提防真有敵人來襲擊。我們都趁機會動員舂米，這些和尚廟裏倒囤積了不少的穀子，器皿什麼的也都應有盡有，而且都是很講究的製作品。可見緬甸的和尙是享樂的貴族階級。我檢得了一個小巧玲瓏的象牙菩薩，很有意思，把它藏在我的皮包裹，我不時玩弄着它，以解行軍中的寂苦。可是我昨夜失去了一袋米，使我今天不能不加倍勞動，「不勞者不得食，」這偷米的人，我咀咒着他——他一輩子會

吃不飽的！

晚上，睡在廟裏十分冷，如同春寒料峭的天氣。朦朧中，夢見了筠，並且聽見雀裏在搖籃裏睡醒來喊媽媽。使我又牽動了一絲家思！

五月二十六日

(火) 晴

我們很平安地越過了漢巴。接着爬了幾個一個比一個高的高山，高得像要聳人上天堂，平均高度總在四千英尺以上。弟兄們扛了重機槍，迫擊砲，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直到夕陽西下，好不容易找得了一塊草坪宿了營。夜沈露深，大地死寂，但有豺狼之聲，從峯巒草木之間向四週野傳播，我們想到那山上的隊伍病兵以及英魂纏渺的尸體，必然被那些野獸蹂躪踐踏，不禁泫然欲泣。這時月色清幽，增人哀愁，個自兒滿腦都是家園念頭。我們實也進入了國境一樣，從這延仲的山脈來看，竟與我們的國土不能分割，它們那樣聯成一片，成爲一種自然的體系；就單看這月色，亦與國內的氣候一致，與緬南那種昏慘慘，炙熱熱的月亮大不相同。我們的古代前輩，一定在這一帶地區經過過的。今天碰到了幾個山頭人，垂髮膚色竟和我們一樣了。

五月二十七日

(水) 晴

沿途都是幽邃的森林，都是溼滑的陡坡，無數的山澗橫在前面，你只有涉水過去。因此水沾路，路益滑，拖泥帶水，走一步，退兩步，連人帶馬翻倒的，正不知多少！人啦，馬啦，牛啦，屍體雜陳，慘無倫比！

我們一個伙快落了伍在那山中的茅草裏呻吟着！兩隻腿子潰爛，流着膿包血，一動也不能動。他看見我來，聲音顫抖地哭泣着，原來老鄧爲了一頓飯吃得不舒服曾經扯了一塊有鐵釘的板子打傷了他的腿子的。

「這樣，早死了也好，橫直回不到國的！」他於是伏在茅草上兀自兒哭去了！

我對於這件事，非常刻印在心！我想！人應該有人性，然而，人常爲了自己的威權，却把人性泯滅，而將獸性暴露無遺了！

在一處潔淨的溪流之畔宿營，螞蟻蝨人之至，又是一夜未安枕。加之幾個人擠在一堆，臭汗薰天，叫人頭昏欲吐。

五月二十八日

(木)

晴、夜雨

又翻了一回高山，比前天的至少要高兩千英尺，簡直是上兜率宮一樣。半山裏橫陳着一具士兵的尸體，眼睛睜開着，右手向空中抓出去死也不動，一匹爛背的馱馬繫在死者的身旁，牠不住地對他搖擺着尾巴，似乎示一種哀傷，東西什麼也不見，僅有幾件破衣裳散落在地上。這幕情景，真使人淒涼無語，如果一個畫家描寫了出來，一篇「弔古戰場文」亦將爲之減色！

走下山來，却是一個開闊的原野，又是另外一個世界。我們涉過幾條清流，夜宿於一個沙洲上。先頭的隊伍留下我們一些現成的棚子，我們略加整理，倒省却我們許多勞力，心境舒暢的很。只是雨和蚊子相襲以至，我們仍然沒有睡好覺。

五月二十九日

(金)

晴

病的人真多，沿途的尸體與呻吟聲，不絕於耳，慘不忍觀，而爲了過河找給養，又被洪水溺死了三個。軍政治部的尤曠如同志也在今天早晨和我們永訣了，他落伍在後面，羸疾拖住他不能動彈，他那樣年輕，那樣聰明竟在轉進中，犧牲了！從前諸葛武侯火燒新野，短了自己的陽壽，今日我們取道於此種險境，拖死這些些官兵，暴屍露骨，鬢髮皆白，病了沒有醫藥，死了無人掩埋，未死者怕也要短點陽壽罷。我們究竟要奔到哪天去呢？

許多單位已經沒有米吃，有的吃頓稀飯，有的乾脆就是餓。聽說中央要派飛機來接濟我們的乾糧食，大家眼巴巴地對天空望着。中央又怎能知道我們是走這條絕路呢？傳令兵李敦山也病了，我只有減輕他的負擔，增加自己的煩累：舂米，背米，背包袱，還有雨衣，水壺和乾糧袋，已經成了我的不可分離的事物。真是幾世的苦楚做一世受！

趕了半晚的路程，果然有一個有房子的村莊出現在我們的眼前，我們歡歡喜喜宿營了。一個月來沒有吃一滴油，大便緊得出血！

五月三十日

(土)

晴

舂了一天的米。傳令兵病了，還得要替他準備些米。我們打算落在後面宿一晚，弄點什麼野食，可是什麼也沒有，只有幾隻小小的茄子，却當了我們唯一的仕備——雖然沒有油，然而能夠吃到這種新鮮蔬菜，是一種幸運。我們也還想弄隻牛，剛剛一槍打倒了牠，師部傳令要我們趕到

目的地，並且馬上得出發，明晨準時過河。於是我們又走了一夜黑路，好得今晚月亮圓而明，依其形式判斷，今天怕是陰歷四月十六，十七罷，距五月初五節近得很啦，可是我們還在異域疲於奔命！我們到哪裏去過端陽呢？

老鄧騎了馬走在我們前面，他忽然叫道：「緬奸，抓到，抓到！」我們剛剛提起注意時，一個緬甸土民從我們身邊擦過，一溜煙就在蘆葦中遁去了。其實，這土民是否緬奸，還不能斷定；不過我們沿途吃了老緬空室清野的虧，由於心理上的忿恨，一見老緬就要抓，就要宰了——還管他奸乎？不好乎？

五月三十一日

(曜) 晴

昨夜我們在坎地宿營的。廖將軍的命令要在這裏準備八天的米糧。這裏是一個頗大的市鎮，有街道，有馬路，有田土，有出產，和尙廟宇更宏大，更富實，因此我們找得盡量的穀子外，還得到了一些乾魚，茶葉，煙葉和鹽巴。這好像是我們一段生活的復活。

據說敵人又在孟關等待着我們。我們北上既不可能，只有西走印度。我們只想開闢險路，回到祖國去，然而祖國的藩籬像都被敵人踏破了，我們只有決心走印度去。印度？不是唐三藏取經的天竺國嗎？那部怪裏怪氣的西遊記便印入我們的腦海裏——印度大概是個神祕的地方罷，「取經去阿！」弟兄們已經把印度作爲談笑的資料了。

廖將軍限今日一律渡河，他已派出大部隊向更的宛江的下游警戒，怕得敵人的小汽艇來襲，我們却在上游分批渡河，浮橋既不能架，舟船亦不過三四隻，弄得秩序很不好，如果真的有敵艇

衝上來，那我們只有慌，只有亂，只有待俘。現在我們連落伍帶病號，全師只剩下五分之三呵！我們過了河的，繼續向前進，黑夜中走進一個村莊，發現有隻家豬，我們幾個人歡喜得什麼似的，可是我們沒有槍，駱正川同志掣住一根粗棍，幾次抽打沒有打着，倒把那隻豬趕到野林中去了。大呼晦氣不止！

傳令兵落伍，沒有趕上來，毯子無有，我這幾位工作同志也沒有人抽一條把毯子給我蓋着，我也不問他們要，兀自傲骨不屈地凍宿了一晚。

六月一日

(月)

晴

傳令兵李敦山直到今晨六時才到達，他也不問一問我昨晚是怎樣睡的，却逕自把行李一卸，睡起來了，我真忍不住冒起火來，鞭了他十幾下。

我們在這裏集結過河的隊伍，算是休息了一天。敵機低空在樹梢盤旋偵察，弟兄們說：我們自己的飛機運乾糧來了，可是沒有人把頭伸出去探視一下，真是阿Q式的憨態。

老鄧病了一場瘡疾，看樣子好了，他又擺起架子來了哩，那種神神氣，沒有人惹他；他竟說我的傳令兵偷了他的水，王婆罵街式地咕嚕了半天。我心裏暗自好笑，勸了他還做上司，小氣得到這種田地！其實，門角落裏那些竹筒筒，都是老繡儲的水，他連一點也不知道！

大便緊而乾結，肛門已經裂開了。天啦！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一滴油喲！

六月二日

(火)

晴、微雨

又是一渡河。河幅並不怎樣寬，水流却深而且急。昨天的先頭部隊用鋼絲牽着過河，被激流沖斷，就十幾個弟兄同時滅頂了！我們好容易弄來一隻划子，工兵們還絞了一些筏子，整整費了一天的工夫才渡完。據說離河六哩有村落，我們向前趕着，誰知趕了三四個鐘頭，始終不看見有一座茅房子，連走的道路也是新開闢的。不知地情地理，單靠地圖來估計，老是發生着錯誤，怎能遠征異域？原來老緬一年一度的山洪氾濫，一年一度的遷移，去年這裏有村落，今年也許就沒有。

我們只得趁着山崖宿營，水是腐臭的，臨時挖了一個沙蕩，但仍是一股偷油婆的怪氣味，苦苦利用竹枝搭蓋了一個棚子以避露水。午後微雨，好得夜裏沒有下了。

六月三日

(水)

雨

一陣大雨，山洪暴發，沿途泥滑而險，我竟溜了一大跤。有些處所，水源滾滾，如萬馬之奔騰，好像天要翻，地要覆，那種激烈澎湃的響聲，充滿在山峯巒嶺之中，耳鼓幾為之震聾。一些枯木朽枝經不起雨的打擊，紛紛嘩嘩剝地折斷下來，使人肉顫心驚，蒙頭而過。這些野生的原始的古林老樹，著根又都不深，一陣大雨沖澆過後，根兒都暴露了出來，搖搖擺擺的，真就心一口狂風把牠們刮倒下來。路是這樣崎嶇難行，前面一匹馱馬就滾下山谷裏死了！

一個消息：二〇〇師在臘戍西保附近過危，戴安瀾將軍陣亡了。我們緬懷這位英勇忠勇的青年將領，不禁同聲悼惜！杜軍長因此傷感得病起來了！

晚宿拉平洋村。馮永齡同志病故了！

六月四日

(木)

雨

這村莊位於一個崑崙上，房屋稀少，擁擠不堪。我們得在這裏集結落伍的官兵。昨天老劉被老謝罵了一頓，我頗感覺主辱臣憂，今天鬱悶了一天。

官兵們竟都衣服襤褸，鳩形鵠面起來。每個人負着一個米袋，提着一隻罐子或者一隻煤油桶，另外一隻手裏便是一根拐杖，顛顛跛跛地宛如一幅流亡圖！大家都在傷心，都是沉默着無語！

六月五日

(金)

雨

傳令兵因病落伍，一直沒有跟上來，背包被雨浸濕，這麼沉重地頂在自己的背上，真是步履維艱；偏偏雨又下得這麼大，又老是不停，一個矗立雲霄的高山，爬得我腰痛背曲，汗水與雨水交渾成一片，全身的骨節都酸澀，都起了變化了。在一個傾斜的山腰間，一棵古樹被風雨拔倒下來，打死了兩個可憐的弟兄，一個被迸開了腦漿，一個被貫穿了肚腸，血水浸漬在泥沙裏，就這樣為茂青翠綠的樹葉覆蓋着，隱藏着，骸骨將與這棵古樹同其朽！

今天算是行程中最辛酸，最艱險的一天，我在泥濘裏打了幾次滾，遍身都染成黃污色一片。我們只想趕着一個村莊休養休養，但總是崇山峻嶺，毫不見人煙，只得在雨水中宿了營。晚上轟火通宵，用了三根柴木貼背睡了一覺。咳！「臥薪」實已臥了，「嘗胆」雖未嘗，但這比胆還要苦十分！我們決不會忘記日寇所給予我們的仇恨！

聽說快到太洛，派駱正川同志先去找給養。我們派出去照料沿途落伍病兵的工作同志，結果

自己也病了。鄧振中同志並且害着神經病，大概爲這種悲慘境遇刺激太深的緣故罷。

六月六日

(土)

雨

繼續下雨，繼續在泥巴裏滾。一口具的屍體倒在路旁，腫脹，潰爛，腐臭，無數條的黑色蛆蟲，從口腔，耳孔，鼻孔，眼眶……所謂七竅裏攢着，爬着，使人一見即嘔。我們踏着這些屍水走過，我們的腳腿已經種上一層毒，漸漸發癢了起來，更只有一批一批的落伍下去，更只有一批一批的死亡。排長們催着不能動彈的病兵趕路，他們以爲這是唯一的一種拯救，然而病兵蜷縮在泥水裏呻吟着哀號着：

「排長呀！你槍斃我呀！早死了好呀！」

參謀先生們在地圖上指着，劃着，認爲八英里之地有村莊，但我們滾過了八英里，又是八英里，可仍然不見人煙。我們實在精疲力竭了！

六月七日

(曜)

雨

無止境的雨，把人拖得都病了！我從前天發着熱，勉強鎮靜着，掙扎着，拖着沉重的步子蹣跚着！我每天仍然洗浴，更衣，洗衣，烤衣，尤其洗滌綁腿，草鞋和毛襪，讓全身保持一夜的清潔，得到幾個鐘頭的睡眠。我的病總算沒有大大激發過。

途間倒斃了的馬，馬上會有人來分屍着，每個人或多或少地提了一點馬肉，或者用枯枝挑在肩膀上，那些芭蕉根，野菠蘿，於今更成了人類唯一的生命素了。夜來宿營於山道間，陰冷冷，

濕冰冰的，周圍都是高峯深谷，叢草野林，黑鬱鬱的渾成一片，格外使人寒毛悚然！

六月八日

月

陰、雨

凌晨，又趕到更的宛河邊，洪水氾濫，船隻無存，浮橋又無從架起，全軍都集結洛沙河岸。有的識得束手無策。把頸根掛在樹枝上自縊；有的却乾脆自戕了；前衛團D長，尋找了一個小溝子，弄來一個舢板在那裏擺渡。他的兩眼通紅，神色沮喪，原來他有幾個弟兄泗水過大河找船，統統溺死了，他爲了悼傷那幾個弟兄在杜將軍面前請求自殺，哭了，但被杜將軍責備了一頓，杜將軍在這兒病着，餓得也沒米吃。林明珍同志，這不幸的人兒，也病得說話無聲了！

我可望見老謝在吃白米飯啦，連一句招呼也沒有向我打，我內心的左惱爲自尊心所激動，坐臥不安；更加李振華金光明兩同志又不能在患難中融和協調，我自己也感覺使他們跟我受累，好像無形中增加了他們的負擔一般，我於是個自兒淒然地向前走了！

D長對我倒很關切，讓我先渡了港。並且在他那裏喝了一碗牛乳稀飯。過港後，不料路也沒有走，斬荆披棘，鑿岩穿石，如探險家之苦行。開一寸路，走一寸，夜色迷濛，只得與李又延同志他們宿於竹叢裏。又延同志有幾片鹽醃的馬肉，他用把缸燒着請我的客，我啜了一片，又腥又臭，再也不敢入口了。無奈夜雨滂沱，如同天崩地裂，只好坐起，靜聽雨聲吹打，思念此生之磨難，不知何日得回祖國與家人團圓，不禁泫然欲涕！

六月九日

(火)

雨

不斷的雨，不斷的苦行。道路被山洪淹沒，重新開天闢地，攀藤附葛，好不艱險！有一處山谷給朽倒的古樹天然地搭接起來，成爲交通的捷徑。山谷幽邃，岩石陡峭，胆大者疾足而過，胆小而體力不勝者竟失足墜谷身死，悲慘無比！我戒慎恐懼地從山壁間徐徐溜下，又徐徐爬上，總算渡過這一難關。在谷底，一條烏蛇如碗來粗，一溜烟鑽進岩洞裏去，使我著實吃了一驚。回首後路，咋舌不置！這條蛇，恐怕今晚第一次要吃到人肉了！

整天沒有一粒米進肚子，捱到黑夜和人家煮了一頓芭蕉根吃，如嚼木屑。有些人却不知哪裏帶來谷子炒着充饑了，在雨水中睡了一覺，遍身濕淋淋的。弄得頭腦沉重，難過的很！

六月十日

(水) 雨

捧着饑餓的肚子，拖着疲憊的步子，含着淚兒向前走。雨是淒淒切切地下着，我滑倒了兩跤，又跌入溝渠裏一跤浸濕了全身，差點沒有溺死，一種窮乞丐式的狼狽不堪的狀態，不免顧影自憐，暗自苦笑起來。穿過了山林，又是一片蘆葦荒草，高與人齊，鳥雀蜂蝶成羣結隊旋轉於上，猿猴獼猴，則在四週野哀鳴，一聲聲「餓！餓！」忽又「呀喲，呀喲」地喊成一團，好像一呼百諾，有一個猴王在發號施令一般。最難聽的是「餓！餓！」的聲音，那兒崽子像故意嘲諷我們，譏刺我們，惹得弟兄們發起火來，舉槍向林空打着！

半路上，六五團一位弟兄認識我，他迎面走來，肩上挑着兩包包谷，十分親熱地招呼着我：「餓了罷，指導員」，（其實我已經離開了這個工作崗位），我對他微笑着，領首着，於是他選了三隻包包送給我了。我望着他的忠誠的背影，不禁熱淚奪眶而出，想不到六五團的弟兄，還記

得起他們的指導員，而且能在患難中予以援手，這位弟兄名曰李忠生，他簡直有濟母之風！我永遠感念着他！

渡過兩渡小河，到達了一個村莊，冒雨在河裏洗了澡，滌了衣，精神不覺振奮起來。因爲已經有了休息的所在，暫時不會再被雨打；而且又會到了李營長兜一，他是轉進途間的開路先鋒，多少能找得一些給養，也使我暫時不會捱餓了。果然，他歡迎我和他一路走，這一晚就使我吃了一頓鷄肉嫩南瓜。我復活了，我在這時候，才了解餓的嚴重！自己却下意識地思想：覺得一個帶兵官在任何情況之下總有辦法，只有軍中幕僚與文職人員才會束手無策，莫能自拔。想到李振華金光明諸同志還在後面餓肚皮，不禁狐悲起來！

六月十一日

（木） 雨

隨同李營長前進拉張卡。這個村莊有民房五十餘家，稍有存谷，不久以前已經被友軍部隊的帶兵搜索了一次。老細們一樣的逃過一空，許多谷子埋藏在樹林裏，我們可也搜出來了。從拉張卡過河走四英里，就是太洛，那裏是一個頗大的村鎮，我們都派出弟兄向那裏徵購或搜索給養，以接濟後續部隊。李營長體格壯實，年紀很青，一天到晚指揮這，吩咐那，喉嚨也嘶啞了。

又延梓皋同志都趕到前面來了。一起在李營長處晚餐。包谷熬飯實在難消化，但比芭蕉根野芋頭不知道要高貴幾多萬倍。連上送來有新鮮豬肉，大家狼吞虎嚥着，我更經不住李營長的鼓勵，吃得過多過飽，包谷吞進肚裏發作着，弄得怪不舒服，結果肚脹心窒頭悶，我趕忙跑出房子，走入曠野，慢慢作嘔狀，約莫十分鐘，真正嘔吐了出來，才輕鬆舒適了起來。這是一個大的教

訓：大餓之後餓不能大飽！但沒有經過這個滋味的人，又怎能相信，怎能知道其中的利害呵？

丟一信給老鄧，告訴他我隨六五團前進。

六月十二日 (金) 雨

想着自己沒有作餓死鬼，昨天倒險些兒作了餓死鬼，真是好笑。我們今後的路線，不經太洛，就沿更的宛河之右岸向新平洋出發，孟關當然我們也不去，據搜索部隊的報告，附近數十英里無情況，只有孟關有敵人及緬僞軍八百餘名。新平洋離此地據說只有三天路程，我們聽見，心裏自個兒愉快之至，以為再吃三天苦，就可以安全到達印度去。搜索部隊帶來有鷄兒豬兒的，昨天既沒有飽死，今天仍得吃一頓舒服的。李營長留了一些給後面的杜將軍與廖將軍。

拉張卡這條河是更的宛上游名叫大奈河。依自然地理形勢，我們固有的領土孟關以西至太洛以東這塊地區，該全是我們的疆域；大奈河以西才算是緬甸領土，那末這個拉張卡正與國土對岸相望了。北望鄉雲，緬懷祖國，不禁長觸系之！

六月十三日 (七) 陰晴

我們再在拉張卡休息，多準備給養一天。從後面趕來的官兵們，紛至沓來，李營長應接不暇，所謂食客三千門庭若市，李營長算得是今日的孟嘗君，我自己也許是其中的馮驩罷。這自然是患難中的一則佳話。

各部份為籌備給養忙。誰也翹起幾根鬍子，蓬鬆着一腦頭髮，並且瘦起那副面孔，拼命地掌

着口春着，的的得得，磕磕咚咚，價天兒的響着，世上再沒有比這個更動心的饑帶闖！老王穿了一件破西服，頭髮寸多長，撇着嘴兒腮巴子有力沒氣的春着，時刻向人發出苦笑。

劉指導員請我吃了一頓鷄肉燉稀飯，味道鮮美之至！今天大便暢通起來，心情感到十分愉快。

六月十四日

(曜) 晴

早晨，仍和李營長一同出發，天氣陰森森的，午前十時忽然放晴，使人歡喜欲跳。但是沿途發現了一種乾螞蝗，多得無法招架，地上，草上，樹葉上……到處皆是，雖然穿了毛襪，可一樣的被鑽進，弄得遍走遍拔，十分煩惱，血液染滿了一腳。緬甸這個鬼地方該只够配做人家的殖民地！

走了數英里，又是渡河，一路却有小村落給我們宿營。弟兄們忙着拔螞蝗，一絲兒大的東西，却飽血得指頭粗，踏死在地上，血紅紅的真使人心麻。這東西又有黏性，沒有吮着血，要拔也困難，即拔下也不容易弄死，彷彿一絲橡皮那樣硬韌。聰明的弟兄拿煙葉包着拔下，丟在火裏，真是斬草除根的辦法。

六月十五日

(月) 晴、夜雨

清早就是一渡河。在山上摸來了半天，才又渡一小溪，覓着一條官道。沿途丟棄的軍用品甚多，據說兩週前有旁的部隊通過去了。是誰呢？難道是九十六師麼？一具具的尸體，一具具的骷髏，腐臭，發酵，使人心惡欲嘔！同是遠征軍，同是一個命運，免死狐悲，物傷其類，除悲嘆外

，我們再沒有旁的方法表示我們的哀悼。

今天早餐吃了一點狗肉，在久雨初晴的日光下，格外感覺熱燥，遍身汗出如澆，螞蟥還無情的肆虐，一條竟鑽進我的腋窩裏，這是怎樣鑽進去的呢？可把我嚇壞了。在山上宿營，又是一番大興土木，搭蓋棚子——於今我們搭棚子的技術可真妙了，又快又牢，還睡高舖，一個老緬嚮導剖竹皮做床墊，更使我們進步了。李營長不脫少年氣，坐在邊兒吹弄着口琴，刀聲劈劈，和着琴聲，倒是苦中有樂趣。

夜來大雨，我們可睡得很安穩。蚊子雖然叮着，我們把頭縮在毯子裏，牠也奈何不得。有了飯吃，對這些東西的抵抗力也強了。

六月十六日

(火)

雨

李營長統制給養，早餐沒有吃得飽。黎明出發，沿山前進，途間死尸多得不可以數計，簡直無一片乾淨土。這些死尸又多半倒在路的中間，要使人費盡心神避開走。對這些死亡者，我們不但沒有哀悼，於今竟厭惡了起來了。

中途大雨傾盆，遍身都淋濕了，一件雨衣竟失掉了作用。山上一處有房子十餘所，都給死尸填了個滿，穢臭不堪，我們好容易找得幾所比較乾淨一點的茅屋，少數屍體給扔了出去，燒起了一堆火來，就這樣宿了營。夜風帶來腐臭的尸氣，刺鼻難聞。我們只有靜着，忍着。但想到一個姓包的譯電員，一跤跌在死尸上，沾了一臉的腐肉，弄得鼻裏口裏都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安靜，以致心惡作嘔，通宵沒有成眠！

六月十七日

(水) 雨

沿途的臭尸，我們呼作警報，一聽見尖兵在前面喊警報，大家不約而同地掏出手帕來，掩鼻疾走。午刻趕到一個村舍，房屋照樣塞滿了死尸，竟無一間乾淨屋，臭得叫人喘不過氣。我們只得再向前走，不料嚮導不知路向，轉來轉去，仍退回原村舍來，我們決定把房子連尸體，都燒光，可是附近的水又成了問題——簡直不能作飲料，好得李營長偵察出來一條路，我們究竟離開那可望不可即的村舍，宿營於山野中。

附近的森林上空竟日有飛機的聲音，好像在偵察什麼似的。忽然一架灰色的飛機從我們林空低低飛過，我們判斷這決不是敵機，但我們無法和牠聯絡，只能望着牠微笑一下，有的弟兄高聲呼喊著：「喂！丟下麵包罷，我們在這呀！」但牠到底軋軋地飛過去了，遠了，不見了！

半夜裏，有一個部份聲音噪雜着，把我們驚醒，原來一個伙仗在山澗裏激水半响不回來，派人去喚，沒人答應，沿山澗搜索不見，結果在一個茅草堆裏找着尸體，肚子被什麼東西咬破了，四肢都殘缺不全，頭部血跡模糊一片，他被野獸咬殺了！

六月十八日

(木) 晴、雨

沿途我們經過一些村落，但我們現在有一種相反的心理：從前巴不得見着村落，因為現成的房子可以宿營着，於今村落所在，就是隊伍病兵的墳塚，誰也不想進村子，誰也討厭那些房屋！

！臭氣薰天，污穢難聞。

下了山，踏上了平地，從溪水中跋涉，這時一陣山雨，陡然漲滿了一江大水，波濤洶湧，阻擋了前面的出路。我們等待雨霽水落了一點，才冒險涉水前進，水齊胸肩，煞是苦人，我把包袱什麼的頂在頭上，與洪水搏鬥了半天才登上彼岸。但河汊很多，涉了一渡又一渡。晚上畔河宿營，那些小蚊蚋，草綠色的，不像蠅，也不像蚊，叮在皮膚上，又痛又癢，馬上起一個大的疙瘩。真給苦死了！

六月十九日

(金)

晴、雨

不知怎樣走出來這麼多的河汊，還過了幾個淤泥溝，又臭又深，連鞋帶襪都沒入淤泥中，半天也扯不出來。天氣乍晴乍雨，格外燥熱，出了汗，又浸入水裏，非至健者不能克服如此的苦難！大家懶得穿褲子，光着屁股的涉着不盡的水。快到新平洋了，老緬嚮導揮舞着手歡喜着，我們也歡喜，猜想新平洋一定是一個熱鬧所在，於是大家整一整儀容，穿上了褲子，但可憐有些弟兄連褲子也沒有，只好裹着一塊什麼破布，列着隊伍於午後一時挺進了新平洋了。

這裏並不是一個熱鬧所在，僅只有幾幢房屋，潮濕骯髒不堪，已經被英印藉難民住滿了。弟兄們仍只有自搭棚子宿營。我們馬馬虎虎找着一間房子，和印度難民擠着，大便，蒼蠅，蚊子永遠和印緬人民連在一塊的，一些難民死尸擺在房子裏，英國地方行政官僅止打一個特別記號，不准生人進去，却同樣掩鼻而過，不加掩埋。

原來英政府在此地設有難民收容站，給養由印度方面運來。適有英方運輸機凌空投擲糧食，

弟兄們不管三七二十一，爭先恐後地奪過來，有麵灰，茶葉白糖還有少許的米。弄得英國那個有連腮鬍子的矮東西，氣破了肚皮，瞪着兩隻怪眼睛，口口聲聲說這是供給殖民地難民的，不是供給中國軍隊的。但我們以為這是我國政府與英政府一定訂有協定委託英方運輸供給我們的！至少英政府對於同盟國軍隊的我們，也應該有接濟的義務，我們原是替英國打仗才轉進到這裏來的。我們幾經交涉，相約今後將糧食集中，米供給中國軍隊，麵粉供給印緬難民。

英國的地方行政官名叫諾夫，一個牛津大學出身的高個子，文謨謨的而知禮貌。只有那個連腮鬍子的矮東西，叫人厭恨之至！

六月二十日

(土)

雨

部隊陸續集結新平洋。但天時不利，整日裏下着雨，飛機不能來。大家心裏蒙上一層暗影，張開口望着天。

聽到俞部長有信給杜將軍，指示我們到印度列都的路線，並且說沿途設有補給站，大家喜遂顏開起來。但目前的問題不能解決，遠水難救近火哩。

和諾夫，這位有禮貌的英國行政官，一同向印緬難民搜購米糧，挨門逐戶只弄來兩三碗白米，真笑煞人也。於是買了一條牛，花緬幣二十五盾。D長趕來了，同他拜訪諾夫先生，做了他的臨時通譯官。自覺很慚愧：我的英語原是撇腳的呢。

六月二十一日

(曜)

晴、雨、熱

天氣格外燥熱，坐着就是一身汗。飛機在附近軋地響，總不見凌新平洋上空來。官兵們引領望着，毫無所得，於是沒精打彩又去森林中挖菠蘿吃。有的吃了野芋頭，麻得舌頭翻起，遍身腫着，不多一會，百毒激發，嗚呼哀哉了！

捱到午後四時，忽然五角星的美機凌空，墜下百來包米，米內還有鹹魚，大家歡喜得什麼似的。然而這個數量供不應求呀。

六月二十二日

(月)

大雨

由於昨天投來有米，派去一個前衛營先過河，担任沿途設站勤務，清早起，大雨如注，河水上岸，一個營費了一天工夫還沒有渡完，絞繫的竹筏，用索子在兩岸拉，一股洪流沖來，連人帶筏不知沖到那裏去了。

自己想到此番到印度去，英語是用得着的，出國時，帶着一本小字典，一直擱在衣袋裏，便取出來翻讀，想多記些生字，弄得頭昏發脹，記憶力不行了。傳說李錫田同志餓死在山上，內心十分傷感！

六月二十三日

(火)

雨

雨下個不停。飛機杳如黃鶴。

新平洋有四多：難民多，蒼蠅多，糞便多，蚊蚋多。穢臭之氣，哪像人類住的地方！我們鎮日裏躺在吊樓上，如同坐監牢，想下樓走一走，又被糞便泥阻着。印緬人民像有史以來不知道有

廁所這回事，他們的身上又格外有一種癢腥氣，令人刺鼻欲嘔。

蚊蚋特別厲害。我的臀部，鼠蹊部和兩腿間都起着股紅的疹子，又癢又難過，皮毒的很。很多人都害病了。

今天却理了髮，頗值得紀念的事。

六月二十四日

(水) 雨

上午沒有下雨，我們清潔駐地，修築交通要道。但美機仍沒有來。

黃建鄰同志來訪。我一見那副焦黃而浮腫的臉和一雙潰爛而浮腫的脚，不覺沉硬着聲音對他說：「建鄰！你病了！」我的眼淚正潮濕着，而他的淚水却奪眶而出了。使我情不能已，便避入帳幕背後抽聲哭着：想起他們三個人——黃劍瑛陣亡了，郭侃失蹤了，他現在又病了，眼淚更似雨點一般掉下。再又想起一班工作同志：李錫田餓死了李振華金光明……都病倒了，夏企禹落伍不見了，還有傳令兵病的病，死的死……於是淚水似潮，不可遏止！兩隻眼睛哭得像豬肝一樣的红。我想：哭固然是私情，但唯有傷心之處，哭才是真實的！一路來，跌倒過，捱餓過，受凍過，被風雨打過，被蟲蚊叮過……但都能够忍受；而遇着至親至愛的同事在苦難中掙扎不起，却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自問我有生以來沒有這樣傷心流淚過！我再次推想：如果老鄧領導我們好一點，大家真正能够甘苦共嘗，禍福同當，也許我們這一羣的情況不致如此坏罷！但事到於今，我只有哭呵！

六月二十五日

(木) 雨

整天下雨，河水漲得天翻地覆。軍部困在後面不能前進，我們沒有給養走路，也只好呆在這兒等飛機。一個無線電班稍微過河遲一點，便被洪水阻擋在後面。前三天派去的前衛營，還滯留在對岸，有一個連前進遠一點，宿營於另一條河之畔，半夜裏洪水滾進營棚裏來，捲去了好幾個弟兄。雨水是我們的死對頭，它比什麼敵人還可怕！

我們碰到這種惡劣的遭遇，只有拿犛發吠畝章來自解自嘲。但天帝真將降大任於吾人乎？兩個月來不能和外面通消息，祖國的同胞不知道我們還在人世間否？我不禁想念着家，想念着筠以及各方的友好來！

六月二十六日

(金)

雨

苦惱的雨，困人欲死！飛機不來，直教人愁腸百結！官兵們四處向印緬難民，英印士兵索購麵灰，來維持一天的生活。附近的菠蘿樹又掘光了。弟兄們亂找野菜，有的挖回來一些筍子。病兵激增，死亡數也多了，每天都聽見「安埋了」的嘆聲。爛脚爛腿的，不知有多少，沒有醫藥，竟爛得生出蛆來！

我是李營長的座上客。他孩子氣似地時刻和我嘲諷，我當然反唇相咬，彼此都坦白率直，毫無拘束。他大概不能再讓我吃白飯了罷。

六月二十七日

(土)

雨

飛機在周遭响了幾趟，但總不見凌空飛來。

新平洋這一個鬼地方，四面都是高山，霧氣迷漫，雨天尤甚，飛機自然不容易發現目標。當初開闢投食場時，據諾夫說：燒了兩個禮拜的火堆才發現。今天的飛機，但聞其響聲，不見其蹤跡，自然是被雲層阻擋隔絕了。情急的弟兄對天空打了幾槍，說是命令上天停雨，頗與當年韓復渠拖着大炮在泰山上放，命令上天下雨這回事，先後相映成趣！

六月二十八日

(曜) 雨

昨夜的雨，簡直翻天倒地，下個通宵，直到今天迄未稍息。這一個區域，本來是世界上雨量最多的地方，年達百六十多英吋。河水漲得像黃河一般，已經浸及房子的脚基了，再落下去，這一個盆地要變成澤國了。

有兩位官長樣的人物，餓得有聲沒氣，乞丐似地向李營長討飯吃，當然是義不容辭要救濟一下，但他的伙伕却不肯給他們食白，把他們一聲吆喝地驅走了。

我特地向諾夫先生交涉，借了十袋麵粉，散發給各單位應急。據諾夫說，飛機如果不再來，這些英印士兵與印緬難民同樣要餓倒了。

六月二十九日

(月)

雨——英機又至

雨仍是霖霖不已。昨天十袋麵粉，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李營長聲嘶力竭，嚴令所屬找給養，否則不舉火，大家同歸於盡。果然分途出發，弄來一些牛肉和少許麵粉，我們又可充一餐了。

D長尤其非得要命，乃劾韓愈之祭鱷魚而祭起上天來。他買了一隻牛做祭品，請杜將軍的祕

書何老頭子做了一篇四六駢句的祭文，率領一部份官佐在雨中行着大祭，虔心誠意，煞有介事。其行足可笑，其情實可憐。我們此時境遇之苦，可想而知了。

傍晚，英機冒雨凌空，擲下不少的麵粉，我們明知這是替英人輸送的，但我們餓了，而且是英國給我們餓了，便蜂擁着搶取，一個弟兄不料被空投的麵粉袋擊中，當場死了；一位官長竟被打得奄奄一息。悲慘之事，所在皆是！

我們總希望美機飛來。

六月三十日 (火) 雨止——英機又至

大家把英機連續飛至，和天雨稍止這回事，歸功於D長祭天之力，昔日諸葛武侯祭灑水與今日D長祭更河，共為千古之美談。為甚麼這樣湊巧，偏偏祭一下，就飛機來了，雨也止了呢？難道人情真的可通天嗎？真的有個「天」在作我們的主宰嗎？

今天英機一連投擲了四次，除麵粉外，還有糖果，更還有紙煙。弟兄們當然背起回來，笑得眼睛成了一條縫。諾夫先生認為中國士兵搶走了英國給養佔百分之七十五，是件不快樂的事情，便寫了個字條，請求D長與他聯合行動來補救，來共同維持投食場的秩序。相約今後不讓中國軍隊隨便搬走，也不准英印緬軍及其難民隨便擄去，大家集中在一個地方，然後來分配。我把譯成了中文交給了D長，他對於「百分之七十五」這個數字不加以考慮，對於「搶走」的字眼也未注意，他的左右也不提醒他，他便率爾簽了字。

這晚睡夢中看見了筠，風韻可人，個自信心裏十分快悅。

七月一日

(水)

晴——英機美機均至

杜將軍困於河洲之畔，D長又急又愁，和他向諾夫商量，雇了一隻船，請了兩個土民，並且派遣有力兵士一排，到後面去開路，去迎接杜將軍。

天放晴了，英機一早飛臨，接着美機也來了，牠們連續投了兩三次的給養，還有不少的工作器具與架橋的繩索，叫我們興奮得要掉淚。幾個弟兄不幸被米袋打傷了，一個比時斃了命，苦哉！還有一個弟兄拿出一瓶牛乳向英國人換紙煙還是做什麼的？給D長看見了，處以極刑。不死於餓，即死於糧食，總是亡於非命！

李營長困累，突然發痧症，他的軍需上士給他搥筋，才平安了。

杜將軍已經渡過河，駐節英行政官辦事處。夜又風雨交作，但不久就停了。我們想明天也許還能晴一天。

七月二日

(木)

晴——英機復至、夜雨

杜將軍命令散兵游勇，一律歸還建制，並劃分各單位區域，重新搭蓋棚房，似乎有長期休息等候雨季過了再走的意向，不過還沒有十分決定。杜將軍原來留着一撮鬍子的，這時他把剃掉了，說鬍子帶來今年的晦氣。

英機復至，場面秩序好得多，只是仍有麵袋打死弟兄的慘事。附近的森林裏，飛機誤投了很多的給養。聰明的弟兄，一聽見飛機來，便向森林中謁候着，總會找幾袋回來的。意忠同志以他

北方人的拿手，烤了幾個又軟又香的餅，我吃了，十分適意，這幾天，真吃得怪飽，肚裏倒有些不舒服。病兵因為過飽的吃着，加速了他們的死期，好人貪吃得也病了。總之：餓了是死；於今飽了，也是死！

夜又大雨——希望天公夜間儘管下雨，白天放晴好了。

七月三日

(金)

雨、晴——英機美機聯編而至

幾晚來，燥熱非常，怎麼樣也不能安枕，蚊蚋叮吮得可真厲害。緬北草木茂密，實為蚊蚋之淵藪，它們沒有芝麻那麼大，但黏附在皮膚上，既痛且癢，馬上會起肉粟子——尤以解大便的時候最苦。

今天美機只來一次，英機一來就是幾次，如果沒有英機給我們打游擊，即有美機也會餓死。我們準備把所有傷病官兵，留在新平洋療養，隊伍陸續向前轉進。但雨季還沒過了，河汊特別多，前進的道路實成問題。乾季時，沿河道西北行，十天可以到印度，於今河道都被雨水淹沒了，另外改走山道，多少天能夠到印度，誰也覺得茫然。

出了太陽，新平洋的氣候格外燥悶溽熱而濁重，那些印緬難民區的污水蒸發，更加使人頭昏，呼吸為之窒塞。我在今天也有病的徵候，就心的很。

七月四日

(土)

雨

病嗎？自己在心裏反拚着。大清早起，冒雨在河裏洗了個澡，偏要與自然搏鬥看。大便沒有

紙，爛布也用盡了，只好撕毀一件破舊的襯衣來應用。

諾夫在向杜將軍交涉，把D長簽字的那張字條給杜將軍看了，杜將軍大發雷霆之怒，要查明事情的真相。我和D長冒雨在爛泥巴裏走了三四趟，苦惱之至，最後杜將軍把我和D長當面詰問，我的翻譯文字並沒有一點差池，D長却要我把責任攔在我的身上，他簽的字，我有什麼責任呢，經過這次教訓，覺得爲人服務也有吃力不討好的時候！晚上發了通宵的熱，這是D長給予我的刺激的。其實，這種事件解決很簡單，我們如果真正拿了人家的糧食吃了，還他一個百分之七十五的數量，把那張字條取回來就算了。我想杜將軍所以震怒，並不是怨這事件難解決，怕有另外的原因罷。這是患難中的一個小波折，我很恨自己的服務熱情。

七月五日

(曜)

雨

我爲甚麼病了昵？爲人受累，爲人服務病了。昨天不冒雨在爛泥巴裏來回幾趟，我哪能病了昵？李營長也病了喇！

蘇達人兄打發人來找我，可憐我是一個無可奈何的食客，一點幫忙的辦法也沒有，只得把自己存下來打算給老鄧的兩個罐頭應付了達人兄。傍晚時分，我正躺着發熱，心想這回果然病了，却又有楊純兄在黑夜裏來找我，叫苦連天，使我愧難爲情，我只得安排他在李又延同志處睡一晚再講。我想着自己的袋裏僅有的一罐煉乳，難道這也不能留給洛伍未到的老鄧嗎？想起一身更熱，頭更昏——患難中的上司呵！患難中的同志呵！

七月六日

(月)

晴朗——飛機熱鬧

拂曉，楊純兄來，我只好取出這罐煉乳給他。他是一雙深度的近視眼，一副眼鏡爬山爬掉了，白天走路也是高脚低腳的，我望着他的瘦弱的背影，十分難過。

天氣晴朗，差不多是暴風和暢，英機美機均爭先來投擲糧食，美機這次却比英機投的次數多，而且有兩架美機投擲。部隊準備渡河，只是水流湍急，竹筏弄不過去。

李營長的副官病得不知人事，劉副營長打陰擺子，晚上發熱發燒，竟暈斯底立似地衝了出去，派傳令兵們跟蹤追尋，一點也沒有下落。這是什麼世界呵！

七月七日

(火)

晴——飛機續至

抗戰建國五週年紀念。我的病好了，想起這次爬野人山的悲慘，又是終身難忘的一筆血債，總會要和日本敵人算清一下。我們這次並沒有打敗仗，一個伙馬快也不會承認自己因為打敗仗才轉進野人山的！我們只怪同盟軍協同合作不力，只怪首腦部彼此鬧意氣，把我們引入了這個絕境。李營長力疾率部渡河了。我決計留在此地等候師部和老鄧，我們現在再也不好先頭走，我要集結一些工作同志，我已經為他們準備了一點給養了。

午後沈錫純這個小孩子來了，他的小腿在潰爛，跛呀跛的，怪可憐見！一會兒，李振華同志也來了，他瘦得像骷髏，背上生着好幾個膿包，蒼蠅圍着他飛。我叫他和我一同住下來，他能够保全生命到印度去，算是有天照看，我替他想着，心裏很覺酸楚起來！

飛機繼續投下了糧食。還有一架小型的郵航機，做了一番通訊聯絡工夫去了。夜色深沉，李營長的副官亡故了！

七月八日

(水)

晴

到處都是死亡，印籍難民死得更悽慘，今天有一家又有一個女孩子死了，她父親自己搬了出
去掩埋。回來時，她母親留了一杯水，蘸着在鼻子上接連淋了三四下，然後再把這杯水向剛到門
口的父親和幫助掩埋的人拂了幾下，並且向她的家屬都拂了幾下，意思好像是洗刷罪惡，又好像
是滌淨瘟疫，也好像要保佑今後全家族的平安似的。這怕是印度教徒的一種風俗罷。

歐陽雋同志也來了，留他吃烤餅並且吃了一頓晚餐。廖將軍的司令部全體都到新平洋了。

七月九日

(木)

晴

美機輸送的糧食數量太少，僅够一團出發，其餘均無法行動，我們得仍留此地等給養，真是
辜負了大好的晴天。官兵的食糧已經實行統制，每天每人只發一平碗米，有時還不能按天發。因
此，陸續來的部份，仍是在餓困中拿了緬幣四處向印籍難民索買麵粉。這羣難民有英機巨量的供
給，倒比堂堂的中國遠征軍的生活安靜豐富的多！我花了三個緬幣買了一罐牛肉。

有一個班長從後面隊伍趕到了，骨瘦如柴，鬍鬚滿面，被他的一位弟兄發見，一聲：「班長
呀……」兩人竟抱頭痛哭起來！這樣的悲劇，真不是戲劇者所能扮演出來的！

駱正川同志趕來了。他堅毅刻苦，背上還頂着一個大大的包袱，捨不得丟棄！

七月十日

(金)

晴

美機幾天不來，連一天一碗米，現在也不能發，我們又是四處張羅，陷於饑餓線上。長官司令部自印度拍來一個電報，說該軍既無敵情，又無任務，應忍饑前進。但疲弱衰頹而無顆粒糧食的我們，如何忍饑前進？杜將軍一忿之氣先渡了河，我們也準備出發——只要美機再光顧一次的話。咳！美機再來乎！阿門！

晚上有抓抓竊的叫罵聲。有米者都把袋子做枕頭睡覺。

七月十一日

(土)

晴——美機果來

接連的大晴天，把河水澄清了。美機兩架果然凌空飛來，投擲給養，官兵額手稱慶。

傳令兵無有。振華同志力疾相助，我們每日兩餐照常炊着。好得緬北的柴火，遍地皆是，俯拾即得。

研究到印度的路線，這是我們最後一段旅程，任何艱苦，必須要渡過。想着當年唐僧到印度取經的七十二難，對印度作了種種的幻想。走下吊樓，作了幾段體操，相信自己能够渡過最後的難關的！明天務必要見見我們的師長去。

七月十二日

(曜)

晴——美機再至

趕早炊了早餐，餐畢，去謁廖將軍。

他對我開始很溫和的，以後漸漸板起面孔來，迫我說道：「師長只知道這一點，恐怕不知道其中全盤的情形」。他於是像虎一樣的暴怒了：「什麼？我清楚的很！××部就是你們幾個高一

級的人弄坏了的。混蛋！」！師長從來沒有對我有過這種態度的。我覺得很奇怪。我說：「我沒有責任，師長也並沒有叫我負有什麼責任」。他望着我，氣梗着半天說道：「誰叫你先走呢？好啦，××部交給你，以後什麼事，師長都找你」！……

我含着眼淚召集了所有的工作同志，把大家重新集結在一塊兒住着。我內心十分絞痛，望着同志們死的死了，病的病了，落伍的至今也還沒有到！

這一天，廖將軍還集全師官兵訓話，以極樂觀的詞調鼓舞大家到印度去，我們決定後天由現駐地出發。

七月十三日

(月)

晴

我們每個人領得了二十碗米，各個裝滿了一袋子，如果天候繼續晴下去，我們可以毫無顧慮地通過哈巴采而到印度去。我已經準備了足夠的給養，我們這一羣是沒有問題了。我還送了一些給連上的黃友衛同志，並且留了一個報告托他轉給老鄧——告訴他我率領工作同志們明天先走了。

黑夜了，金光明同志跛着兩條腿子趕來了。他瘦得不成樣子，小腿潰爛得發着惡臭。我叫他睡在我的旁邊，細問他一路的經過，他的肚子又瀉，可以說百病叢生，他再也不能走了！起來，點着燈，替他作了一個報告給師長，安排他留在新平洋收容所療養。他嘆聲哀氣地過一晚，好像「鳥之將死，其鳴也哀」，我多方安慰了他，然而我的淚水濕透了枕衾了！

七月十四日

(火)

陰晴

晨七時由新平洋出發。我們在這裏爲濟寧給養足足等了一個月，在這裏病死的慘死的也不知多少！中華民族的忠魂縹緲在這新平洋地區，永遠在我們的心中留下一個創痕！

一出來，就是一渡河；走不到四英里，又是一渡河。水從亂石中穿出，洶氣如飛，其響聲可以破人耳鼓。廖將軍這一天穿了一件米色的襯衣，馬褲，綁腿，皮鞋，手中持了一根高爾夫球桿。忽的，他把球桿插在地上，向山上爬過去，他望了望前面的陡坡，於是命令他的衛士班及傳令排各執着工作器具開起路來，他自己首先拿着圓鋤鏟泥巴，像一個破土典禮的儀式，嘴裏不住地哼着，叱罵着，吩咐着，活像一匹熊似的指揮着弟兄們工作。他的參謀主任副官主任……都病了，靠在石壁間打盹兒，只有他十分健旺地要改造自然和克復環境的困難。其實，前面已經走過的部隊不知多少，連杜將軍也剛剛在前天通過過去的，但誰也沒有注意這條陡坡是應該加以削平的！——僅僅只是他，嗯！僅僅只是他絲毫不能馬虎過去，而能够以身作則爲大衆服務起來。他說：「這個陡坡，挑担的弟兄怎能爬過呢？」於是親手扛着一個擋路的大石頭滾將下來，一直滾到河裏激起一陣燦爛的水花，在陽光裏濺射着。

有廣闊的胸襟與壯大的背脊，我老覺得他腳踏實地，充滿有堅毅不拔的精神。夜來，我們宿于山野中。古木參天，沿途都是這麼一些紅木樹，結實而光滑，也可以表現野人山的豐藏之一。

七月十五日

(水)

雨、晴

朱斌同志昨天落了伍，貼了一張路條通知他，叫他努力趕上來。李振華同志背着糧包，今天又發了瘧疾，也掉下去了。一陣大雨，滑了我三跤，原因餓怕了，自己負了兩袋米，在脅間擺呀

擺的，保不住身體的重心，還有包袱，水壺，乾糧袋和雨衣，壓得身體沉沉的，自然容易跌倒了。

一個脫離建制無人統率的散兵，攔路劫搶我們落伍病兵的米，遭了槍決了。大家拼命負着米，米是生命象徵，米被人家奪去，等於生命被人家奪了。這東西很沉重，累人之至，一頓吃不了，丟了不可能，爲米而倒累病的，又在增加了。

入夜，雨下通宵。

七月十六日

(木)

雨、晴

一早出發，在雨中滑了一跤，跌了一屁股泥巴。張祥賢同志，一個緬甸僑胞青年，竟跌得成了個泥人。英方聯絡官戈志險些兒跌下了山谷。恐怕沒有幾個人不跌過的罷。渡了一道險峻的河流，兩岸是高山，巉巖險壁，籐葛盤錯，礁石嵯峨，洪流衝激，真個波濤洶湧，怒潮澎湃，使人心驚胆怯！我們花緬幣五百盾，雇土民架了一座天橋，完全由竹籐拱托而成，巧奪天工，人在上面走過，軟軟的如走鋼索。

渡了河，便是一座幾千公尺的高山。卡拉卡就置於山之巔，爬至午後五時才到達，房子很多，老百姓也不少，可是廖將軍下命令不准住房子，叫我們自己打棚子。司令部各處已經派有弟兄在搭蓋了，只可憐我們這一羣束手無策，僅只兩個傳令兵又落伍未到，緬刀正由傳令兵帶着的，叫我們從哪兒打起！我們只得在一個谷倉樓房底下蹲一晚，軍××部的女×員胡漢君李明華兩同志也和我們會合在一塊，她們能够逃出死亡線而仍隨部隊奔走，證明她們並不是弱者！我讓她們

睡在樓上面。

英政府派有官吏鎮守卡拉卡，以保護（？）他們殖民地人民。因此這兒老百姓倒十分得勁，不把我們的弟兄放在眼睛裏！——如果走進他們的村子裏，他們就叱喝起來。向他們買點辣椒什麼的，並且只要銀盾比，給他們紙幣比連理也不理。這真是一班盡忠主子的狗奴才，惹得我們滿腔子是氣悶了。

七月十七日

（金）

晴、午後一陣雨

傳令兵落伍未到，炊具也沒有了。早餐的飯，竟同小孩時代那樣煮泥巴飯式地幹起來；幾根韭菜，幾隻辣椒，用一個小小的洋鐵罐邊煮着邊吃，兀自好笑。

廖將軍來巡視了，他發現我們在樓房底下，以為我們故意違抗命令，便限令我們立刻遷出去，稍微延遲了一下，竟震怒起來！——當然，他又責備了我一次。我只有俯首聽命，真的立刻把行李摔在外面，叱着工作同志們都站在太陽底下——這樣，我們總算是離開那個樓房了。

但我們不能老呆住晒太陽，總得要打個把棚子。於是四處借刀斫樹削枝，這時傳令兵也趕到了，便齊起動手架起來。一會兒，太陽隱在雲端裏，陰霾四佈，接着風起了，雨點打起來了，不多久，風雨交作，我們這個自造的獨立營房（？），竟又給風吹垮了。弄得大家苦的很，行李什麼的都被雨打濕了！

一個部隊長當然執法如山；在這種疲憊散漫的狀態中，仍要整飭紀律，他的用心是很苦的。幾個工作同志手抱着被打濕了的行李，却鼓起嘴巴說：我們盡了同等的義務，沒有享受同等的權

利——爲甚麼我們就沒有人替我們搭蓋棚子呢？！

七月十八日

(七)

雨、晴

凌晨向卡慶街出發，大雨淋漓，行人叫苦。駱正川同志害心臟病，吐血，還發瘧疾，留卡拉卡休養。他是我們一位很忠實，很勤樸的工作同志，做事細密老練，并長於搜集整理。他的病，使我們格外顧慮，他自己也很憂愁，臨別，他竟哭泣起來，把家裏的通訊處開給了魏書文同志，并送給我一本記事簿，好像要永訣了似的，我們都淒然！他跟我同事很久，素來知道他能刻苦，身體也經得起磨練，我溫語地安慰他，相信他能康復，只是他那種哀切的情狀，那種在生命熱情中而失望了的沮喪情態，我只在心裏爲他禱於天！

我們沿途避開土民村莊，另外繞路馴至開路走，成天到晚總在山裏面轉，這是印緬交界的地帶，也是中，印，緬三國的交界地帶，所以一片崇山峻嶺，崗巒起伏，蜿蜒千里。一些野熊，野牛，馬鹿，豺狼……在綿密的樹林中逃竄，避匿，猿猴獼猴一樣在樹林裏跳躍，叫喝。還有怪聲怪氣的鳥叫。螞蝗以及其他怪形怪樣的虫類，一樣的使人苦惱。

在山中宿營，熬火通宵。可以避潮濕，也可以避蚊蚋，野獸什麼的也不敢攔邊了。

廖將軍今天特別高興，買了一點豬肉分給各部處，我們也分得了半斤樣兒，買了些新鮮辣椒炒着，另外還買了一條鮮魚，大家席地而坐，盡情而暢快地吃了一頓，算是幾個月來，第一次打了一個小牙祭。由於味道的新鮮而甘美，倒引起思家之念，因爲這種味道，要在家鄉才常有呢！

七月十九日

(曜)

雨

昨夜睡得很好，第一因爲洗了一個澡，第二就是吃了一頓好晚餐。疲勞之軀，實在迫切需要着休養。落伍的仍有，不過死亡減少了，原先病累的都留在新平洋療養，因此途間清靜了許多，死尸間嘗有，但極少腐臭了的。原因我們走的路線是新闢的，以前沒有旁的部隊打此通過過，再有了米吃，病了，可以在沿途的療養站留下來。

今天走了九英里，都是陡滑的山道，軍郵局的老唐，一個老實而文弱的人，簡直一路在泥巴裏滾呀爬的，可憐之至！碰到一些山頭人，他們竟是健步如飛，男的女的都赤着胳膊，身體結實的很，像從來不知道有衣服這回事。

這些山頭人，每在途間兜賣包谷，辣椒，韭菜之類，有時也有煮熟了的肉塊子。他們只要銀的盧比，却不能辨識真偽，也不能辨別數目，一個安那可以買兩個包谷，一個盧比給他，他也只拿兩個包谷給你，他不知道一個盧比可以值十六個安那這回事。反正給他多少，他都會對口袋一塞，沒有什麼找補的。

宿營於山野，有先頭部隊打好了現成的棚子給我們住。山澗之水十分潔淨，我照常一天一個澡，爽快的很。我對於皮膚的清潔與腳部的保護，是我爬野人山的攝生之道，所以我沿途康強健勁，從沒有落過伍。有時一點小毛病，發發熱，這算不了什麼。

七月二十日

(月)

雨

完全爬山越嶺，高約六千英尺，使人疲憊得差不多不能上來。幾次我想多休息，幾次我却揮扎着，強勉着，一鼓作氣衝上去。在這樣的遭遇中，我自己萬不可怯弱，萬不可有惰性，一怯弱而惰下去了，精神便再也振作不起來。許多落伍的，病的，死的，恐怕惰性害了也是原因之一。

在一個山腰間宿營，棚子都是破壞了的，須重加整理，汲水處又很遠，水又從岩石間衝出，冰冷得切骨。晚上風雨淒切，炊火不燃，費了數小時，結果還是生飯。有的用重價索買膠鞋點火，亦無效果，氣候冷寒如冰天雪地，此時祖國正是陰歷六月暑天，但在這山間，可以穿著皮袍哩！一夜在饑寒中渡過。

七月二十一日

(火)

陰雨

早飯照樣難炊，從六時炊到十時半才馬馬虎虎吃了一頓，傳令兵兩顆眼睛，被炊煙薰紅得什麼似的。

趕到一個村莊對面宿營，汲水十分困難，從一個石壁間，用一塊竹皮引集一點水源，然後倒在桶裏挑回來。因此伙夫們擠在一堆，爭吵着不休。

土民們兜買着熟肉，還提着鷄子，牽着家犬向我們賣，有的要銀盧比，有的要衣服毛巾什麼的做交換品，於是大家有肉吃了。我們也買了一隻鷄子，覺得生活現在一天一天優裕舒適了起來。老王煮了一條狗，恰好給我碰見，做了他的不速之客。他正打着攤子，說狗肉可以祛瘴鬼。不料，他吃了狗肉，這晚上更加戰抖得厲害。

七月二十二日

(水) 晴

休息一天，等候後面落伍的官兵。

歐陽雋同志，機警而聰明，辦事很能幹，他一天總有方法替他們大家弄來很多美好的菜蔬。他又會弄菜，烹調之術十分精妙，他的模樣與行動，有幾分像我的三兄。沒有辦法的事情，他總能够想出辦法來。

夜裏月亮皎潔，普照青黛的山邱，別有風光。夜半，一個不知道那部分的兵士闖進我們的棚子，把我們驚醒，我們以為是小偷，張祥賢同志飽他以老拳，我正責備着張同志，老謝却在那邊閒言謔語地喊：「已經和××部弄翻了的，你們知道罷，××部的人有這樣厲害呀。」這兵士原來是他那一部份的，他早在拉平洋辱罵過老鄧，他還想找我們的麻煩呢。野人山爬得大家冷酷無情，心理上起了惡劣變化了！

七月二十三日

(木) 晴

再休息一天。中餐弄了一頓牛乳稀飯，滋味深長，如果在印度整補期間，能够每天吃這麼一頓，會容易把數月的消耗與損失培補起來罷。

各處落伍官兵陸續趕到，李振華同志也趕來了，他做人道理不大講究，儀表因為病痛與疲勞，更加形得猥瑣，他一來，大家覺得很納悶式地，他到達時，偏又碰着我們開始用晚餐，一盆黃燻母雞佐膳，於是更引起大家的不安，我觀形察色，兀自在心裏不好說得。我想生物界多少衝突

與鬥爭的事情。泰半都是食的問題佔了重要的因素罷。

七月二十四日

(金) 雨

我們再向哈巴采，這是印度緬甸的分界嶺，其實也是中，印，緬三國的未定界。下一陡坡三英里，上一陡坡却有五英里之高，雨水泥濘，把我滑倒一跤，一屁股跌在自己的乾糲袋上，竟把一個洋磁飯盆壓成扁形，有趣的很。

哈巴采也是一個高地，森寒不堪，山民野蠻，每人攜着有武器：梭鏢，拐子刀還有英造的步槍和土槍，一個弟兄因找柴火，拉扯了土民的一根籬笆圍的樹枝，給他們攔截威嚇，槍啦，刀啦，做出要殺人的樣子。起初三四個土人，一會兒男男女女圍攏來十多個，都吆喝，叱罵着，像非要殺死那個弟兄不可。英方聯絡官戈志出來調解，叫那個弟兄把樹枝送回原處才了事。我們這些文明人，只有忍氣吞聲，不願破裂這將來可以利用的野蠻人的情感。我們還向他們點頭微笑，他們也望着我們笑着，一窩蜂似的拔起腿巴子就跑了。可憐這些野蠻人一輩子也不會明瞭的！

七月二十五日

(七) 晴

一個晴朗的天。美機連續投給我們糧食，我們準備補給好，再向前進。這幾天因為有土民賣給我們東西；羊啦，狗啦，肉啦，我們吃得相當舒服。我們自己還能找得山中的野菜，那些有點像莧菜葉子的東西，用米湯煮着吃，倒也可口。

今天我們看見一個土人首領，頭上插着野鷄毛，身體非常高大，雄赳赳地率領好幾十個土人

，各拿着武器，揚長而去，體格都強壯，赤着膊子的，任你風吹雨打，日晒夜露，好像一輩子不會病的。據說土人的首領地位，正是力大無窮，殺的人多而贏得來的。土人首領家裏掛滿着獸類與人類的頭骨，等於他的勳章似的。英國派有官吏在這一帶組織土民了。

七月二十六日

(曜)

晴、黃昏雨

天又晴朗的，我們的給養也已補足，決定明天向仰隆出發。兩天來，飲食有點過量，夜間森林中又淒冷，弄得身體倒感不暢快。向土民沽了點水酒喝喝，想藉酒力祛一祛寒氣。

據一個通喀親語的翻譯官說：此地土人知道中國，並且知道中國有一個孔明。我想他們也許就是孟獲的後裔，而在血統裏多少滲有中國邊蠻人民的血液。他們的皮膚頭髮和面孔都與中國人種無二樣，僅只眼脰稍微高突一點，顯得眼睛有點陷進去。他們至今還有用弓箭的，射箭的技巧還在他們的生活中保存着。

黃昏後一陣大雨，在明淨的月色中洒下，怪有意思。

七月二十七日

(月)

雨、晴

晨間，冒雨出發，下了一個高山，在溪流之畔宿營。好幾天，我們受着水源困難之苦，今天我們可以痛快清潔一下。個人生性喜歡水，雖然不是什麼智者樂水，但水對於我，格外有種親切之感。我的家，也就是建立在河畔的。在這山林裏，誰也懾於森寒之氣，我可快活得什麼似的赤身露體地沐浴起來，衣服也換洗了。

我們一行，除老伍的同志外，一共六個人，帶了一個傳令兵替我們管炊事，真算甘苦共嘗，精神十分痛快！每天我打發種書文同志往前站，每次我却趕上了他，他一路打着赤腳，愛在水溝裏嬉水兒玩。他還是一個淘氣的孩子哩。

七月二十八日

(火) 雨

整天爬上，高度八千英尺，這是第一個高傢伙，好得坡度並不大，很少人滑倒。山林中森寒無比，我好像感覺不大舒服，膝蓋骨與頸筋酸痛，有瘥疾的徵候。爬山時汗水淋漓，寒氣發射，倒是自然療法。當我們不折不回爬到山巔時，大家不約而同地歡呼：「能夠到達這山巔，才真正算是人了！」但我們下跛時，却出乎意外地發現有死尸兩具，這樣看來，真正康強的人，他總會履險如夷，不然，雖一時掙扎出一個危境，到頭來，還是受淘汰！——不免於死。健強的身體，完全靠自己平常鍛鍊出來的。

今天又在半山間宿營。傳令兵和各同志落伍未趕上，我個人先到，棚子破漏不堪，風雨又淒切，暗自想着：今晚又不知道怎樣渡過，天黑了，落伍的同志才趕到。

果然一夜風寒徹骨，宛若隆冬的天氣，又是炊火不燃，餓着肚子在雨水中睡覺。一路都濕透了。

七月二十九日

(水) 晴

昨夜苦了一晚，滿想今早好好吃一頓飯，可是天寒地冷，炊火仍不燃，費了數小時，又吃了

一肚子生飯。下一陡陂陡得至少有六十度，幸天空晴朗，倒走得很舒適。由於昨夜的寒冷，又增加了不少的病兵，沿途呻吟之聲，不絕於耳，有一個弟兄倒在路旁，奄奄一息，等候死神降臨，誰也沒有方法救濟他。

過了一渡河，在河畔燒了開水吃，同時沐浴了一下，水倒十分的潔淨。渡河後，再上坡，弄得汗水如雨，非常倦累，午後五時到達宿營地——仰隆。

這裏設有兵站，給養和醫藥都準備有，並且分送我們部隊的紙煙與犒賞的豬肉。新三十八師早已從荷馬林那一路趕到達了印度，派有士兵駐在仰隆服勤務。我們很多弟兄向他們打聽印度的情形，問根問葉津津有味。

七月三十日

(木)

雨

在仰隆休息一天。天雨，只有睡覺，不意睡起病來，遍身感覺寒冷麻痺，口鹹舌苦，肚子作飽。獲得確訊：我們在緬南戰役衝散的部隊，早已開闢返國，正由李參謀長集結在鎮甯訓練。廖將軍特地發出一個電報，告誡他們奮發圖強，並告訴我們的行踪給他們。電報是廖將軍親自起的稿，內中有一句：「官兵因罹瘴癘及饑疲而死者，遂為之塞一。真是痛心之筆！」

仰隆預先蓋了完好的營房，病兵收容所也頗具規模，此地離印度列都只有兩日的路程，如果趕路的話，一個整天也可以到達。我們到了仰隆，等於把握了自己的生命，再不會有什麼憂慮了。因此，官兵們的精神無形中興奮了起來，我們重新看到官兵們的笑容了。

七月三十一日

(金)

陰

再休息一天。日來飲食太雜，感覺肚脹頭昏。廖將軍宰豬殺羊，召集各單位主官會餐，大家感到逝去了的生命，於今果然回來了。廖將軍舉箸之前有一番訓話，第一點，他說我們這次的退卻比當年曹操退自赤壁，拿破崙退自莫斯科，尤為艱難偉大；第二點，他說中緬未定界如坎定，太洛，拉張卡這一帶高山，我們會親自踏涉過，將來河山光復，我們都不能忘記我們這次的退卻與退卻間所經歷之境。語意深長，使人激奮。我一面聽聆他的訓詞，一面自個兒盤算，覺得我們越過荒蠻無人煙野人山，已經在世界上開闢了一個新天地，我們中華民族的忠魂白骨，已經打定了那新天地的路基，我們會恢宏我們的古聖先賢的遺產的。我們實在忘不了那些被我們踏過的地方！

夜夢中，忽與筠一同行軍，醒來頗為驚奇。

八月一日

(七)

晴

離開仰隆，又爬了一個三四千英尺的高山。下山後，走上一條平坦的鄉道，兩腿自然得勁起來，竟是疾走如飛，深深地吐了一口悶氣！像這樣平坦的道路。我們再走一個月。再走一千哩，也感覺是暢快了。據說此後的路很好走，那末我們要向險峻的野人山告別了！

我們一口氣走了十一英里宿營，打破了這一月來的紀錄，我們從前根本不是走，而每天只是在山上滾四五英里，還不能早時到達——！今天路雖遠，却在午後二時就宿了營。不過汲水困難，爲了找水源，倒弄了我一腿的螞蝗，在林莽荊棘裏撞了半天，結果，還是空苦了一趟。

八月二日

(曜)

晴、熱

早起，走了五英里，在一個補給站宿營。我們藉此休息了半天，營房都是番布搭蓋的，睡榻都是竹皮子，比較以前的境遇，殊有天堂地獄之別。

走下了平地，溫度與山上完全兩樣，竟熱燥得連薄汗衫也穿不住。太陽又射得够勁兒，弄得汗流如注，在山澗裏連續沖涼了兩次。想着：三個月來我們與叢林氣候搏鬥够苦了，顧盼層峯疊嶂，真是不堪回首喲！

八月三日

(月)

晴、熱、雨

天未明，大雨傾盆，直到拂曉又晴了。我們雖在泥濘中出發，但沒有上山下山之苦。這條鄉道却是沿着一些山腰開鑿的，倒陰涼爽快的很，不期我左脚一個足趾潰爛了，十分疼痛，跛了十二英里在那鋪宿營。腳趾是怎樣潰爛了的呢？兀自狐疑不解——爬山未爛腳，於今陽關大道，你爛了，豈奈我何！

兵站犒賞我們三條黃牛，官兵們快快活活吃了一頓。這裏有條河流，也很湍急，水面窄，却很深，有一座竹製的綿橋，懸空繫着，煞是費了工程和匠心。人在上面走過，軟攤攤的，好像坐搖籃一般。

入夜又大雨，氣候驟冷，蚊子擾人眠不得，弟兄們只得燒火燉牛肉，坐以待旦。軍人的生活確只是勤勞堅忍四個字。

八月四日

(火)

晴、雨

印度這時的氣候，好像有一定的調子，白天晴熱，午後風起雲擁，黃昏則大雨淋漓。我們離開的那舖，約莫四英里的鄉道，兩英里的火車道——哦，兩個多月沒有見到鐵軌了，今日重逢，如親故人，弟兄們都叫：「有火車啦」！午後一時，便到達我們渴想着的提旁。這裏離列都只有一小站路。

英國盟友，美國盟友，都在我們的眼簾前出現。我們經過檢驗體格的手續，領服裝，領給養，一時忙得滿頭是汗。洗了澡，更換新衣——舊衣服，舊毯子，統通給擯了，燒了——大家說：我們今天更生了！

營房相當完好，尉校官分開居住，自來水管很方面，只是沒有濾過。一頂潔白的新蚊帳掛在我們的床上，它代表我們更生的新生命，我們果然復活了！

只是傳來不幸的消息：李錫田金光明駱正川林明珍諸同志真的病故了！蘇達人楊純諸兄也在那河邊邊死在一塊了！同志們呵！安眠罷！我們還有成千成百未死的人呢，我們會記住你們是怎樣死去的，我們總會有一日反攻緬甸去，割得仇人頭來祭奠你們啦！

我們明天就得向蘭姆伽出發，那裏是我們的整訓園地，我們要在那裏明恥教戰啦！同志們呵！安眠罷！你們會能看到我們從那裏來，將來就往那裏打出去呢！野人山呵！我們開闢了的新天地啊！你那副嚴肅的面孔與冷酷的心腸，我們也忘不了你呢！暫時告別了罷！

附記：沉痛的紀念週

——野人山之餘哀——

那是八月三十一日，一個不能忘記的日子。

國父的遺像，懸在印度營房中的兩株古樹下，肅穆地面又雍和地，正對着台下剛由緬甸轉進到印度來的中華民國的遠征將士們。這是一羣為祖國自由奮鬥為世界和平努力的民族英雄，他們已經站在反侵略的第一線，和國際強盜們抗戰了快要六年；而在遠征異域的長途上，又為中華民族開創了歷史的新頁。

他們正因為長途的遠征，在潰爛的脚腿間裹上一些潔白耀眼的紗布；他們的身旁雖然擺放的是些風剝雨蝕而缺少了零件的輕重武器，然而這些武器，他們會拿着在緬甸的同古，在葉達西，在苗拉，在斯瓦，在葉尼，在達瓦梯，在平靈那，在飄背，在梅克地拉以至在曼德勒……不知斃死了多少被日本軍閥壓迫出來的可憐蟲；他們也曾拿着這些武器，渡過了深闊的伊洛瓦底江，涉過了秀麗的更的宛河和無數湍急的水流；他們更會拿着這些武器，越過了緬北的幽邃的莽林，荒蕪的草野，和蜿蜒千里的層巒疊嶂以及高至八千英尺的崇山峻嶺；他們會和風雨，和瘴氣，和蟲獸，和山洪，和饑寒，和疾病，和……搏鬥！而從未丟棄了他們視為第二生命的這些武器。本來，他們從穿上制服的那天起，就已深切把握着與武器共存亡的教條了！

他們肅立在國父的遺像前，默想着剛剛過去的一段段，一節節的可歌可泣的事實，而靜悄

悄的撫摩着擺放在自己身旁的已被風雨剝蝕的而缺少了零件的武器，把紀念堂的空氣弄得十分沉寂而肅靜。

「這是我們從入緬作戰以來未能舉行而今日在印度第一次舉行的總理紀念週」。這羣民族英雄的首領，師長，從虔敬的默念三分鐘裏抬起了頭，向官兵們開始了他的訓話。他的聲音很堅硬，配合着他那副永不脫下的眼鏡，以及他的方正而有濃黑的眉毛的面孔與其魁梧結實的身體，充分表現着他那種堅忍不拔的氣質與特性。

「我們回想到在緬甸的戰役，是有光華燦爛的成就——以一師的兵力而與兵力數倍於我們，武器又優越於我們的敵人作殊死鬥一月之久，這在抗戰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蹟，就是敵人自己廣播也非常佩服我們的戰鬥力強」。師長的粗曠的聲音，像金石一般的堅硬，一個一個的字打在官兵的耳鼓上，竟嗚叫了起來。

這時陰霾四佈，雲縫裏漏下了一絲絲的雨點。

「就是我們退卻轉運到印度來，也是艱鉅偉大的，至少在各人的生命史上是可歌可泣而值得永遠紀念的。我們跋涉過千萬里的長途，經歷三個月的時間，凡人們所未嘗走的路，所未嘗遭受的困苦，所最畏懼的緬甸雨季，我們都走過，遭受過，而毫無所畏——師長講到此地，呷了一口茶，繼續着說：「我相信，我們每個官兵將來都有資格做政府的勘定那些未定界的幹員」。於是官兵們的臉龐上都掛着一絲快意的笑容。

「至於我們自從火線上下來一直是整然有序，在任何艱苦困難之下，都能貫徹命令，都沒有脫離掌握，都沒有做出違反紀律的事情。沒有路，我們自己開，沒有吃，我們啃樹皮，吃草根；

沒有住，我們自己打棚子，從沒有把老百姓趕出去而強佔他們的房子。這是我們國軍的優良精神，這種優良精神表現在我們那種場合上與境遇裏，確實實難能可貴。所以我們的 委員長特地來電慰勉我們，我現在敬謹宣讀一遍！」

全場肅然起敬，挺直地靜聆着由師長口裏朗誦的 蔣委員長八月四日的慰勉在印官兵電。天空的烏雲愈積愈厚，雨點也越下越密，但沒有一個官兵動一動，好像崇高偉大的 領袖，在親自給予他們一種撫愛與勉勵似的。

「委員長——」師長宣讀電文後，接着又說：「如此愛護我們，慰勉我們，我們要怎樣體貼他的情意再做番殺敵報國的工夫。只是……」師長忽然哽咽起來，眼圈兒紅着：「只是我們轉進後爬山越嶺的犧牲却大於火線上的傷亡，我們多少英勇的官長，可愛的弟兄，不能隨我們一起到達印度！不能和我們一塊做紀念週！那一帶未定畀的崇山峻嶺中，陡岩峭壁裏，多少的幽魂是我們的袍澤！是我們的親人！像工兵營，工……兵營爲了沿途駕橋……築……路，渡船……爲我們大家犧牲的，不知有……多……少！現在只……只剩下不過……人！」

師長斷斷續續說着，泣不成聲！官兵各自望一望左右，發現一同站慣了在自己的行列裏的，已不是從前那個人！他們也簌簌地掉着淚和師長的哽咽之聲融成一片。這時印度的雨下得更大，天地黯然無色，呈現着一種哀悼慘痛的景象。

「但他們的犧牲，同樣是光榮的！」師長帶哭帶泣地說了最後這一句話。

緬北的勝利

胡康河谷的戰鬥

健兒
出動
了

天已呈現魚白色。雨正像萬馬奔騰般的洒遍了大地，交織成一種宇宙間的響樂，彷彿帶來着未來的勝利而這樣狂歡地奔向了我們，使我們每個人的心弦爲這黎明之降臨所震動，一個一個地從營寨裏攪了出來。

這是我們的反攻基地——列都——的一幕，它告訴着我們：健兒們要出動了。

雨止了。歡送團與軍樂隊乘坐他們連夜佈置的宣傳卡車，來到了四週野被叢林掩蔽的集合場，那裏已經擠滿了上前線的官長與弟兄們，以及陸續趕來歡送的同志與盟友們。我們見了面，彼此張大着嘴兒歡呼，伸出鐵的路膊，緊緊的握着並用力的抖動，心深裏交流着熱烈而真摯的情感：我們一定要打回緬甸，打回祖國去！盟友們只歡呼着「哈囉！」，猴子比誰也握得緊，有的高高舉起中指與食指，形成V字符號來祝賀我們勝利，一面硬生生的叫着「頂好！頂頂好！」

這時軍樂隊吹起雄壯活潑的歌曲，還夾雜着健兒們的壯而麗的軍歌，把荒蠻恬靜的野人山，整個兒翻轉過來，洋溢着歡樂，興奮，與自由。

時間一分一秒地溜了過去。出發的號角尖銳而挺勁地叫了。健兒們登上了運輸車，又是一陣呼叫：「洗雪爬野人山的恥辱！」「叫敵人嚐嚐芭蕉根！」「一定收復緬甸！」「殺到東京去！」「殺呀！……」數十部馬達也怒吼着起來，推動着車輪一圈一圈地滾動了。

新修的馬路兩邊擠滿了歡送的隊伍，熱情的鼓着掌，唱着：「我們是鐵的隊伍……」那土崗上的擴大器同時播出了雄亮的樂歌，還有五彩的碎紙花，一把又一把飄向勝利者。

看啦！師長，領導這支隊伍的廖將軍，也雜在歡送的隊伍裏歡呼啦，他在跳着，躍着，軍帽子向空中丟着，一拳拳的對準緬北喊出：「我們一定勝利！」「我們要向緬甸打出去！」

「打出去呵！」「殺到東京去呵！」車上的健兒們更加吼着，叫着，拳頭一致向緬北伸出去。一種難以形容的熱烈的情緒，湧漾於樹林，於山岳，以及無限的太空！大家如海潮般的洶湧，激昂起來，帽子在空中飛舞，紙花在空中颯蕩，簡直如瘋似狂了。

那滿載着健兒們的車輛，翻過一個山坡，又一個山坡，向前英勇挺進着。「我們殺上前去！」「後面的同志跟上來！」我們還聽見遠遠傳來鐵石一般的呼聲。「當然！我們明天就跟上去的！」歡送的一羣中有人這樣說了。

衝破 了荒 蠻

緬北是一個荒蠻的名字，高峻險巖的野人山綿延千里，從沒有一個文化領域的人去踏走過。然而我們不會忘記前年！一九四二年！廖將軍製成的一個偉大莊嚴的故事，那就是他曾經率領了幾千個健兒，從緬甸轉進到印度，本我中華民族的精神衝破這一大塊絕無人煙的荒蠻之區。由於那次的冒險成功，引起了一般戰略家的注意，尤其是中國之友的史迪威將軍對此更加注意，他抱着一種旺盛的企圖心，確定印度為反攻緬甸的基地，更培植着一支勁旅！中國駐印軍！作為反攻緬甸的基幹，因而對準叢林綿密的野人山開闢着一條公路，從印東阿薩姆省的列都起，一直通過緬北的胡康河谷。使原始的荒野，在歷史進展到千萬年代的今日，漸漸要變成一個奇突的繁榮的世界。

我們出動了的健兒們，正沿着這條新修的「到東京之路」，亢聲高歌着向緬北挺進。沿途的

橋樑，有我國工兵團豎立的碑記，中華民族之偉力已經在無邊的野人山中植其根基了。戰爭原是殘酷的，但戰爭可又帶來了文明的種子，替世界人類開闢了一些新天地，執行戰爭的軍隊恰又是播種者與開闢者。今日中華民國遠征軍對於印緬人民的貢獻，是二十世紀最崇高最寶貴的史頁。

在舊地，在舊地，在舊地，
報舊仇，報舊仇，報舊仇，
太洛第一捷

我們挺進到了新平洋。這是一個剛收復不久的地區，也是我們前年在這兒忍饑挨餓，等候運糧飛機遠一個整月之久而病死了許多同胞同志的地方。在那新開的飛機場邊，我們憑弔着一堆堆的白骨！這都是我們前年遠征而犧牲的碑記，舊仇新恨，我們沒有一個不咬牙切齒，摩拳擦掌的！

我們計劃從這兒攻取太洛，副師長李濤將軍做了這場鬥爭的導演者，嚴整的陳容穿過了一層莽林，接着又是雄峙的高山，陡度的傾斜而通常是六七十度，溪澗的水更加是深可沒膝，我們却敵愾同仇，一直往前地爬着，踏着。

地形和氣候，都是極度的惡劣，遍處是腥臭，是瘴氣。濃密的樹林，緊湊得沒有一線兒間隙，陽光既不能透進每個人的身上，眼前祇是一片陰沉，黯淡。一到夜間，不論天候是晴或是雨，樹葉上總是滴滴答答的響着，使人們難以分辨明天究竟是晴天抑是雨天。這是一種可怕的夜霧，濃重地瀰漫在無邊的山間林中，凝結成無數的水點在枝葉上吮吮，泡發，嚮弄，彷彿偉大底自然在向整個宇宙言語，人們只有靜悄悄地睡夢中諦聽着。

我們已經學會了叢林戰術，每天握準着指北針，對着既定的方向開路前進，弟兄們流露着

快的心情和無限的希望，要找着敵人打一場。

那時敵人十八師團五五聯隊第三大隊的主力，集結於柯崙卡附近，附有榴彈砲兩門，還配屬了重迫砲和重機槍兩個小隊，以及作業隊和無線電等。沿大奈河東岸對北二十英里，連接的都是敵人的堅固防禦據點和砲兵陣地，敵人原想待機進攻印度的，所以太洛外圍最前的警戒陣地，竟推進在一一七六高地。

一月九日，我們的前衛通過一一七六高地以東附近時，敵人的機槍突然向我們射擊，彈著點落在大奈河裏。我們的前衛以閃避的行動仍然繼續前進毫不遲滯着。傅宗良上校根據前面的報告，非常機智地加以情況判斷後，隨即派出一連向敵行細密搜索。十二日晨果然與敵接觸，發現敵為一加強小隊，附有重機槍和迫擊砲，憑着工事頑強抵抗。我們在十三日午前完成攻擊部署，集中輕重迫砲向敵猛烈射擊，傅上校親臨第一線指揮，士氣無形振奮了起來，經過了四十分鐘的激烈戰鬥，一一七六高地即為我完全佔領。敵不支，向百賊河狼狽敗退，陣地上血跡斑斑，尸首却給拖走了，只留給我們一些武器和裝具，作為我們初次相見的禮物。這是我們初試鋒鏘，在反攻聲中勝利的開始。號稱武士道的日本皇軍，似乎已經沒有往年那麼神氣，我們的勝利信心益發堅定了。

我們跟着追擊到百賊河，真是「敵人往那裏走，我們就向那裏打去。」百賊河是敵人在太洛的前進主要陣地，三面臨山，一面背水，地形非常險要，如百賊河失守，太洛即失去其依靠，故敵人於此地工事構築之堅固，兵力配置之加強，不言而喻。

我們開始向河的北岸搜索前進。十四日晨我們的尖兵排在一個狹長的高地北端與敵警戒部隊

接觸，敵砲兵向我作遠距離的轟擊，想以火力制壓我們，可是這些熱流的砲彈，不但沒有搖撼我們的士氣，相反地，攻擊精神隨着砲彈的火焰在燃燒。大家心裏想着：前年在緬南打了一個整月的悶氣仗，只准退，不准攻；這番可真要攻了，決不再讓敵人絲毫得逞。因此，大家只等待着上面的攻擊命令一下，會同俄虎抓羊似地猛烈了。

這個機會終究到了！十六日晨我們展開了正面攻擊，以優越的火力同時向敵人制壓，反復衝鋒，愈戰愈烈，敵據險頑抗，陸續由南增援，激戰至二十日敵人的銳氣挫了，死傷慘重，陣地給我們佔領了大半。但少數敵人仍死守堅固之碉堡不退，同時敵人更在百賊河南岸厚結着兵力，看樣子敵人要用全力保衛太洛，似乎寸土在所必爭。傅上校的火氣也更來了，他以迅速佔領太洛爲目的，決心仍以第一營作正面攻擊，以第二營迂迴包圍敵人，以第三營控制阿好河通腰班卡大道之交會點，隱在那邊打埋伏，一面阻敵增援，一面截敵退路，這一個縝密而有力的部署，李將軍十分滿意，十分信任。

我們在二十三日真正發動了攻勢，全線以猛烈之砲火向敵射擊，雙方咫尺相接，戰鬥至爲慘烈，敵逐次向核心陣地退守，我只有奮勇前進，縮小包圍圈。彼此火力發揚至最高度，呼殺之聲，震動山岳，煙霧更是遍野漫天。二十五日午後，百賊河南岸之敵大部被我殲滅，少數潰逃至大奈河邊折渡時，英勇的弟兄們跟蹤追上去邊打邊罵道：「媽的鬼子！前年你趕老子上山，老子今年趕你下水！」於是托出機關槍掃射，霎時擊沉了敵汽艇三隻，把這剩餘的所謂「皇軍」盡葬於魚腹了。

百賊河殲敵，決定了敵人在太洛的末運。我們乘勝追擊，勢如破竹，二十八日敵一部向腰邦

卡方向潰退，恰巧又遭遇我們在那裏的埋伏，攔腰一擊，敵遺尸三十一具，我竟無一傷亡者，造成三十一與零之比的紀錄。其餘殘敵，望風披靡，雖在六三五高地會有過抵抗，但我們以果敢之追擊，使敵於重大之傷亡下再也無法支持，我們遂於三十日完全佔領淪陷了十六個月的太洛了。

這一勝利，在反攻緬甸的程序中佔一重要地位。因為太洛和新平洋及孟關成一自然的三角形，同為敵寇在緬北的前哨據點，而孟關又是胡康河谷通緬甸腹地之重鎮，欲取孟關必須先克太洛，任務相當艱鉅，傅上校今日光榮地完成了。廖將軍高興的不得了，即時拍發了一個電報給傅上校慶賀道：「聚殲頑寇，功耀全軍，前年我軍阻水太洛，犧牲重大，今在舊地，殲舊寇，報舊仇，我越野人山轉進官兵，尤為欣慰！特電申賀。」史迪威總指揮更喜洋洋地頒給一幅特製的而且相當貴重的錦旗道：「慶賀勝利」。這是緬北反攻勝利中第一個得到史迪威總指揮的獎旗的。那時全遠征軍都為這一勝利慶賀，士氣也都被鼓舞起來了。可以說：反攻緬北的勝利基礎，實由這一役肇其端，而駐印軍充分獲得老頭子（駐印軍官兵士喜歡這樣稱呼史迪威總指揮的）的信任，也是由於這一役的成功。在太洛未攻下以前，老頭子曾經對傅上校有過一場誤會呢。及聞太洛捷報，除頒給獎旗一面外，還派總指揮部代參謀長金民遜上校致電賀勉，茲誌其全文如下：

「新二十二師師長并轉六五團團長：

（一）六五團全體官長此次在戰場上之偉大成就，指揮部同仁欽佩之餘，謹致其賀忱。

（二）二週以來，該團歷盡艱難困苦，本平日訓練之所得，步步予敵人以打擊，而使其無所施其醜技。

（三）中華民國駐印軍之盛名，將因是而赫赫照耀人寰，而為全球戰士所景仰，中華民國光

榮燦爛之歷史，如此又將重翻一頁，而日寇之窮途末日，必能促現眼前。

(四) 指揮部全體官兵得與貴師共同作戰，實感無限之光榮！

奉總指揮之命金民遜上校代參謀長。一月三十一日一九四四年

至廖將軍自己對於這一役的戰果，認為：(一)團長決心及處置適當，預定計劃能確切實行，(二)駐防列都兩個月的森林戰術成功，(三)官長戰術思想進步，(四)開路教練成功，處處能克服天然困難，(五)大小迫砲能奏實効，(六)士氣旺盛，竟如火如荼，處處以少勝多。又李將軍會躬親參與是役之戰鬥，而為是役實際之指導官，他對於這一勝利，本其學者之風度，發表一句扼要的話說：「我能出敵意表及誘敵於陣地外而殲滅之，是此次致勝之由。」所以這一戰，得到各方的評價很大，替爾後各次戰役打出了一個樣本，記者才不厭其詳地述了一下。

是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在六三五高地北端的敵人已被我們三面包圍着，

日語 喊話 捉俘 虜

只有一面是臨着碧綠寬大的大奈河，敵人多想向河邊的蘆葦深處藏匿逃生。年輕的吳排長緊緊把包圍圈縮小，每聽到蘆葦中有響聲，就揮它一個手榴彈，或者用機槍掃射，敵人見火力旺盛，感覺炸死不如投水死，有的却還想作困獸之鬥，打算用手榴彈來作最後的掙扎。敵人退的快，我們追的更快，吳排長踏着日寇剛才踏過的足跡追到河邊，一個日本鬼子正拿着手榴彈準備投擲，吳排長情急智生，同弟兄們以日語喊話打動着敵人，說「放下武器」囉？「不殺你」囉？「我們是優待日本弟兄」囉？他果然垂下來兩手，半信半疑地讓我們走近他，弟兄們再說了一句日語：「你放心好啦！」，他於是跟同我們走着起來。忽地草莽中又攆出來一個敵人，他很兇猛地撲過來，似乎忿恨着自己投降的弟兄，但也許他也是忿恨

我們罷，好得王排附眼明手快給他一個見面禮——衝鋒槍彈幾發送他回東京神社了。我們帶着這位俘虜到連指揮所，連長親自給了牠一缸子飯吃，他却仰天一拜，口裏不斷地說：「沙洗」……我們拿日語傳單給他看，他細讀着，且悲且喜，於是寫了他的名字「交山謹」給我們了。日語喊語在緬北的戰役中也發生預期的效果，只要使敵人確實知道我們是「待俘虜的」，「日本皇軍」的戰鬥意志並不像一般人所傳說的那樣頑強罷。

快速部隊佔領 卡拉征節

我們克復太洛後，攻擊的箭頭便指向孟關這一個大據點。孟關在我國的版圖上面叫做猛緩，向那裏攻擊，大家心裏無形中激起了一陣光復祖國，收拾舊山河的情緒，因此精神益奮，士氣益振。

作為孟關的外圍據點，重要的有兩個：一個是孟關的正北拉征卡，另一個是稍微偏西的腰邦卡，都距孟關不及十英里。我們於是分途攻擊，把剛調上來的六四團向拉征卡方向協同六六團進攻，另外派六五團的第三營從太洛方向向腰邦卡推進，可以說是聲勢浩大，要使敵人聞風喪胆的。腰邦卡至拉征卡的分路先由六六團去截斷，廿日李平中校率領第一營開始從森邦卡（康道以南）側翼以急行軍的姿態向前搜索追擊，敵人沿途埋設着地雷，都被我們的搜兵一一發現，有的只是些汽車零件，偽裝成地雷，使人發噤之至。一路都是草莽叢林，樹木盤根錯節，敵人的工事多從樹根下挖洞陷進去幾英尺深，外面利用自然的掩蔽體，使我們不能輕易發現，然而敵人無心固守了，實在懾於我們的聲勢，急速地向後撤退，我們只有乾脆追，以大無畏的精神向前追，當我們於廿三日一鼓作氣衝進拉征卡的邊緣時，敵人抽腿便跑，把裝具什麼的都來不及帶，使我們的搜兵像百米賽跑一樣，揀着好的東西虜獲過來。我們佔領拉征卡

了。敵人却在東面打起砲來，於午後七時起用速射砲，山砲及重砲三種價響着一團向我們連實地發射，一直射到十二點二十分才漸告停息。我們利用敵人現成的工事，籌劃着進一步的攻擊，我們僅被敵砲傷亡了三個弟兄。這一役順利成功，可算是兵不血刃，但六六團的第二營有過一場鬥爭，我們繼續寫在下面。

一場截路戰

二月二十一日晨，廖將軍叫陳上校的第二營，將拉征卡通腰邦卡的道路切斷，並限於當日午前十時完成任務。腰邦卡在拉征卡之西南，相距約有四英里，那時第二營正在腰邦卡之西北位置，離開那道路還有兩英里，並且遍地都是緊密的叢林，必須開路前進。弟兄們在緊迫的命令下，毫不畏難，各自執起緬刀對準道路斫伐着，開闢着，而且保持着可能的肅靜與機密，在九點零五分便已接近了道路的邊緣，恰好十點鐘的時分一切配備都完畢，指定孟上尉在道路之南佔領陣地後，以機動排向拉征卡搜索：鄒上尉則佔領道路之北。向腰邦卡方面搜索。

鄒上尉奉到命令後，以第一排為機動排對準腰邦卡搜索前進，在約八百公尺處就遭遇了敵一分隊，正迎面走來，這時已是午後四時了，弟兄們很敏捷地埋伏在道路北側，各個就好了射擊位置。第一個發彈的是排附丁盛章，一排衝鋒槍！敵人在緬北最恐懼的武器！子彈射出去，達達……當時就擊中了八個，接着輕機槍一陣掃射，敵人又倒了十五個，宋少尉兀自緊張張着神經，點着敵屍說：「八個加十五個，二十三個。」弟兄們有的在得意的笑，有的在樹林中張望，因為被擊散了的敵人都竄入裏面去了。

沉寂了五分鐘，一等兵黃啓仁忽然說：「我去切西瓜。」原來敵屍中，還有一個在抖動，他

跳去伸手就是一刀……檢查。屍的衣服，還是一個官長！敵五六聯隊第一大隊的分隊長荒木爲雄准尉呢。

二十二日拂曉，劉仲秋伍長率領奎從雲謝福有兩個弟兄再向前搜索，約莫三十分鐘又發現了敵人二十餘名，其中有兩個軍官模樣，彼此相距隔一個竹林，劉伍長他輕輕繞過竹林，準瞄了敵人，接連投了兩個手榴彈，一下子就炸倒了九個。其餘的驚得四散逃走，向拉征卡方向奔命了！他們準要給孟上尉一網打盡的。一陣濃煙淨化後，檢查這些死屍，搜得了許多文件，不料竹林邊還有一個在爬走，手裏持着手槍，爬進竹林裏便不動了，奎從雲跟着搶上前去，一面嚷着道：「媽的！我去捉他個活的」。他想先奪取敵人的手槍，却被敵人射了兩下，都擊中了他的左臂，他忿怒地還了他一槍，終把敵人打死了，奎從雲脫下衣服檢查自己的傷口，兩顆子彈幸好只進去了一半，他又氣又笑地包紮了傷口，繼續着自己的任務。他們嚴謹地守候着這條道路，叫敵人無法取得聯絡。

孟上尉呢？同時向拉征卡方向搜索前進，第一日倒未遭遇到任何敵人。第二日——二十二日——午刻發現敵人八十餘名，正也走着，有增援腰班卡之模樣。孟上尉命第三排向道路東南側迂迴敵人，第一排在原地以輕機槍構成火網，一聲命令，協同來攻，打得敵人進不得，退亦不可，只有向森林亂穿亂竄，當時敵遺尸十五具，敵中隊長田中信中尉亦在其內。孟上尉乘勝追擊，一直衝到敵軍械處，醫務所，把敵人一陣圍攻，沒命地逃跑，遺棄糧秣藥品裝備不計其數。

這一條道路的肅清，有助於腰邦卡之攻佔很大。

李大砲懸賞
腰邦卡

李大砲，並不是一個真的砲手，倒是一位出身步科的步兵營營長，只因爲他的身體高大像一門砲，說話時呱呱呱呱也像一門砲，做起事來一股蠻勁兒尤其像一門砲，所以軍營裏呼他爲「李大砲」。傳到美方的盟友口裏，便變成了「比銅李」。聯絡官車靈少校則喜歡叫他「胖子李」。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年青，佻皮，身體魁梧的大塊頭就是。

原來攻佔孟關的跳板——腰邦卡就是李大砲的第一功。腰邦卡在孟關之西北，距太洛約四十餘英里，李大砲正由太洛方向向腰邦卡攻勢前進。沿途一帶崇山峻嶺，羊腸小道，崎嶇難行，敵人步步設防，節節頑抗。在這樣一個艱難的地區，由他執行攻擊的任務，不能不算是一種明智的擇定。李大砲原是前年爬野人山的開路先鋒，本其過去所受的痛苦與經驗，在這一役裏，表現得恰到好處。

是元月三十一日於太洛西北開始與敵人接觸，敵沿着山道縱深配備在一英里以上，兩側都構築有堅固工事，并詭計多端，沿途不僅埋設着地雷。而且以手榴彈鑿諸樹枝之間，一不留心，即遭其暗算。李大砲倒胆大心細，穩妥穩打，他以第七連攻正面，第九連由敵右翼向其側背迂迴！都是自闢新路，繞道前進，把當年爬野人山的工夫都用全盤拿了出來，每每驚得敵人手足無措。二月七日那天，短兵相接，擊斃了敵小隊長一員，士兵二十三名，並佔領其陣地一部，確實控制了柯倫卡通腰邦卡的大道。

當第八連也由敵左翼迂迴過來時，李大砲使下着總攻擊令，以砲火向敵猛烈轟擊，弟兄們在砲火掩護之下，勇猛衝鋒，在八日九日兩天的戰鬥可真激烈，劉林排長身冒矢石，猛撲敵之堅

圍工事。所表現的英勇精神，使敵人心驚胆戰，不支潰退，二一三四高地以西便一擁上前而佔領了，嗣是節節推進，突破一切天然困難，李大砲總是以過去開路先鋒的雄姿，屹立於第一線指揮猛進。他是一個善於獨立作戰的青年軍官，氣勢十分雄壯！十四日那天包圍敵人，他的勇排長劉林更有驚人的表現，他躍進敵機槍陣地扭住敵中隊長兼代第三大隊長三甫俊太少佐兩個人對打起來，滾地相毆，如同張飛夜戰馬超一般。勇排長劉林真有他的狠，忽的轉地而起，倒退數步，以衝鋒槍射敵三發，旁邊恰好一個傳令兵衝上來，一緬刀就斫下了三甫俊的頭了。這情景，宛如舊小說中的步戰，多麼動人！

直至廿二日攻抵柯腰道與綠干河交會點以東二百碼，戰鬥達至高緊張階段。敵人乘我部隊行動之際，以步榴砲向我陣地連續轟擊達二百餘發，其步兵並向我左右兩側亦施行迂迴包圍，李大砲沉得住氣，嚴令第七連正面鞏固陣地，同時以第八連反包圍右翼之敵，以第九連反包圍左翼之敵，如螺旋式地轉戰着。我攻勢猛烈，火力旺盛，敵陣逐漸潰亂。戰到次晨拂曉，李大砲以雷霆萬鈞之力，么喝士卒，勇猛衝鋒，銳不可當，敵倉皇逃命，自將重傷者擊斃而走。李大砲一鼓作氣，率隊窮追，並高聲喊道：「誰先入腰班卡，賞盾比三十盾」。一時羣起衝殺，聲震山谷，未料腰班卡已成廢墟，瓦礫無存，追趕窮寇超過兩英里，始發覺為超越追擊。蕙回時，伙伙們傻騰騰地正卸下担子在那裏休息，他們看見李大砲轉回來，都笑嘻嘻地對他說：「報告營長，我們佔領腰班卡了」。一時傳為佳話。

至此，孟關外圍戰鬥，完全告了一段落。廖將軍對是役發表一個公報：

「本師孟關外圍戰鬥，自丑東起至丑梗完全佔領腰班卡拉征卡之線止，業已完滿結束。太洛

至孟關之敵，因在腰班卡被我切斷歸路，經傅團李營五次激戰，全數殲滅，遺屍查明者達一五五具，內官長六人，傷倍之，并斃象九頭。當被圍時，自將重傷斃埋屍於坵，約二百餘漏網，現竄匿山谷，彈盡諸絕，無法歸隊。生俘軍曹竹下武雄及生茂，上等兵塚原秀雄。太洛五五聯隊先後增援共一千二百餘人，至此整個消滅，李營山地戰，允稱曠古。

陳團初截腰班卡至拉征卡公路，先後與敵五六聯隊白野隊國田隊山中隊中尉覺部隊激戰四次，於二十三日完全佔領拉征卡前後斃敵官四員，生俘一員，遺屍七十五具。計孟關外圍戰役前後戰鬥九次，共斃敵官長十員，遺屍二二四具，未發現之屍體尚不在內，生俘官一員，士兵四名，被日僱川之緬人十餘。敵又約一大隊兵力被消滅。敵輕重機槍一部敵自埋燬於密林深谷，俘重機槍一，輕機槍四，擲彈筒三，牛車十餘，大象一頭，步槍及其他裝具文件甚夥。我陣亡官六員，傷八員，陣亡士兵七十八名，傷一六一名，多係輕傷。現先頭向南追擊，已達孟關近郊，相距約兩英里，正戰鬥中，指日可下。從這公報裏，可以看出當時敵我戰況的輪廓了。而對於李大砲獨立作戰完成艱距任務之評價，亦至稱允當。

蒙巴頓將軍
臨飛孟關
捷祝

進攻孟關的跳板都被我們得取後，從二月二十四日起大軍向孟關的心臟搗去。二十九日克復了孟關以北二英里僅有的據點道加後，我以六四團攻孟關之正面，六六團攻其側翼，六五團則迂迴敵後攻其側背，這樣三方合擊，敵人只有招架之功，並無還手之力。

先是何朋之上尉於二月二十九日那天挺進至孟關北端平地附近，那裏有敵一中隊的堅強陣地，長約四百公尺，都是密林隱蔽，地形極為複雜，何上尉利用

六〇小砲掩護，猛撲前進，小砲百發百中，將敵殺傷過半，弟兄們奮不顧身，那麼英勇地各個躍進，自上午八時開始攻擊，直到下午三時，才完全佔領了敵之陣地。三月一日再沿馬路前進，到孟關北端七千餘碼的公路兩側，改爲營之預備隊，弟兄們迅速地築好防禦工事。夜深時，敵人偷偷摸摸的逆襲過來，弟兄們真沉着勇敢，不動聲色，等敵人迫近十幾公尺的距離，即以手榴彈打擊敵人，一陣爆炸轟隆之聲，有如天崩地裂。翌晨，追尋敵蹤，則見敵屍，遍橫山林，其中一個滿口鑲着金牙，檢查其身上之衣物，知爲敵中隊長。

同時孟關南通新設的公路，又被鄒上尉切斷，敵人却用燒夷彈射擊過來企圖燃燒那一段蘆葦以消滅切路的弟兄們。鄒上尉沉着機警，叫弟兄們將蘆葦踏倒，並且刈出一條界限，使火焰蔓延不過水。敵以火焚之計不逞，續用砲轟擊，掩護其尖兵約一中隊以上四向猛撲，一晨之間竟達七次之多。鄒上尉運用更熾盛之火力，予來敵以痛擊，真是一場惡戰！結果敵被擊滅殆盡，遺尸百餘具，並生俘敵兵谷本正直一名。我們始終按照預定計劃對孟關加緊包圍住。

另一面敵側背的李上尉又加緊對敵以壓力。從三月三日起，我們的砲火由稀薄而猛烈起來，可以說孟關的砲戰，在這一役佔着重要的力量。我們的砲兵指揮人物，是一位個子瘦長，綏遠口音，而在軍營裏有標桿之稱的張中校，他日夜拿了地圖在電話裏喂喂的喊叫，指示着，修正着，一時這裏，一時那裏，忙得不可開交。他的觀測所說是跟着步兵連走，因此，射擊準確，每次都要獲得相當代價，確實做到了步砲協同的要求。沒有一個傷兵不從火線下來說我們的砲兵打得好，每當我們佔領敵陣地時，便見砲彈痕內，存有斑斑的血跡。而我重迫擊砲之威力既大且準，敵人竟有坐在戰壕裏硬癱硬的被震死的。

因此，我們各方面的攻擊，一天緊似一天。敵人不被殲滅，就同龜兒子一樣地縮在蔭蔽部裏不敢抬頭。五日那天，攻擊達至最高點，何朋之上尉素有齊天大孟的渾號，他是一個兵油子，打仗上火線如同家常便飯，瘦瘦的，急躁性子，巴不得一下子攻佔孟關。當敵人退守孟關左側的河岸，那裏有敵一大隊兵力的帶固陣地，森林陰蔽，地勢起伏，想隔河憑河頑抗，然而我們各路的攻勢，都接近到了孟關的邊緣，是日午後五時何上尉更突破孟關的核心陣地，馳東奔西，眼瞧手劃，又擔任砲兵的觀測，指示各種砲火，向敵連續轟擊，一時砲聲震地，煙霧迷漫了遍野，機槍聲也陪同奏起了交響樂，我們四方八面的兵力在強烈的砲火掩護下。衝進了孟關，殺得敵人滾瓜兒地亂竄亂奔。戰場裏，公路上，都舖滿了敵人的屍體，在炎熱的緬甸陽光下暴曬着。我們便於五日午後八時宣告完全佔領孟關了。

這一勝利，全軍歡呼雷動，情緒之熱烈與興奮，較太洛之捷尤甚，六日午刻東南亞盟軍總司令蒙巴頓上將從印度防地遠遠飛來緬北前線，連聲道賀，七日清晨偕同史迪威總指揮與廖將軍踏進孟關視察陣地，垂詢甚詳，贊不絕口，便在敵人的屍堆前拍了一張照片做紀念。

無恥的單

孟關是一塊廣袤十來方英里的大平原，森林錯雜，攻防均便，原先當胡康河谷第一個繁華市鎮，但自經戰事蹂躪後，只成了一片荒涼的焦土。除中央有幾幢白灰鐵筋構築的房屋的殘骸，和一些破磚碎瓦外，已經不能再看出它的本來面目。平原上躺着一架被擊燬着的有美國五角星的戰鬥機，戰鬥機的右前方的草莽裏，却罷列着幾十輛自動破壞了的下車和幾十門自動破壞了的大小砲，生滿着一層厚厚的紅色的鏽。這正是前年我國遠征軍自緬境總退卻而轉進到孟關遇到阻礙的結果！新舊仇恨，使人觸目痛心，不能自己

孟關的週圍有敵人的堅固工事，尤其兩翼工事多為鋼骨水泥築成的，宛似一座壘壘，很不容易摧毀似的，因此敵人有一張無恥的司令的宣傳傳單。漢奸周佛海也副署了一個醜名在敵司令官河邊正三的後尾，而傳單上面有一句道：「諸君寡想要奪回孟關密支那，我想祇少費數十年亦不能實現罷……」這明明是出自敵人的口法，以為憑了這工事的堅固就可以穩坐天下了。然而僅只旬日之內，敵人自以為是銅牆鐵壁的孟關就被我們攻克了。可憐數百具替日本軍閥擋炮灰的尸體，悽悽慘慘地橫列在馬路上，正被我們的運輸車輛輾輾過去，我們連顧盼一下也不可能，因為我們仍得繼續英勇前進呵！

直高 司令部

敵十八師團司令部，當我們圍攻孟關的時候，駐在離孟關東南五英里之新般，及我們攻克孟關時，敵司令部又轉移至孟關以南十四英里之瓦魯班。然而敵人走得慌，我們更迫得緊，孟關佔領間，其南端之奴尼，新般及班說卡這些據點，都被我們的迂迴部隊六五團一一克復，如摧枯拉朽一般。三月八日的早晨，單是我們一個伙仗將先覺，就演了一個好節目；當他送飯至前線，於瓦魯班附近途中遭遇了三個敵人，他馬上卸下担子隱在林莽裏，等待敵人走近前來，他縱身躍出提起扁担高呼：「來阿，捉活的。」驚得敵人心寒胆戰，撒械而逃，有如喪家之犬！事實上，敵人經過百賊河南岸及孟關外圍幾次大的創傷，共五五及五六兩聯隊被消滅大部份，被擊散的敵軍兵逃匿在森林中，不是被我們的弟兄活捉過來，便是敵人自己活的餓死，或者切腹自殺。一路來，我們的弟兄又愛打包圍，因為打包圍可以活捉敵人坑；所以敵人聽到「活捉」的喊聲，沒有不著慌的。

三月九日我們馬不停蹄地一直把敵人追到五魯班，敵一一四聯隊趕上來增援，我們的戰車亦

出動，砲火連天，愈戰愈烈，我們如潮湧一般地奮勇而進，敵人支持不住，倉皇潰走，真是狼狽到極點，什麼輜重物品都來不及帶走。我們一直衝進了敵司令部，只見圖籍表冊裝具等凌亂不堪，連一顆「十八師團司令部印」的鋼質關防，也被我們的戰車部隊奪過來了。大家興奮得不得了，叫着，喊着，笑着，歡呼着，一時都爭吵要蓋一個敵印做紀念，你拿出一張紙，我掏出一本簿，蓋的蓋，搶的搶，簡直如獲至寶一樣。日本這種印型，與我們中國的毫無二致，如果此亦可以代表日本文化之一面，則日本文化完全是從我們中國學去的，馴至是竊去的，亦屬毫無疑問的事。日本今日可數典忘祖，背恩負義，竟要滅亡中國，征服世界，這不是一種瘋狂嗎。

這一役，敵遺尸四百三十五具，被我生俘五名，戰馬連擊斃的有五十餘匹，估計敵死亡在一千以上，傷在三千左右，這從獲得敵請授報告說：「全部傷亡達百分之五十強」這一點，可以證實，而其輜重大隊長也是負傷而逃走的。敵人的輕重武器，大半自行埋燬，被我俘獲的完好的平射砲速射砲野砲等計六門之多，此外輕重機槍十一挺，步槍二百餘枝，單就槍砲彈就是數十萬發，另外還虜獲敵裝甲汽車二輛，卡車及指揮車各一輛，至於奪獲的敵給養，可供我們一個師三日份之用，我們尤其喜歡的是「一九一八」以來沒有吃過日本海帶，這回可真吃到了，而且在今日的戰場上吃到日本海帶，大家心裏感到特別有味，特別有意思。一些圖籍、冊文件以及裝具等，更是無法統計！——這樣多的戰利品就用火車來拖也是拖運不盡，你更不想要用大卡車去運。誰要日本這些破破爛爛的東西呢？因此銅盔，皮鞋，馬鞍，服裝！——丟得遍地皆是，只充份暴露了「日本皇軍」今日之悽慘與悲哀而已。這一役，我們的傷亡大約比較敵人是「一與七之比，敵人的慘敗是無法掩飾的事實。」

胡康河谷的戰鬥，在這魯瓦班一役裏，可以說是一個完滿的結束，是打得非常漂亮而驚動中外的的一個場面。我們得繼續向猛拱河谷打出去。

猛拱河谷的戰鬥

傑布山隘之戰

作為猛拱以北六十七哩的第一道天然屏障是傑布山隘，緬甸語音叫「間布本」，「本」者即是山隘之意，地勢起伏不平，而且彎彎曲曲，兩邊山林叢密，陡峭難攀，右側有一條溪流，從山溯裏發出，成為伊洛瓦底江的源頭。

我們在三月十五日克復瓦魯班以南二十哩之丁高沙坎後即進入山隘口，中途必須通過高魯陽，才能到達山隘的出口沙杜坡，敵人就在高魯陽以北兩側要點配備兩個聯隊的兵力，並附戰防砲兩連，山野砲十餘門，居高臨下，據險死守。廖將軍以六六團作主力，付予攻堅克險的任務。敵人的意旨，既在阻滯我急進，自然牽制我們的行動要遲緩起來，廖將軍可心急如火，不時在電話裏尋東問西，有時還跑到第一線去觀察，督促，非要按照我們的預定計劃克復這個山隘不可。

從三月二十日午前六時我們開始對敵作無情的打擊。陳膺華上校所率領的健兒，是這幕山隘的主角。那時敵人沿公路兩側構築堅強陣地，埋設地雷和手榴彈，有的隱匿在距公路較遠的草叢裏，妄想待我主力由正面通過後來一個截擊，還有接二連三的平射砲陣地以圖阻擊我們的坦克部隊。我們却以兩連兵力分佈在公路兩側，向敵進攻，其餘的在後面跟進，並於左右兩側作遠距離的掃蕩。八時起，主力即與敵接觸，激烈的戰鬥，從此展開，敵人的砲彈不斷的落在公路兩側，

那些伺伏在樹上的敵狙擊手，也不斷的發出殘暴的機槍聲，我們的弟兄却沒有因此而遲滯，各自冒着砲火，拉開機槍，拔開手榴彈，射着，捧着，喊着，殺着，只見樹上的敵人，滾瓜似地掉死在地下，掩蔽部的敵人，也被手榴彈送進靖國神社去了。

敵人的掩蔽部可也實在好，我們距他們雖然只有十碼，却仍然打不着他們，勇敢的弟兄，每個攜帶一打以上的手榴彈，繞到敵人掩蔽部上面，把手榴彈一個一個的從展望孔裏塞進去，讓敵人粉粹在裏面；有的弟兄却上着刺刀，衝到敵人掩蔽部裏去刺殺。或者妙計橫生，先將輕重機槍標定射向，對準敵人每個工事，有些敵人知工事不足恃而開始跳出時，我們的神勇射手一按扳機就給他一個掃射，真是機槍與手榴彈共舞，頭腦同血肉齊飛，打得敵人逃亦不能，守也不得，只有一個一個的倒在地上，血腥與火藥味融成一片。

這樣經過五晝夜的激戰，卒將公路東側敵兩據點完全控制住，同時我另一部由南向敵背擊，完成四面包圍的形勢。我們在與敵距離咫尺間，火砲完全失效，雙方唯以刺刀手榴彈格鬥，弄得有時相持不下，而敵人則乾脆死守在碉堡內。弟兄們殺得眼睛發火，奮不顧身，各個蛇行而前，將手榴彈偷偷地從敵堡之槍眼中扔進去。萬一不成，弟兄們竟更不計生死，願以爲肉彈而負着手榴彈縱身躍進敵堡內與之同歸於盡。有時敵人將我所投入而尚未爆炸之手榴彈復行發出，倒使我們的弟兄反被殺傷，其中一個機槍射手上等兵張長友，看得眼睛作脹，他棒掉機槍，負了一身手榴彈，走近前面把手榴彈的保險蓋一開，心裏默數着一、二、三、四、五、使經過約莫四五秒鐘，看着冒出了煙，然後一進敵堡裏去，一聲爆炸，烟霧衝天，叫敵人只有見閻王。由於他這一種冒險斷臂之險的戰法，其他弟兄都不甘示弱，都跟他一樣的去扔，一樣的收效。而這種驚心動魄

的戰法，世上只有英勇的中國軍人才想得到，做得到罷！

因是敵人死傷慘慘，單講公路東的據點，敵即遺屍達百六十七具，最後剩下敵兵三個企圖逃走，被我們一個弟兄飛擲一刺刀，又擊死了一個，只讓他逃走了兩個。路東的敵人既全部被殲，路西的敵人便聞風喪膽，僅戰鬥數小時，敵即潰散，而將重傷的三十餘名自行殺斃，一窩風子逃了。這兩個據點克復後，等於山隘的咽喉放開了。再把富於衝勁的六五團調上來，一衝就進展了八英里。二十九日我攻佔高魯陽，跟着衝上去，連沙杜坡也同時攻克了。那時史迪威總指揮正在火線上做六旬壽慶，認為這是贈送他的最好的禮物，我們向他賀壽，他却連聲向我們祝捷，笑嘻嘻，樂融融，真有意思。

這段艱難的山隘戰，至此功德圓滿。廖將軍對參加是役之官兵獎譽備至，認為「我官兵忠勇壯烈，實國軍革命精神與中華好男兒崇尚武德之表現」。并且明令獎飾，表示對是役官兵「致其無上之敬意」！

一幕追擊戰

在血腥的火線上，
在彈藥的烟味中，
我們奪回了太洛，
攻佔了孟關，
險惡的傑布山隘——
昨又突破了，

我們必得跟蹤追擊，
向卡馬英，
向八莫，
向那親切的密支那。
……

那邊有我們熟悉的鄉情；
那邊可以瞻望祖國的原野；
新的滇緬路，
需要染上新的血，
追擊罷——英勇地，
莫使敵人喘着氣。

這是我們打開了傑布山隘，由沙杜坡向南追擊敵人的時候，情不自禁地從各人口裏吟出來的歌聲。敵人自高魯陽一直退守在拉班以北沿瓦坎之線，企圖後援與我頑抗，一面加強并鞏固，其後尾陣地，一面與我們逐次抵抗以爭取時間，想在雨季前阻止我們滯留馬拉高以北，而不能向卡馬英進攻，以便作有計劃的準備，挽回其在密支那的頹局，從而堅守猛拱與八莫兩據點，拖長緬北的戰爭。因此敵人增援補充兵力，火砲亦加強，以瓦坎做第一道防線，馬拉高做第二道防線，重新部署着陣勢。

然而敵人戰必敗，守必潰，究竟擋不住我們的攻擊力。我們沙杜坡勇往向前，一鼓而下拉班，敵人乃在拉班與瓦坎之間的瓦坎地區，死守陣地，每日以砲火轟擊，阻我前進。我們進瓦坎以北之奈生河，派出一營繞至瓦坎以南截路；正面的戰車則掩護我們的弟兄勇猛以擊，我們的大砲更加發揮着最大的威力予敵砲火以制壓，情況之壯烈，前所未有的。奈生河那一線，敵寇有縱深配備與相當廣闊的防禦陣地，河的兩岸盡是一片叢茅和密林，水度並不深，某些地點逕直可以涉過去，但敵人的火網封鎖得嚴謹，而河床的邊緣又是一帶白色的沙坡，容易暴露着目標，四月四日當我們的搜兵出了茅叢，敵人的機槍馬上略——略——略——略——地一陣射擊，搜兵倒在水裏，很清楚地看見河水染了一塊模糊的血色，我們的機槍也狂怒起來，槍口吐出尖利的火舌，小砲更同雷神一般把鬼子一個一個的劈碎，消滅……只見對岸敵人的陣地，似狂暴的颶風連樹帶根都拔了起來一樣——枝兒葉兒的紛紛飛舞，那時賀排長率領了弟兄趁機一衝，就佔領了對岸的敵陣一部，接着大的隊伍都湧進這一個缺口，雙方的火砲一時惡戰起來，交織成宇宙間最粗獷最暴野的嚮樂。渡河成功的賀排長却犧牲於敵彈之下了！

但敵人腹背受擊，陣勢已亂，潰退時，瓦坎四方英里之核心陣地，自己放火焚燒着，黔驢技窮，又想這樣滯阻我們追擊前進。廖將軍於四月十六日對是役發表一個很詳細的公報說：

「本帥自高魯陽戰役後，即緊隨敗退之敵，跟踪向南追擊。迨前進約十公里後，旋與經補充完備後之敵五六聯隊全部，附野砲速射砲各一營，重砲四門，及一一四聯隊一部，自上月底至四月十二日止在拉班至瓦坎沿公路兩側佔領既設之縱深堅固陣地，與我博團二三營及熊團陳團各一營共步兵四營砲兵一營，血戰兩星期。據敵俘供稱：奉命死守，以待後援，阻止我軍進逼卡馬英。雙方兵力雖略相等，但我始終立於主動，正面突破，側翼包圍，背擊埋伏併用，以火力摧毀，白刃肉搏，交互實施，頑敵藉工事之堅強，亦不甘示弱，寸土必爭，每一陣地數失數得，以血肉與我鐵丸相拚，敵常乘陣地之危傾，輒施以猛烈之反攻與逆擊，冀挽既倒之頹勢，職是常引起慘酷之激戰。又敵因事先測地妥善，恆以猛烈砲火封鎖狹谷中各要點，以拒我前進，敵砲火猛烈逾常，幸賴官兵忠烈，團營長躬冒鋒鏑，將當面之敵澈底擊潰。益以我迫砲射擊精確，威力強大，使敵強固工事均遭我摧毀無遺，守兵集團活埋或炸斃，為狀至慘！敵先後遺屍達三百九十四具，死大尉以下軍官十餘員，騎軍馬四匹，生俘敵上等兵田代等四名，俘獲汽車一輛，重機槍兩挺，輕機槍一挺，步槍二十三枝，背包二十四個，其他文件裝具無算。由是判知其死傷最少在六百以上，為孟關戰役後戰鬥最慘烈之一幕。刻前鋒已抵瓦拉渣，進逼卡馬英，與敵保持接觸中。」

接着這個公報公布之次日早晨，我們施行超越追擊，沿公路南下向盤踞瓦拉渣之敵，予以猛烈攻擊，戰鬥至午响，便乘勝佔領了瓦拉渣。敵人退守英開塘至威郎河岸，不斷以砲火擊射，暫時形成一個對峙的狀態。

東亞歷史上第一次
陸空聯合戰鬥

廖將軍有時也感到戰鬥空氣的沉寂，嘗建議過史迪威總指揮經常配屬一些飛機與坦克，加強攻擊力，一直衝到卡馬英去。

這一個熟望，畢竟在五月三日午間實現了。

猛拱河的西岸，在繁密的叢林中透露出一塊寬廣的場地，便是溥宗良上校的指揮所，他一路從高魯陽，追擊敵，一直追到尖開塘附近，表演其主要角色。團指揮所的場地上，那天集結着各國不同的人種，有的是指揮官，有的是情報人員，也有的是特地來參觀這場聯合戰鬥的記者身份的人物，他們都鵲候在陸空聯絡的無線電台邊，仰望着天空的雲色。

指揮官打開了軍用地圖，和另外一張空軍照相圖，出神地注視了半天，然後用紅藍鉛筆在地圖上勾劃出敵我的關係外置。美方的空中聯絡官與無線電員耳際套着聽筒，右手握着送話筒，他們依照着指揮官的企圖和指示，向空中飛行員切取着聯絡，態度那麼嚴肅而緊張，使人預感着一場偉大的鬥爭即將來臨。旁邊兩位電話兵，上身赤裸着，膀子隨着電話機柄搖呀搖的，擺呀擺的，在火熱的陽光下，流淌着興奮而愉快的汗水。他們也不時地打量着天空。

馬達的怒吼聲由遠而近，隨即三十五架轟炸機飛翔到上空，那位傳話的無線電員，雙眼仰視着上空；語氣無流利，愈響亮，於是飛機分成三路，自東北角飛向團指揮所的上空來。我們的砲兵便開始猛烈地發射着，在敵陣地上騰起濃厚的黑煙，空中駕駛員非常靈活地一批批向着黑煙目標飛去，好像感受到磁性吸引力一般的從四千呎的高空迅疾地俯衝下來，跟着就是一陣巨響，又斜直地飛向高空去了。一批，又來一批，轟炸的響聲，震破了幾天來沉靜的戰地，砲兵營長標桿

張，忙得不可開交，他擁有六架電話機，放下這架，又拿起那架。「榴彈發信管……各放五發，十發——快放！」觀測員，緊握着空中照相圖，精細的測量着距離，一面記錄着標桿張的口令。「要前方觀測所！」標桿張又在電話裏叫了：「怎麼樣？打中了？」又轉手拿起陣地電話機：「第三連聽着，原距離，方向好，各放五發！」砲彈轟轟的，一個緊接一個，由砲口吐出來，掠過我們的上空，接着就是隆隆的爆炸聲。這批俯衝轟炸機，翻天倒海一般地丟着炸彈，機槍也是一聯一聯地掃射過去，震得猛拱河谷好像撞喪鐘一樣，垂死的敵人嚇得一聲也不響。飛機臨去的時際，還向我們俯衝一下，表演一個倒飛行，和我們逗耍兒玩。地下的弟兄在歡呼：「好呀！再來一傢伙！」

歡呼之聲未了，一羣坦克車接着衝上來，大大小小，也不知多小，大概五十餘輛罷，老虎似地齊向敵陣撲過去。上空還有十二架飛機掩護着，地面部隊的槍手砲子則加大射擊，弟兄們一個個隨伴着戰車呼喊「殺呀！」「衝呀！」這是一個多麼雄壯，多麼英烈的場面！

廖將軍細心看完了他自己導演的這一開東亞歷史新紀元的好戲，臉龐上浮泛勝利的微笑。一些以藝術為生命的美國電影攝影師，他們挺立在第一線，勇敢地在彈道底下攝取華軍英勇陣陣的雄姿，和空中轟炸的威風，連那些在我砲火下狼狽潰竄的「日本皇軍」的可憐背影也都攝入了鏡頭了。

我們向馬拉高挺進着。

威 郎 河 之 戰

這是一條不著名的小河，靜悄悄地悠閒地流着，偷過馬拉高的身旁，直向猛拱河奔馳着去。馬拉高爲沙杜坡通卡馬英之驛站，地形險要，兩側崗壑錯，河灘雜其間，把卡馬英之咽喉。威郎河便在馬拉高西北，發源於薩遜山谷，四週上有敵構築之堅固工事。而薩遜山隘又是森林綿密，莽草萋萋，戰鬥仍爲山地叢林寸土必爭的陣地戰。

當面之敵係五六聯隊第二大隊及第二中隊全部，附重砲兩門及野砲連射砲數門，企圖側防我軍之迂迴攻擊，以支撐其在馬拉高的正面防禦。

我以六六團的八二營攻其當面之敵，第一營兩向一一〇五高地東南開路前進，截擊其腹背，第三營則爲預備隊相繼予敵以正面牽制。另附山砲一連隨同戰鬥。五月五日第二營搜索至威郎河北支流北岸附近，發現兵力約一中隊之敵陣地，予以嚴密監視，策劃攻擊部署。七日我們以絕對優勢之砲火掩護猛攻，激戰三小時，敵後退二百碼，仍憑預備陣地頑抗；我們續行攻擊，次日敵復後退三百碼，憑險拒我前進。

九日正而我們仍由第一營保持接觸，以第一營由右翼迂迴敵後，打算全部殲滅之，第二天，敵後的牛車道被我們截斷。到了十二日，第二營對正面之敵施行猛攻，而敵退走，我們當即進佔其陣地；第一營以第三連據守一一〇五高地，主力則進佔牛車路，派第一連向北搜索數百碼，又發現了敵之陣地。十五日那天，我們正面再猛烈攻擊，敵不支向南敗退，遺屍三十餘具。我們還俘獲了重機槍一挺及其他裝具很多。次日第三營接替了第二營的陣地，第二營則繼續向前攻擊，完成對敵包圍態勢。敵一部突圍東竄，我們於二十一日對敵掃蕩，潰敗之殘敵一部遭我第四連伏

擊，無一生還。二十五日我們以兩營兵力聯合夾擊，將盤踞威郎河之敵悉數殲滅。敵人則仍死守馬拉高正面，與我友軍相持不下。

此期間，我六四團，又經調上來，對敵續行攻擊，馬拉高全盤戰鬥形勢有一個新發展。我們不僅攻佔了一〇四八高地，還冒雨苦戰，突破敵堅強陣地一處，把馬拉高以南的舊馬路打通，使敵傷亡二百餘，遺屍四十二口，並生俘敵伍長伊滕鹿之助一名，虜獲輕重機槍各一挺，步槍三十一枝及其他彈藥與裝具極夥。那時我們一個名叫游松山的弟兄，還與一個敵人交現了一幕格鬥戰：即敵人隻身揮刀拚死向我陣地猛衝，他正擔任着哨兵，見敵來勢兇兇，自己的手榴彈又早投完了，便舉槍射殺，却不擊中，敵人躍身向前，一刀斫來，好得他眼明手快，急忙用步槍招架，跟着前進一步，雙手捉住了敵的右手，於是兩個人扭了起來。敵人終感力乏，一把指揮力被他奪將過來，立即對敵之心窩刺去，敵門躲不開，倒地而死。但他自己的手也被刀割傷了。這一幕格鬥，好像是馬拉高戰役最後的一個插曲，我們正進行着另外一個場面。

迂迴 索卡

敵人死守着馬拉高，實也拖長了一部份時間，不僅史迪威總指揮感到焦灼，而廖將軍也更着急。他們有過幾次商討，也召集過幾次的幹部會議。先由美方派一工兵連陪同友軍一四九團以冒險犯難的精神，從馬拉高側翼迂迴，計劃攻擊敵後路，迫使馬拉高之敵退却。他們在叢林中，在峯巒上，在幽谷裏採索，開路，前進。這時緬北的雨季已降臨，成天到晚霪雨不已。他們在山林裏摸索了三天，像鑽牛角尖似地愈鑽愈黯，愈走愈沒有出路，攜帶的給養吃光了，補給聯絡中斷了，他們只得俄着肚子轉身回來，每個人帶回一個尷尬的面孔，等於我們當年爬野人山的情景，大家見面，連呼「晦氣」不置。

廖將軍究竟是叱野人山的老英雄，他的幹部對這套又蠻有經驗，他們研究了一番地圖，胸有成竹似地重新部署，指派團長傅宗良上校率部迂迴至索卡道，截斷公路，相機攻佔卡馬英；馬拉高正面部隊則由參謀長劉建章上校統一指揮攻擊前進。

傅上校於五月二十三日從一〇四八高地沿馬拉高以西一帶山林搜索開路前進，與後線的補給保持密切的聯絡，進一站，我們即補給源源送上一站，雖在荒野冷寂的叢林裏，却始終遂行我們的任務。我們的行動十分秘密，真是神不知，鬼不覺，敵人更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們在作這樣大的迂迴。五月三十一日我們通過南亞色到達指定地點，并且深入到尼卡道，把馬拉高至卡馬英的公路以西的地區，完全控制住。敵人發覺我們又迂迴到了後面，再也經不起我們正面的壓力，於六月二日克復馬拉高，敵人沿公路以東潰，劉上校一馬當先，緊追敗敵，在泥沼裏，水溝中跋涉，有時水深腰際，仍勇往直前，節節痛殲敵人，大軍直逼卡馬英。七日夜晚，敵企圖於卡索道之東山區拉吉加塘山谷中集結主力，準備抵抗，劉上校早已派張志良少校率部出敵意表，由叢林密佈，高山險阻間開路出擊，有如貓之捕鼠，以猛烈砲火向敵掃射，使敵立足不定，棄械潰逃，被我擊斃二百餘名，奪獲卡車數十輛，重砲二門，野砲四門。同時視能少校及配屬廖將軍作戰之友軍一四九團，和在劉上校指揮之下各會戰擊敵人，奪獲大砲四、五門不等。戰鬥至十日止，我們共獲敵大砲十五門，輕重機槍二十餘挺，步槍二百餘枝，卡車五十六輛，馬匹可用者六十餘匹。擊斃敵已查清者軍官十二員，士兵五百三十四名，生俘敵官兵十一員名。至此，敵砲兵已全數被我消滅，其主力悉被我摧毀無遺。這一迂迴之成功與攻擊部署指揮之卓越，實可以大書特書的一次。

英卡攻佔
馬

當我們大軍沿公路直薄卡馬英的時候，李大砲率領了他那一營於五月八日繞出差克勞，渡過卡馬英西南之印道河，迂迴至勒朋宮向北攻擊盤踞卡馬英之敵。他派徐志立上尉擔任正面攻擊，敵人於索卡道經我痛擊後，主力集結在卡馬英的外圍，我們與敵激戰三晝夜，緊迫着敵人向後龜縮，策應我們在公路正面進攻卡馬英的六四團的弟兄。

六月十五日夜，敵人像臨死時的最後掙扎一樣，突以旺盛的火力向李大砲反覆逆襲四次，根據過去歷次的戰鬥經驗，敵人每當陣地危傾時就有反撲逆襲的行動，所以敵人愈是逆襲，我們心裏越有數，越加鎮靜，沉着應戰。十六日清晨，我們對敵進行曉攻，敵人便失去了抵抗力，陣勢便也動搖了起來，遂當地作掩護，退的模樣。我們於是加緊壓迫，對敵痛擊。那時公路正面的六四團，還不知道我們這方面進展的情形，集中砲火不斷地回卡馬英市轟擊。李大砲屹立在第一線指揮，左手被彈，炸傷了，他站得尸暴跳，命令徐上尉立即攻佔卡馬英，一面與友軍以電話聯絡不成，改用無線電報，砲火才停止下來。李大砲這裏於下午九時二十分攻進了卡馬英市區，從公路正面進攻。明少曉差不多同時過了河，踏進了卡馬英了。敵至卡馬英公路以南三卡高一帶，我們跟蹤追擊，施、徹底掃蕩。緬甸土民懷德而歸，且有獻敵俘而來者，這在水深火熱中的緬民今日得重見大日，自是心激涕零了。原來那些被擊潰衝散的敵兵，匿藏在森林中，法歸隊，幾天幾夜忍饑的捱餓，弄得精疲力竭，只好向土民家裏乞食，土民們這時也認清了敵和友，一面假意招待，一面用繩索綁腰一絆，便活活的把敵俘送給我們，我們賞給他們一點報酬，他們愈捉愈起勁，自動騰遵嚮導，引導我們的搜索部隊去清掃殘敵。有的敵人做作不從，

把自己鑰在筏上，用茅草掩蓋身體，偽裝着一種漂流之物，順南高江流下去，欲圖偷過我們的警戒線，但我們的警戒兵却很機警警敏。一槍打過去，那漂流之物却有一個人滾在水裏，於是我們一連截獲了一些木筏，活捉了不少的敵俘——「皇軍」悲慘的情景，只給人們增加談笑的資料罷了。

孤軍的長征 營的周長

我們敘完了「雷多公路」正面的輝煌戰績，讓我們再追述一下一支右側支隊的長征事蹟。這支孤軍自始至終和公路正面採取平行戰鬥，三個多月的時間，完全在惡劣的天候與崇山峻嶺的環境裏，獨當一面，艱苦支撐，一直達成圓滿的任務才休止。

領帶這支孤軍的是經驗豐富老練與慮事縝密週到的周璞營長。他不僅善於用兵，而且頂會使民，可以說在緬北荒蠻的戰區裏，只有他運用到軍民合作的力量，在整個緬北戰史上獨創了一格。他是一位矮個子，謙和而又莊重，從這外表上他就具備了親民愛民的條件，所以一路戰鬥下來，那些緬甸土民們倚之如父母，他也就處處獲得了土民們的幫助，使他孤軍長征，毫不感到寂寞。

原來我們在元月三十日攻佔了太洛後，爲了主力戰鬥得力及澈底消滅胡康河谷的敵人計，廖將軍特地派出這一個右側支隊，從太洛一直南下攻擊，予敵人以廣正面掃蕩。它的攻擊路線是一個深長的里程，可以分做三個段落來講：第一個段落是大樹班之役，第二個是般新之役，第三就是攻佔倫京這一個重要據點。前後經過戰鬥的時間，恰好是三個整月之久。

正展戰開戰鬥是三月九日。那時敵十八師團正於三月五日被我們的主力在孟關擊潰，殘敵有由拉勞卡向大樹班潰退模樣。敵人係五五聯隊岡田大隊之八九中隊，附迫砲二門於大樹班佔領堅

固據點，以圖固守防禦。我們除把一個連防守太洛外，以三個連的兵力附八一迫砲二門沿大樹坵小道搜索前進，晨八時我們的尖兵連之先頭排與敵一班接觸，當將其擊退；午後二時，我們迫近敵前進陣地，敵以重機槍擲彈筒射擊甚烈，我們有的是六〇小砲，也有重機槍，便更猛烈地壓倒敵人的火力，掩護弟兄們攻擊，這樣激戰兩次，約莫費了三小時的工夫，便佔領了敵前進陣地，與敵保持接觸。敵人沿途有既設的堅固堡壘，都是頂蓋以十層十五公分直徑圓樹構成，並有未掩蓋之輕機槍工事，加以自然環境之複雜，所以敵人節節退却，也節節憑險頑抗。周營長對當面之敵，每天出以週詳的計劃與處置，一面穩紮穩打，一面聯絡土民，他的尖兵，他的迂迴部隊會總有土民跟隨着，或予敵人正面突破，或予敵人側背襲擊，有時弄得敵人退走無路，死傷慘重，激戰至十七日正午，我們終究攻佔了大樹坵據點，對敵跟蹤追擊。次日便又佔領了般內卡。

燒敵向般新及唐克卡潰退。我們暫時守備大樹坵，以待我們公路正面主力之進展。直到四月九日猛扒河谷的敵人被我們從高魯陽一路追擊至拉坵到瓦坎之線，這方面般新有敵百餘在四一四高地佔領堅固據點，固守防禦。柯拉卡道也發現了敵人五十餘名。廖將軍接連打了兩個電報給周營長，叫他先擊破般新之敵向倫敦推進。我們仍附八一迫砲兩門於九日拂曉分兩縱隊由大樹坵出發，主力沿般內卡以左道路向般新搜索前進，另派一排為右縱隊沿般內卡以右道路佔領唐克卡向三五二〇高地搜索掩蔽主力攻擊般新之敵。

我們前進到般新東北與敵警戒陣地接觸，激戰二小時，將敵擊退。是日午後四時攻抵四一四高地北端與敵主陣地對峙。我們右縱隊也迫對三五二〇高地之敵，於是我們施行廣正面威力搜索，知道敵人正面一百五十碼，縱深五百碼，憑險要地形，環形堅固工事及障礙頑強固守，并

於左側兩高地佔領據點，掩護其側背。我們不能不重新部署一下，以迫砲二門增強尖兵連之攻擊，該連以一排由左潛繞敵後截斷其退路，以一排由右佔領敵左側高地，威脅其側背，主力位於正面。次日十二時，我們照着這個新的部署，以強大砲火摧毀其工事，鏖戰至黃昏，敵守兵十餘活埋於工事內，三五二〇高地之敵亦已被我擊潰，退守四一四四高地主陣地，同時敵左側又經受不起我們的威脅，我們遂於十一日拂曉一鼓向前，進佔敵第一線陣地。跟着我們加強攻擊，十二時攻佔般新西南高地，確實威脅敵之左側；午後二時敵後我們的部隊已抵達預定地點，我們便於黃昏時分以猛烈之砲火轟擊，又以燃燒彈焚其陣地，敵人不是打得斷手斷腳，便是活埋在工事裏面，這晚敵陣真是鬼哭神號，其呻吟慘叫之聲，澈夜不絕於耳。四一四四高地自然被我們攻佔了，檢獲敵人的敵牌番號，才知道是八、九、十一、十二、中隊台股之敵。我們一時打得非常高興，所謂戰勝餘威，我們實有親切的體驗，竟沒有人感到戰鬥的疲倦，便連天連夜向敵人猛力追擊至阿拉卡道及沙堡，敵人却又向曼三退走，並且在曼三困守待援。

我們一面困守阿拉卡道，一面以一部迅速擊滅曼三潰敵，以摧破其待援之企圖。但敵人果於十五十六兩日由倫敦方面增援步兵四百餘名，并山砲兩門。我預先攻佔了曼三北端高地及敵左側高地，鏖日裏以砲火摧毀敵工事。敵却死守陣地，而且大舉反攻。我們的腳跟可站得很穩，屹然不為所動，雙方唯以火力對峙。我們還不時以小部隊擊敵之側翼，敵始終未得逞。四月十九日以後，敵援兵一部份仍詢回倫敦整理，我們也乘隙加強了防禦工事，靜觀敵陣之變化與我們公路正面主力之進展。

直到六月一日敵五五、五六聯隊主力被我們公路正面部隊自馬拉高擊潰，受困於索卡道至卡

馬英之間。倫敦、邁貌、曼三有敵三百餘名，山迫砲四門，康西有敵百餘名，山砲一門。廖將軍電令周營長先擊破康西之敵向吉西士推進。我們早在昨天已派一排兵力截斷曼三敵後路，我們的主力則於正面不斷地以强大火力攻擊，以牽制敵之主力，另用兩連兵力，各附重機槍一排，分途沿新避之康西道路與玉河右岸直趨康西，協同聚殲敵人，向吉西士前進。次日拂曉各部依照部署一面繞過曼三，追擊敵主力，旋又與敵之掩護部隊激戰，將其擊退，我們逕直追至邁貌，并攻康西河對岸，以山洪暴發，河水氾濫，未能即時渡河。另一面則在九四〇高地南端與玉河東岸，施行威力搜索，敵之縱深雖小，正面却超過四百碼，敵以山砲射擊甚烈，我們趕就攻擊部署。三日晨我們強渡玉河，以一部佔領康西據點，主力向北挺進，奪獲敵山砲一門，并截斷敵九四〇高地之後路，我們於是前後夾擊，敵人無法支持，向左右亂竄，一部經由丹高陽向倫敦山卡退走，一部渡玉河經由山卡以左向南贊退走。

六月五日廖將軍又來電報指示說：「如倫敦無敵，則派一部兵力佔領；主力經南贊急趨索卡道」。倫敦哪能沒有敵人？他還不時出動部隊增援人家呢！倫敦是非打一下不可的。拂曉，我們渡過丹高陽河，把盤踞山卡之敵驅逐并佔領之，同時派一加強排攻擊退倫敦河西岸之敵并佔領之，以監視河東岸之敵。那邊探悉有敵人二百餘名，從各方面集結而來的。我們正想過河痛殲，六日廖將軍復來電報指示：「不經倫敦，不攻該地之敵，仍經南永急向索卡道前進」。我們便於午後二時向南贊搜索，次日以一排兵力固守倫敦河西岸，掩護主力渡河經由南贊東進，沿途擊破敵之微弱抵抗，於午後十一時深夜進抵南永，再派一排兵力向南丁迫進。那時六六團主力已自公路方面佔領了吉西士，南亞色。廖將軍於是電令周營長：「營主力應驅逐倫敦之敵并佔領之」。八日

那一天，我們攻佔了南丁，與六六團余汝幹少校取得聯絡。差不多半年，我們這支孤軍從攻佔大洛後，便一向獨立作戰，沒有看見過比肩而戰的友軍弟兄，今日會合在一塊來，各自興奮親熱之情，溢於言表！我們補充了糧彈後，便於十日十二時將倫敦河東岸及其東北之敵擊潰，午後六時周璞營長牽領其長征的英勇弟兄進入倫敦，一些土民們扶老攜幼紛紛返回故居，歡忻愉快，絡繹於途。益發增添了這勝利的光輝了！

所以那一帶土民。都知道中國遠征軍裏有一位叫「周營長」的。

瑞麗河谷的戰鬥

我們自於六月十六日攻佔了卡馬英後，接着友軍新二十八師於同月二十六日克復了猛拱，再過一月，到了八月三日連密支那也克復了。我們於是需要一個期的休息，在休息中來整補我們的部隊。

最先以兩個師——新二十二師與新三十八師——作基幹的中華民國駐印軍，經過了兩年的奮鬥與戰爭輝煌的成就及其發展，於今編編了兩個軍，轄五個師，還有輜、工、砲、汽車各特種兵團和坦克車，戰防砲，高射槍各特種兵營，人數總在十萬以上。健兒們穿梭一般在自己親手開闢着的中印公路上奔馳來往，沒有一個廢龐兒上不是掛着滿月似的笑容，神氣實在活躍而又威武！所謂蠻烟瘴雨的野人山，經過了赫赫的駐印軍的改造，却已成了——一個新鮮特別的領域！！文化的種子已搬遍了整個野人山了。

這兩個軍除由孫立人將軍領導新編第一軍，轄新三十八師與新三十師，再有一個新編第六軍

新的陣容，
新的姿態

則由奧羅姆將軍領導——替換新二十二師，十四師與五十師三個師。他們兩位同是駐印軍的柱石，也是駐印軍的創造者，好像是天生一對難兄難弟，一路從祖國打進緬甸，從緬甸轉進印度，於今又從印度打回了緬甸來，手執着手，肩並着肩，沒有一時刻分離過。他們兩位實在是祖國陸軍引入新的命運最可紀念的人物！

我們爲了確保中印公路之安全與打通舊滇緬公路，對緬北殘餘敵人有澈底肅清之必要。一方面孫立人將軍向八莫進攻我們這方面則挺進瑞姑，要把八莫守敵通西南之補給線截斷，同時也支援英軍第卅六師在卡薩鐵路線之進攻。然而我們的最終目標却在臘戍。從七月到十月，是我們作戰檢討，與補充訓練的時期。在這時期，我們的幹部人員構成了一個新的陣容，以一種新的姿態去接受新的任務，爭執新的事功。在戰鬥中功勳顯著的李濤將軍升充了師長，劉建章傅宗良兩少將分任了副師長，那位鬥神一樣的李大砲定一營長，却一下子跳起來，升充了「文官縣長，武官團長」的團長了。其餘都是節節遞升了上來，真是「軍人事業在戰場」，會幾何時？便湧出了這麼一台新人物，新角色，準備表演新的戲目，因此，又是一番新景色，新氣象，大家磨拳擦掌上戰場

大步踏去 佔瑞姑

我們十月十三日開始行動——以旅次行軍的姿態由卡馬英出發。緬北可怕的雨季已經渡過了，換來的是天空晴朗的旱季。我們背着行囊，肩了槍，整齊着步伐，累得遍身都是汗。坐慣了車子的我們，於今因爲要匿祕着行動，出敵不意地攻奪着伊江南岸八莫卡薩之間的瑞姑，只有在山地裏行進。我們經過了和平，爬了一段陡得四十五度以上的高坡，確實有點吃勿消。然而誰也不願意落伍，「都是胡康河谷猛犸河谷的光榮勝利者，人家能够挺着胸膛，大踏步走過去，我爲甚麼要示弱！」大家

在心裏鼓勵着自己，硬着腰幹子走。

二十九日我們的情緒有些緊張起來，便改爲戰備行軍，分兩個縱隊向伊江北岸推進。李平上校率領一部爲右縱隊，於三十日出發，十一月二日與左縱隊先頭部隊先後佔領叫支及糜昔兩據點。左縱隊係師主力，三日那天又佔領了丁八偉因。都未遭遇有敵人。弟兄們好不痛快，他們說敵人不知躲到哪兒去了，害得咱們老是跑呀跑的。我們沿江北岸分向東西搜索了一番，準備渡河，向瑞姑攻擊。伊洛瓦底江爲緬甸最大的河流，八莫至卡薩一段最窄處約六百碼，寬處達千五百碼，流速亦不甚急。五日晨右翼隊一部由叫支附近已渡河，在稅古卡利附近却碰到敵兵二十餘名，被我擊斃了一個，俘虜了三個，裏面有兩個是偽緬軍，餘敵一荒而逃，我們也懶得去追擊，對於這點點毛賊，誰也不放在眼裏，僅只殺他幾個，奪獲了一點武器，發發利市罷了。我們遂佔領稅古卡利，集結過江部隊。六日拂曉我們向瑞姑攻擊前進，那些手下敗將的「日本皇軍」，竟是喪魄落魄一樣叫風披靡，都偃旗息鼓而逃，我們在深夜十一時三十分便大步踏進了瑞姑。

這天左翼隊在南巴河西岸附近與敵一小隊接觸了一下，也是不堪一擊，遺屍三具而逃，給我們虜獲了幾枝步槍與一些文件。敵人原是第二師團第十六聯隊第七中隊。七日與佔領瑞古的部隊會合一塊，那些亡命之徒的殘敵向勞勒支方向退去，捱也不敢捱我們一下。

東進 佔曼 大

十一月十日八時廖將軍拍來一個電令：「爲聯合友軍迅速攻佔八莫，該師應以主力沿八莫公路東進，佔領曼大。以約一團兵力佔領瑞姑及其附近要點以行警戒。」我們便於十一日下達作命，以六四團守備瑞姑，師主力仍分兩縱隊向曼大推進，并令六五，六六兩團卽於是日各以一營先行出發，在各該團搜索隊後尾跟

進，主力於次日開始行動。

六五團沿伊江南岸小道行進，那些山坡小徑，荒蕪不堪，像多年沒有人走過似的，崎嶇坎坷人馬運動均感困難！竟在途中跌死了馱馬五匹。十一日午前六時我們的尖兵連之一排抵達叫大倫附近，再沿新康河左岸向西曼裡索前進，十一時三十分被敵阻於西曼邊緣，我們氣沖斗牛，給敵人當頭一棒，拖出小砲機槍什麼的一陣猛攻，激戰至午後四時敵人到底不中用，退守新康河東岸，我們便佔領了西曼。次日拂曉對敵續行攻擊，敗敵遂次向曼大退去，我們正好要佔領那裏，便跟蹤追擊。這一帶雖然也是山地，但敵人在年前修築了一條急造公路，坡度低緩，路面堅燥，若稍加修繕，即可暢通車輛。因此，弟兄們追擊得很高興，殘敵則狼狽退去，我於午後三時佔領了曼大。團主力十四日到達曼大以北公路之祿，對東及北警戒。少數殘敵十五日夜數次向我們夜襲，簡直是以卵擊石，自討沒趣；十六日夜十時敵約一班分乘牛車三輛由北向南行進，竟中了我們警戒部隊的伏擊，打得沒命也似的逃跑！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一般。當場被我們擊斃了兩個，奪獲了槍枝與食米等件，彷彿是輸送給養的部隊。沿瑞姑至八莫公路前進之六六團，十四日也到達了曼大，並且就在這天午夜佔領了西高據點，連沒有遇到什麼抵抗。這回戰爭，實在打得太輕鬆，太舒服了！

曼大距八莫約三十英里，至瑞姑約五十英里，有急造公路。西通瑞姑，北至八莫南達西友；由西友至芒密有條牛車路，乾季可通汽車，再向東經過山地，可達密臘公路，交通上可稱方便。所以我們佔領了曼大，北可威脅八莫敵之後路，南可阻止芒密敵之增援，東向可截斷密臘公路，形勢重要，對於友軍進攻八莫，實有很大的助力。

攻 過
瑞 麗
河

瑞麗河幅約八十碼，兩岸陡峻，水流湍急，其東岸尤屬崇山峻嶺，山道縱橫交錯，逕通密臘公路。我們爲截斷貴街與西河間臘戍通中國及八莫之日軍主要補給線，並使爾後主力渡過瑞麗河容易，必須向河東岸打過去。根據敵俘伊藤中隊長致其大隊長吉田大尉之書信與我們自己所發現敵之番號，敵殘破不堪之第十八師團似由南坎地區沿公路以西山路向芒密退却，以一部於芒卡至茂羅間沿瑞麗河東岸佔領各渡口，掩護其側背之安全。

我們令六五，六六兩團各以一部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出發，先行渡河佔領橋頭陣地，次日午先頭排到達瑞麗河西岸時，當即發現對岸敵暗之行動，於是我們潛伏監視起來。三十日午後一時我們這一個先頭排終究渡河成功，與約一班之敵發生戰鬥，一下子就被我們擊潰了。奪獲敵人的文件，證明這部份敵人確係十八師團五六聯隊之第四中隊，弟兄們罵着道：「媽的！怎麼還有十八師團？殺不盡的膿包！」其實並不是殺不盡；而是敵人把十八師團一再補充，東拉西湊，要維持這一個曾經有過汗馬功勞的番號。

我們各部的弟兄陸續過了河，一部開路向芒卡搜索前進，於午後一時遭遇了約兩班之敵，激戰兩小時，敵逐次後退，我們加緊追擊，在芒卡又對戰了一個鐘頭，敵便逃竄了。我們遂於午後六時佔領了芒卡。

但我們另一部向高勒攻擊前進時，於十二月一日午前八時遭遇一加強中隊敵之抵抗。我們以兩排兵力由正面攻擊，以一排開路迂迴截斷敵後通公泡大道，并與正面合力夾擊，至九時三十分，將敵完全擊潰，遺屍二十三具逃走，我們自己也陣亡了七個弟兄。這是這一路來比較激烈的一

次戰鬥。高勒自然被我們攻佔了，在那裏安葬了我們七個弟兄忠骨英魂，永與瑞麗河同不朽！

我們正定十二月二日出發向芒友攻擊，直薄臘戍去，廖將軍一日却手令部隊暫行停止西高附近待命。這是爲甚麼呢？我們進展太快了嗎？那時各人心中都在懷疑，猜測，以爲我們的戰鬥必有新的部署，或者戰略上有新的計劃行動，有的還會把我們一下子降落到曼德勒敵後去，有的却堅決說是要降落到滇越邊界去。總而言之，我們會轉換一個新的戰場，飛到更遠的地方去就是。

在西友西南約十英里，有一個地方名叫唐瓦，爲八莫至芒密急造公路所必經之地，除東南有些山槽外，西北倒是平坦的地形。周圍的森林疏而不密，騰出來的林空很多，富有瀟灑飄逸的情趣。

最後一次痛苦之役

十二月七日早晨，我們正閒暇無事，忽跑來一個土民向我們報告道：「唐瓦以南田間捕去老百姓二人，請救救我們！敵人一共有八個。」羅英上校，當即派兵前往搜索，在距唐瓦西南約一千碼林空邊緣果然與敵遭遇，那裏並發現敵人構有輕易工事。我們本開得發慌，見到敵人便同貓捕鼠一般。端出小砲就對敵人一陣射擊，敵人可也拿輕重機槍向我們還擊來，於是彼此相持着。

八日晨六時，敵人一部由西迂迴至唐瓦西北，側向我們的軍士哨襲擊，並以速射砲連天發火似的射着來，我們確實有點吃力，利用旺盛的火力予以抗鬥。這時候，我們的連主力由曼好推進至唐瓦附近。與敵保持接觸，我們的營主力，附山砲二門，八一迫砲二門，向唐瓦推進，十一時到達了莫雷附近，趕緊部署攻擊。當面的敵人，我們認爲是十八師團五六聯隊第三大隊及森一〇二〇野村部隊田村隊，并附有山砲，非榴砲，迫砲各二門，其指揮官正是大隊長吉田大尉，他

於第二天拂曉親率其第七，九中隊由唐瓦西北迂迥至莫雷東北側，企圖襲擊我們的營指揮所，我們已經察破了他的詭計，便用步兵兩排及營戰防槍排對敵猛襲，雙方惡戰三小時，砲火連天，殺聲震地，爲緬北下年戰鬥所僅見，敵自不能再支持，便向西南潰退，遺屍三十五具，被我們生俘了四名，奪獲槍枝武器裝具甚多，敵人的兩個連接的m字形的大隊旗，於今存在李濤將軍的箱子裏做紀念了。

我們要來這麼最後一次的痛快戰，決計圍殲着敵人，便以一連迂迥唐瓦東南開路前進，確實截斷唐瓦通南勒及新鄰之道路。十日地曉，我們從唐瓦南北向敵猛烈夾擊，敵無法抗拒，死傷累累，殘敵向唐瓦西南林緣邊抗邊逃，我遂完全佔領唐瓦。查點敵人的死屍達五十九具之多。這是敵人在緬北最後一次死在我們手裏的慘狀。

我們繼續清掃唐瓦附近之敵，前後激戰四日，敵傷亡官兵總在三百以上，而我僅只陣亡官長一員，士兵十名，傷士兵二十四名，這一個數字比較，顯得敵人多薄弱！多衰落！

現在我們已經獲得了確訊：我們準備要飛返祖國了。別離三年的祖國，我們朝夕懷念着呢！我們會相互約言：「我們打回祖國去，」現在我們真的打回來了！親愛的祖國勳！

十個忠勇弟兄的自述

張長友

我本來是一個機關槍手，在傑布山隘一〇七七高地的時候，和敵人短兵相來殺傷我們，我們班長的腿巴子也掛了彩。我氣急了，丟開了我的機關槍，連忙摔了十來個手榴彈，先對準敵人的機關槍地陣地，摧毀着它，敵人死的死，逃的逃，我便跳進那個陣地，忘記自己的生死，不料左側方十幾碼的地方又有一個陣地向我射擊，我藉着這個陣地掩護自己，看見那邊有一棵樹，我便乘機爬出來，躲在榕樹的背後，向敵人又是兩個手榴彈，却還未爆炸，敵人倒把手榴彈反擲出來，幾乎傷了我自己，再丟一個去，又同樣被敵人反丟過來，我心裏說：媽的鬼子你看罷！我揭開了保險蓋，看着它冒烟，趁勢一下丟過去，就把敵人炸死了三個。我又縱步跳過去，查看敵人的死屍，不防敵另一陣地的步槍射手，擊中了我的左頰，我那時一點也沒感到痛，只是氣忿的很，便又對敵那個陣地擲去了兩個手榴彈，我便暈倒了。後來同事告訴我：這一摔炸斃了敵人五個，前後被我炸死了八個，其中有兩個還是軍官呢。

宋在明

敵情，我被派為搜兵，施行威力搜索，向對岸一陣射擊，敵人却一聲也不響；我們遂一部渡河，剛到半渡，不料敵人一陣猛烈射擊，封鎖了河口，我們不得不轉回來構築工事。三個小時過去後，連長派我率領兩個弟兄，每人攜帶衝鋒鎗，各發五匣子彈，和四個手榴彈過河。是時正傾盆大雨，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頂好的機會，只見那些酒盃大的雨點，打得河水浪翻，

激起一層水霧，像烟一般地迷漫着，使我們沒有多大的顧慮偷渡過去。到了對岸，雨仍是不斷地落下，我們三人互以手勢取聯絡，蹑腳屏息地摸到了敵機槍陣地一處，我們很清楚地看見那裏面有六個人在吸烟，兩旁十餘碼的地方有兩個哨兵。我吩咐着我們自己不要放槍，更不要投手榴彈，大家輕輕的上了刺刀，一個冷不防把兩個敵哨兵，一人刺殺了一個，好像宰小羔羊一樣，一點力氣沒費，一點響聲也沒出——僅只敵屍倒地一聲響，於是工事裏撥出兩個敵人的頭來，看樣子像發現又像未發現我們的情況，四隻眼睛楞楞地一動也沒動，我看見了時機很急迫，便投過去一個手榴彈，炸死了敵人三個，其餘都扯起腿子跑了，霎時有一班鬼子蜂擁上來，我連忙投他兩個手榴彈，隨我來的弟兄也各摔了兩個，六個手榴彈一同摔過去，慢說敵人是肉造的，就是鐵造的也會吃不消罷，當時就有五個敵人倒了下去，敵人摸不清我們究竟有多少人，被着腿子就跑；我們拿起衝鋒槍又一齊射擊，子彈打出去，敵人紛紛倒地了。我們剛要喘口氣，敵人可又增援了上來，這時我只有一顆手榴彈，一匣子彈，他們也剩不多了，敵人來勢兇猛，竟也操着我們的話大呼捉活的，我見勢不佳，遂亦大喊：「捉活的！」他們兩人跟着我同樣的呼喊，并各投兩個手榴彈，我趁勢也把最後一顆手榴彈投過去，同時以衝鋒鎗作點放，把在最前面的幾個敵人射死，後來的敵人不敢再上前——便退了。但我們李金山弟兄這時也陣亡了！連長聞聽我們發現了敵情，率隊趕渡過來，一齊衝上去，不到一點鐘的激戰，就把敵陣地攻佔了。敵人遺屍十餘具，并奪得輕機槍一挺，我只陣亡一人，便達成了渡河的任務。

張鈞涵：

我是上等兵，一個小砲手。一次攻打昆年卡時候，我們把敵人的後路截斷了，敵人無法突圍，伏在工事內喊殺，這是敵人的慣技，想在孔夫子面前賣文

，我們沒一個人理他，一槍也不發，敵人探不虛實，老鼠一樣的爬出工事來，我們於是集中火力對準敵人射擊，當時打死他十餘名，剩下一兩個向樹叢裏逃了。還有一次，是在英開塘與敵人作戰的時候，我和兩位弟兄在公路右邊的草叢裏，看見馬路上有我們被敵人擊毀了的一輛戰車，兩個敵人想到戰車上去竊取什麼東西似的，我砰的一槍，沒有將敵人擊中，却有一挺掩護敵兵的輕機槍向我這方面射來，我們臥倒在地上商議着，把我們的鋼盔放在原地樹枝上，變換一個新位置向敵人射擊。我們計議好了，開始運動，敵人發現枝椏上那三頂鋼盔，拚命朝那裏射擊。我們看見真好笑，同時對準敵機槍陣地猛射，便把敵人結果了。我們輕巧巧地拖回來一挺輕機槍了。

陳有遠

我是下士副班長。瓦魯班之役，我們這一排搜索前進，我與另外一個弟兄走在排的最前面，繼續前進了三四千碼，才看見一個敵人斜靠在那裏，大概是敵人的警戒兵罷，我就輕輕對我那弟兄說：「你看，那傢伙在打盹，我們過去捉他個活的罷。」要得！副班長」。弟兄高興地說了。於是我們注視着前面的目標，輕巧地前進，心裏還想着：捉到一個活的有賞，這下可以買些美國烟吸了；可巧，他媽的倒霉鬼！剛走到離敵人只二十碼的光景，從那邊茅草裏又攔出來一個敵人，把他喚醒，看樣兒他們是在換班，我氣惱了，拿出衝鋒鎗：「打！打！」就把兩個敵人擊斃，奪得了兩枝步槍。說起我們的衝鋒鎗真厲害，敵人只怕這玩意，發放的時候，「打！打！」就像閻王老子點名一樣，點一對，敵人少不了死兩個，所以敵人聽到這個「打！打！」的聲音，就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沒命的亂竄亂翻。

馮華

我是河南人，於二十五年入的伍。那次在太洛以北，指揮小砲協助步槍班作戰，連長派我們到敵人後方去截路，我隨第一組前進，過一乾溝後爲一開闊

地，距小路約百公尺，我們即取低姿勢走着。連長本命我截斷敵人的電話線，佔據交通路，協助連部攻擊，此時任務尚未達成，却被敵人發現了，一個弟兄被敵人射死了，我便臥倒下來，匍匐前進，一面判斷敵人槍聲發自何處，片刻間，敵槍果又「卡孔」一聲打來，我斷定敵人準在小路對面的森林裏，我即命我班弟兄把小砲支起，準備射擊，掩護步槍組繼續前進，敵人這時候却一聲也不響了，大概是在引誘我們罷，我們的步槍組三人遂躍進到了小路附近，正在割電話的時候，敵重機槍連續射來，步槍組陷於危險境地，我判斷敵槍聲距我不及三百碼，即命砲手對此距離方向射去，支援步槍組，小砲一通！通！一發發打過去，敵機槍不再響了，當我們停止射擊，他又打起來，反復數次，最後把敵人壓制住了，我們才達成任務，截斷了敵人的交通路。我們專行攻擊敵人陣地那幾個排也把敵人消滅了，走到敵人陣地去看，鮮血一堆堆的還沒乾呢，我的小小砲可說是百發百中的。

王成啓：

太洛之役裏，我率領了一班弟兄搜索前進，開頭幾個手榴彈就奪得了敵人的前哨陣地，打得敵人四面逃竄，那時我們的砲火正猛烈地向敵主陣地轟擊，我在隆隆的砲聲中，領帶弟兄們繼續搜索，快要接近敵機槍陣地時，我們匍匐行進，爬到敵陣地的側後五六步之遠的山坡下。等着砲火停止，敵機槍間歇中，我一人衝上前去，以手榴彈掉進敵陣地內，當遭遇敵之掃射，我一橫身滾到山坡的死角裏，僅負了點輕傷，我那時毫不感到苦痛，反而越加激起了我的仇恨，不願意下去，繼續指揮弟兄們將手榴彈一個一個地如穿梭一般投進敵陣地，同時一齊衝上前去，真是殺紅了眼睛，心裏只有有敵無我，有我無敵的念頭，我們終究佔領了那個陣地，敵人的屍首狼藉不堪，我們却愉快地笑了。

劉玉清

我們在腰邦卡後二千碼處，担任路上警戒及來往之盤查。一月廿三日午夜，在陣地前突聞「哎唷」之聲，盧班長判斷是敵之傷兵，命哨兵嚴密監視着。黎明時，又聞咳嗽聲，好似敵之散兵，我們即拿起衝鋒槍堵住路之後頭，輕機槍堵在路之前頭，將敵困住，并另外派弟兄兩人，一人掩護，一人前往拿捉，剛剛走到敵人面前，敵人即用槍射擊，但內心慌張，沒有命中，却把槍丟了，拿着刺刀向前衝，一刀沒有刺中，那敵人大概是餓得無力，倒把自己跌倒在地上，我輕機槍開始射擊，敵人不顧生死，一骨碌爬起來，又向我們輕機槍陣地衝來，我看得眼睛發火，便一躍跳出機槍掩體，一股氣衝上去，猛力把敵推倒在地上，左一拳右一拳把敵人搥了一頓飽，隨後盧班長跑上來，把敵人一把捆起，作了我們的俘虜了。我們給他飯吃，善意對待他，他自己說是五五聯隊第三大隊第七中隊的軍曹名叫森下武雄。

夏少安

在傑布山隘附近担任連之側翼警戒，突然有敵一小隊向第一排逆襲過來，機槍雷天發火射着，我那時猝不及防，便負了傷。一會兒，班長手裏的機槍忽中止了射擊，我知道事情不妙，但只在心裏曉得，這時敵人乘我火力間斷益發洶湧，情勢真正緊急到萬分，我不得不咬緊牙根，急急返身進入機槍陣地，我們的班長果然輪在血泊裏，犧牲了，我馬上撐住槍連射着二十個彈匣，把敵人壓制住，恰好我們的連主力正向敵人正面攻擊，這批逆襲的敵人被我這二十彈匣的火力打潰了。我那時候的勇敢，像有鬼神在幫助我一般，於今想來，恐怕是我們班長的英魂顯靈罷。

唐桂生

在高魯陽之役裏，我帶領了弟兄在一個小山頭上放軍士哨。我正燃起煙捲吸着，忽正前面那個弟兄喊着：「班長！班長！」我趕忙的過去：「甚麼事？」

「你瞧正前方來了三個敵人」，我順着他的手兒瞧過去，真有三個敵人一歪一歪的向我們連上小砲陣地而去，距離我們並不遠，不過十來公尺，看樣兒像是搶我們的小砲去的，「班長，怎麼還不「呀」？我搖搖手叫他不要作聲，就提起衝鋒鎗：「打！打！」可惜祇打傷了一個敵人的腿子，其餘兩個敵人嚇得槍也不要，掉轉頭就鑽進樹林裏逃了，我又照着樹林方面追掃一個彈缺後，便趕忙縱上前去，將那受傷的敵人按倒，他媽的敵人還想換手榴彈呢，我於是按住他的手，一屁股坐在他的頭上，他只是「着」，隨後弟兄們趕來，把他一壓捆起來，送到連部去了。還有一次，我在馬拉高，也是帝搜兵「索」，當搜到敵人工事前時，看見一個敵人，我就掃的一槍，將他打傷了，接着趕上去兩刺刀，大概他是十分痛楚，泛起兩隻眼睛，意思是在討饒的樣兒，可是我一看他翻眼望着我，我很生氣，厲聲對他說：「你翻着眼看我幹嗎？我叫唐生，中士班長，對不起，是我殺了你兩刺刀，請你記住好了——若不是我們官長有命令，我給你再來一刀，送你見閻王！」敵人被我喊聲嚇得蓋下了眼睛，把頭偏過去了。真的，我老是碰到打傷的鬼子，殺死他不好，不殺死他也不好，因為上面要我們「待俘虜」呢。

沈松林：

起初我和李少知帶了十幾個手榴彈，爬到敵人的碉堡附近，李少知便去炸輕機槍碉堡，我去炸重機槍碉堡。當我爬到碉堡上面時，鬼子在裏面正射得很起勁，我打開了保險蓋，想「手榴彈從火身口裏丟進去，可是連投了三個，都沒有投進去，反被敵人發現了，從孔裏擲出來」在我的頭上，又溜到下面去了，說時遲，那時快，幸虧我的地形利用得好，只受了一點小傷。我繼續投進一個，這下真的投中了，只聽得碉堡裏像天崩地裂似地一陣響，我自己幾乎也震倒了，不料碉堡裏跳出來一個敵人，又被我一個冷不防，把手榴彈投過

去，正打掉了他的鋼盔，那狗命不該死，慌慌張張地逃走了。過了一段沉靜的時間，料定碉堡裏的敵人都被炸光了，便進去搬機關槍，我拉開了敵人的屍體去搬，却埋得很深很牢，不推沒有搬動，反把我的手觸壞了。後來，班長趕上來，我們才把那挺重機關槍搬出來。我這時才看清了敵人被我炸死了三個。

陣中珍聞集錦

死老頭子

史迪威將軍由太洛前線觀察回來，坐了吉市車在雨水泥濘中走過，弟兄們正輸送糧秣歇於道旁，車輪飛濺着泥水，弄髒了那些糧秣袋，一個弟兄順口罵出：「死老頭子！」以為史將軍不懂華語，不料他聽得很清楚，停車下來對那弟兄說：「你罵什麼？那一部份的？」那弟兄一看，原來還是總指揮，連忙腳跟併攏，對史將軍笑紅着脸，憨態可掬。史將軍拍拍那弟兄的肩膀道：「以後不要罵，好好的搬給養」。彼此顯得非常親愛。

我是用咬死的

美方後方醫院的護士小姐，能操簡單之華語，一次，一個護士小姐慰問我們一個傷兵說：「你殺死日本人」？那傷兵答道：「殺了囉」！「那隻手殺的」？那傷兵告以右手，這護士小姐馬上詢其右手，她繼問另一個傷兵道：「你殺死日本人」？這一個傷兵却答道：「殺了，我是用嘴咬死的」。——

威士忌

雷多公路上，黑美喜歡攔中國軍人坐的車子，一次某團長驅車而來，黑美站在橋頭上舉手一攔，某團長燥火中問他：「你要往那裏去」？黑美答說：「威士忌」。原來黑美嗜酒如命，在平時常發酒瘋。有時黑美糾纏我們的弟兄要酒，分身不暇，惡作劇者以白蘭地空瓶，灌以紅酒贈與之，并說：「頂好」。黑美高興得要死，張開兩瓣厚的嘴唇笑着：「喔克」！扭起屁股得意而去。

捉活的

弟兄們與敵人接觸以來，節節勝利，士氣旺盛到極點。在叢林中最喜歡包圍敵人捉活的，有了三個人去執行戰鬥任務，便要引上這個玩意。敵人每每被我們打得七零八落，短兵相接間，弟兄們便喊「捉活的」！此喊彼應，時常嚇破了敵人的胆，像攻擊百賊河時，弟兄們包圍了敵人，敵人想逃竄，弟兄們如蜂擁向前，一槍也不發，齊喊「捉活的」！「解綁腿呀」！「綁！綁！綁」！混做一團，如在水裏摸魚一樣，弄得敵人心慌意亂，在樹林裏竄來竄去，結果，因弟兄們一手托槍，一手去抓，頗非易事，竟令敵人逃跑了。弟兄們還相顧大笑，毫不以為意。但逃竄的敵人，不料被我們另一部兜上來，一網打盡，澈底殲滅了。

老公頂好

緬甸護士小姐，愛學華語，常與我們的傷病官兵攀談，一次問一患病者：「你叫什麼名字」？患者故意開玩笑：「我叫老公」。於是送藥來時即呼：「老公吃藥」。惹得病房哄然大笑。緬甸小姐莫明其妙，更說道：「你們頂不好，老公頂好」。眾人於是狂笑不止。美國醫官走來，看見大家笑得這樣有趣，也是不懂其所以，他却笑道：「馬馬虎虎」。這一下可更把大家的肚子笑斷了。

Come on

黑美的車輛在中途陷在泥巴裏，不能前進，他等着後面華軍的車子來，向我們的駕駛兵噉哩咕嚕說了一頓，但言語不通，大家翻着眼睛不說話。於是黑美站在車後，拉着自己的屁股示意說：「Come on」！這才恍然大悟，加足了馬力，對着黑美的車子一挺，走動了。黑美又是笑嘻嘻的：「嘿克」！

美國

六五團第一營的美國聯絡官，學會了兩句華語：「第一營」「美國」。一天晚上當他通過該營步兵哨時，哨兵猛的一喝：「那個」？聯絡官答道：「第一營」。哨兵誤聽了是「敵人」，拍的就是一槍，從聯絡官身邊擦過去，嚇得他連聲大呼：「美國，美國」。哨兵趨前一看，才知道是本營的聯絡官。

一物
兩用

前線官兵攜帶的東西很簡單，多是一物兩用：茶缸可以喝茶同時可以吃飯；鋼盔可當水桶，亦可當臉盆用，行進時，就把頂在頭上，方便的很。

敵人最初作戰的狡計，是躲在樹上向我射擊，自我們注意後，用衝鋒槍掃出了敵人，此計已不能再施展；於是沿途埋設地雷。阻我前進，但也被我們的工兵的挖雷器，原封不動的挖出，倒做了我們光榮的戰利品；後來敵人又翻新花樣，把手榴彈用繩繫着保險蓋掛於樹枝上，我搜兵偶不注意，即有觸發危險。俗語說：「矮子矮，一肚子矮，一肚子怪。」敵人是黔驢技窮了阿。

矮子
多怪保險
公司

敵人的姦淫獸性，舉世聞名的，他們各部就有「營妓」的設置，這些「營妓」現在是就地取材，不知糟踏了多少的緬甸女性。我們在敵人的屍身上，每每搜出很多的「保險套」，弟兄們說：「有人注意搜集的話，可以開一個「保險公司」了」。

日本
給養

輸送兵來回運送彈藥，他們說是替日本人送給養，並且說：「日本給養有四種：重砲彈，是送敵人將官的，山砲和迫砲彈是送他們校官的。輕重機槍彈是送他們尉官的，手榴彈則是送給敵人士兵的」。我們把這些給養分配得很清楚，一點也不會亂送，而且不送則已，一送非得要他們接受不可，辭也辭不掉的。

滅的一一個
他消個個

曲三戰鬥
部門

手眼
快明

戕集
殺體

手段之一罷。

敵人的碉堡，互相聯成十餘個，擊此一碉堡則龜縮不出，却從彼一碉堡，乘隙出射。我察知其伎倆，每以熾盛之火分頭攻擊，以輕重機槍個個封鎖起來，迫使一同龜縮在裏面，我們則另外派出勇敢的弟兄，懷手榴彈匍匐前進，猛烈地投入其碉堡內，無不成功。結果，敵人一個一個的被我們消滅，在傑布山隘，我們就是這樣攻克的。

森林戰鬥與平原戰鬥異其趣，我遠距離用重砲，中距離用迫擊砲，近距離用六〇小砲，一時稱為戰鬥三部曲。要是短兵相接時，則輕重機槍與手榴彈齊作，咯咯咚咚的，這又叫做交響樂。若把衝鋒槍點放起來：「打！打！打！無異是一種優美的拍子了。

副班長伍朝福攻擊一〇七七高地時，一個敵人正要向他排長投擲手榴彈，他眼明手快，碎地就是一槍，敵人應聲而倒，可未擊中要害，在地上滾着爬着，弟兄們齊喊「捉活的」！敵人却將手榴彈自行炸斃，也許這也是「皇軍」切腹的敵人在緬北各次戰役中，受創甚鉅。每當突圍退却時，輒將運不走之傷病兵自行擊斃，以表示其「皇軍」不受人辱，我們攻佔一據點，常發現敵人的醫藥所，有集體的屍首橫列着，或者一個土坑裏堆埋着許多敵屍，都係自行擊斃所致，其慘情不可以言狀！

魚目混珠

四個敵散兵餓困在叢林中，「切腹」無勇氣，都光着頭混進我們的伙房，端出一盤子就大吃特吃起來：伙伙看見了，莫知所以，便走近前問問「你們那部份的」？他們不開口，拔起腿子就跑，伙伙這才知道他們是敵散兵，跟蹤追捕，但在叢林中一溜就不見了。

送上門來

也是一個敵散兵闖進美軍營棚裏，意思也想找東西吃，美軍看不出，以為是中國弟兄，見面就照樣說：「頂好」！要是真的是我們的弟兄也會照樣笑着回答：「頂好」，但這次對方沒有一絲兒反應，不笑也不笑，美軍覺得很奇怪，睜起眼睛望了敵散兵一下，敵散兵做賊心虛，掉頭就跑，却被我們一個輜重兵抓住了。美軍高興得要死，以為自己居然也捉了一個日本俘虜了。

遍遍遍

一個美國士兵請着家信，遍讀遍吻，狀同瘋狂。我們望着他半天，不明究竟，最後他還將信貼住胸脯躺下，兩手壓着，一動也不動，像着了魔一樣。事後打聽，原來那信上有滿染口紅之唇印一顆。

戰場白宮

緬北戰場，森林荒野，沒有人烟也就沒有房子，我們節節勝利，日進千里，吃的固然是飛機投下來，連住的也是飛機解決了問題：原來投擲食物的降落傘衣，完全是絲織品，又細白，又耐用，攜帶起來更是十分輕便，我們到一處，便利用這種降落傘衣豎開起來。住什麼四個人是再舒服也沒有，只見一片白色，輝映於綠茂茂的樹林中，實另具一種威儀。我們自己說是「戰場白宮」可換美華盛頓了。

敵人的暴行

我們佔領了卡馬英的時候，一個受傷的土民昇送來我們的野戰醫院治療。他原是在五天前被敵人拉去當輸送快的九人中的一個。他究竟挑的是什麼東西，他至今還不知道，他只覺得很重，難以負荷，敵人就以剝刀刺其背，逼着向山地裏走去。但他們九個人到遠敵人的目的地時，敵人却要保持秘密，不許他們走還，遂一個個地被細綁在一起，盡數刺殺，他當時一陣暈過去，也不知道自己的死活，躺在屍堆裏不醒人事——約是半天，我們的軍隊到了卡馬英，清掃着殘敵，他才被我們的搜兵救護過來。他在療養中，告訴了我們一些敵人的暴行。

敵人一種爲害最大流行最廣的暴行，是在緬甸濫發了若干萬的軍用票，究竟有多少，不但我們無法估計，恐怕敵人自己也不知道，那些軍用票上根本就沒有號碼。敵人以此剝削緬甸的民衆，緬甸所有的物資都搜括淨盡，民間有什麼東西都得向敵人賣，譬如一隻雞得價五十個比軍用票，在土民心裏會不免感覺得了一筆大錢，殊不知敵人却並沒花一文就吃了一隻雞子了。而且一切買賣交易，非軍用票莫用，誰也不敢拒絕一下。我們到了一個收買區，緬甸土民是腰纏幾千萬的這種軍用票，叫苦連天，這方也不能馬上來救濟，倒是我們收容了這些可憐的土民，爲他們蓋草房，發他們給養，解決了他們目前的生活問題。所以土民們看見了我們，自然地以手加額，表示他們心裏裏的感激與尊敬。

敵人還曾苛捐雜稅，連荒地也要納稅起來。像卡馬英一帶的土地，不論其爲熟地或荒地都一律納稅，不論其產量多少，都是二五〇平方尺納土地捐三盾八安。敵人拿這筆收入，再去兌換緬民的物產，穿流不息地兌換，也就是穿流不息地吸收緬民的血汗。這便是侵略者的面孔！

還有敵人因爲運輸缺乏動力，缺乏工具，走到那裏便到那裏拉快，那怕你是半百歲，甚至鬚鬢飄飄的老頭子，也都是要拉去做苦工，捧驢馬，挑担子，修道路，緬北有很多急造公路，便是土民們在刺刀下修築成的。敵人怕拉來的土民逃回家去，或者與當地發生可能的關係，難以防範，就把他們趕到陌生的地方，遙遠地離開家鄉，任敵人如何擺佈，說打就打，說殺就殺，逼着牛馬奴隸的非人生活。我們有三個雲南大山附近的同胞，就是前年被敵人拉到緬北作工，卡馬英戰役裏，才被我們所救了出來的。據他們說被拉來的有百多個，現在祇有十幾個人可能存在，其餘不是病死，就是被敵人殺死了。這三個人中有一個頭頂上還有傷口未愈，正是被敵人的指揮刀砍傷了的。

至於日本這個民族，根本是些玩弄女性以役女性的下流東西。他們的軍隊，有隨軍的營妓，便是日本民族的根本性如此，也就一點也不感到奇特。在卡馬英西南一個小山上，便有敵軍營妓的遺跡。據土民說：這營妓中的妓女多半是強拉緬甸良家婦女，只有少數是朝鮮女子和日本女子，而且當我們進攻卡馬英，砲火連天的那天，有一個害病的女子不肯走，被敵人綁在馬背上強迫拖走，隨隊撤退，那女子在馬背上哭哭啼啼，叫叫喊喊着，好像還是我們的同胞呢。後來問了我們的華僑，那女子是實天津人，有名有姓的，年紀還很青，敵人撤退那一天，我們的砲火跟心射擊，那女子在馬背上喊着自己願意死在砲彈下，不肯走呵！使人聽了，不禁咬牙切齒，心痛欲裂！想到世界上如果容許一個野蠻的日本民族存在，那真正是無天理！日本的罪行，必然得到最後的懲罰！

寫後記

這本印緬之征戰，起稿於日本八月十日宣布接受波次坦宣言之前一月，完稿於日本九月九日在南京正式簽字無條件投降之後一週。一幕東亞的史無先例的大戰，目觀其告一結束了。想着我們八年流血犧牲，賴領袖決策之正確與意志之堅定，及軍民共同合作之努力，愈挫愈奮，再接再厲，究竟贏得了最後勝利，完成國民革命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之任務。此為歷史上之一偉大事件，亦為個人人生之一偉大經驗。

以戰勝國國民之我們，面當今日勝利之戰果，追懷過去艱辛之鬥爭，對各次戰役中堅苦奮鬥之同胞同志，彌覺其精神之英勇，永受人類之崇敬！其中遠征印緬三年的健兒們，更有一段艱難困苦的奮鬥過程，一方面爭取并加強了與美英盟軍之聯繫與合作，一方面又給予了敵人以決定性之打擊，因而東亞戰局急轉直下，加速日本之崩潰，這是誰也不能否認之事實。那末這本印緬之戰爭，所介紹的一點遠征事蹟，我們不會以明日黃花來看待，而會作一歷史事件來讀罷。寫完了此書，適當舉國慶祝勝利，人民歡忻載道，喜笑顏開地返回家園之秋，個人心中深感愉快！

本書付印時，承廖將軍耀湘公親手題詞，個人深覺榮寵。

李濤將軍一篇「第一次入緬參戰之回憶」，本發表於昆明掃蕩報過，原應第五集團軍今年春間在昆舉行緬戰陣亡將士紀念碑落成典禮之作，承李將軍之同意，收入本書之首作為序言。李將軍還指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因為時間關係，沒有做到。如增附每一個小戰鬥的要圖，配置有特殊功績人員之照片以及加進其他許多忠勇士兵的事蹟等，只好留待以後增補。又所有地名，都沒

有附英文原名，作者認爲緬甸的地名，究竟不是出自英國，倒不如乾脆用中國名字的好。
謹以本書紀念印緬戰區陣亡諸先烈及野人山上犧牲之同志們！

作者民國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東北光復時。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五洲書報社推廣部
電話九二四七六號

